

新華春
靄記

金華花溪主筆

上海泰東圖書局印行

938994

(寫飛批)
 是尊王的會
 名目要是不
 然就要將鄉
 銷就將鄉
 亂常拿辦
 丁亂常拿辦
 (寫飛批)
 居於有二
 十多入參
 與大會可
 見得祥王
 若日見此
 會雖然草
 卒終了然

新華春夢記

湖南張海瀝批
 譙北楊塵因著
 長沙張冥飛評

第二十一回

話說蘇家悲裏的總安湘分會道日大張... 大會到會的會員老少
 足有二十幾個人多半都是伸着耳朵閉着嘴巴的志士呂逸生演說之後剛跳下臺
 大家都在興高采烈之際忽見一個少年闖進會來氣喘吁吁走到主席的面前咕囔
 咕囔說了幾句話葉德輝當時氣得兩眼發直忙站起身來說道散會散會黃藻奇繆
 孔昭二人一聽會長宣佈散會心裏就曉得有什麼變故神色不由得也有些發歎嘴
 裏跟着說散會那兩條腿兒便不由自主跨出會場再說呂逸生演說地方自心滿意
 足的時節忽聽散會兩個字好像劈頭打了個霹靂不覺得週身氣力都軟下了無可
 奈何祇好抱着個盜魂鈴兒沒精打采的搖了幾下大家於是糊裏糊塗紛紛



而二萬塊錢已上廟子何必如此這道也其退說呢其呂先生可會熱心開散得也糊裏糊塗妙可憐心裏有病只好聽着人家說開話了誰人說是有味呢(黃飛批)黃飛話人只怕的是有人反對腦筋可謂能事要知任梅二公又立一個分會使將所有的權

那分散的時候。只聽有人說道。這算是什麼會呀。把咱們拖了來。連煙茶都不像聽耶穌教說道理的一般實在的。淡而無味。葉德輝與黃繆二人耳朶裏雖都聽了。但是各人的心中都有毛病。也發沒有開暇去理會他們了。大眾散罷。葉德輝便垂頭喪氣回到自己的寓所。不多一會。黃藻奇繆孔昭呂逸生三人也接續向葉寓而來。見了葉德輝。問到剛纔那少年報告的事。這纔知道任震梅馨二人已受了湯彥銘的密命也組織一個籌安湘分會。黃繆二人聽說並不是有人來反對他們心中反不似先時那樣的嚇怕。黃藻奇忙說道。任祇誠他乃是湖南的著名大偵探。當初還辦過民社的。梅子葵也是個反響無常的。黃藻奇說罷。葉德輝就說。就是他的生謀道。兩個壞蛋也配辦籌安會麼。葉德輝笑了一笑。道。任震梅馨二人來搶謀辦這樣的事呢。我想來也實在好笑。當共和成立的時節。湯彥銘假充新字號。要與我這個老朽為難。不料他如今也變成個半新半舊的兩面人了。若論他們三個人的手段。我却並不怕他。但是他所居的地位。卻比咱們有。這些個會的性質。又是一個勢利團體。他們如今皆在臺上。連哄帶詐。稍為用些手段。改包管人都入他們的會了。咱們的勢

利一概抽了去。若非葉麻子有點本領，就想這吳到今也是不能夠了。
(夏飛批) 任梅是壞蛋，敬開命矣，但恐諸公還夠不上那馬只等是咕喂。這蛋的蠅，納而已。原來辦這會還須用騙子手段，好一個短命政策，可以自彙矣。
(夏飛批) 妙妙，民意本來是官場的利用品，小百姓

利不敵他將來進行諸事一定沒有他們發達的你們想想這還有什麼味兒。繆孔昭說道老先生也不能這樣遠慮現存。事只能算辦一天是一天若說這個會咱們總算先發起的入會的會員雖不多却也有二三十個士農工商九流三教色色俱全難道就不能代表民意麼。葉德輝道民意那是這些小百姓可以代表的。黃藻奇忙道：「這辦這個會又要民意做什麼呢？好在他是與咱們爭功並不是反對咱們的宗旨。老先生你莫要怕他人多勢大，盡招集許多酒囊飯袋，又有甚麼用處呢？咱們這會別的不敢自誇，就是你老人家這一肚皮的經學，將來把註解素女經的本領做一篇勸進表，或是請願書，咱們湖南全省還能尋找出第二個嗎？」葉德輝一聽半响不語，心中暗想：「這道這句話他說得不錯，又想知道我既收了哲子那筆款子也是要撐幾個月的門面，纔好報銷。設若大局一定我雖不能如從前的希望，就是減半的功勞也不能不給我的主意打定，便說道：「這話不錯，咱們的請願書是要趕緊呈上，這就是咨部註冊要緊的公文，我的意思也是以爲這個會不能輕易取銷的。如今他們既出來分組，咱們也得要抱着團體努力前進纔好。但是這經濟上籌畫是最要緊的，黃藻奇道：「經濟上的

怎能代表
黃藻奇更
外說得痛
以註解索
女經之筆
作詩進表
詩顯書咸
故爲古今
妙文
(寫飛批)
本來卑鄙
銅鏡的東
西是不能
比較的若
較起來葉
麻子真可
以算得第
一
(寫飛批)
這種錢還
想報銷葉
麻子又可
以算得個
一介不取
的人了
可憐因爲

事。只要你老人家出個名兒。咱們去找商會裏設法。祇是這幾篇文章。須請你老人家費些心血的。葉德輝把腦袋點了兩點。黃繆二人見會事業已商量妥當。便告辭去了。呂逸生本是不知青紅皂白。夾在裏面鬼混的人。陡然看見葉德輝那般神色。心裏鹿亂跳。好像要革職的樣兒。如今聽說依然接辦。這纔魂歸舊舍。也就辭了葉德輝。回去走在路上。心中尙暗想道。怪不得人說宦海風波危險。萬狀照這般看來。做個官兒。實在是狠不容易的。閒話休提。且說葉德輝當晚便聚精會神。做了一篇四六文。用湖南人民的口氣。求立法院轉呈請願文章。做得雖不長。措詞却說得卑鄙刻骨。果真是一篇絕好的請願書。又加了幾張八行書。乃是寫給楊度的書中報告組織湘分會的事。說得萬苦千辛。看着彷彿真有其事。這也是文人的伎倆。次日清晨。便將這封書掛號寄去。又隔了三天。不見黃繆二人來了。只有呂逸生天天來要錢維持會務。急得葉德輝沒法。便差小喜兒去尋找黃繆二人。好容易纔找着了。他二人只好哄着小喜兒來見葉德輝。但是他二人這次見了葉德輝。全身的精神比較從前好像減了一半。葉德輝一見。便知道這事不好。忙問那籌款情形。黃藻奇把腦袋搖了兩搖。道。這般市儈。

同行相爭
就自行滅
價了
錢豈有嫌
多之理所
以葉麻子
又注重經
濟（冥飛批）
商自然
該倒龜
怕散會道
如怕革職
呂逸生也
實在可憐
（冥飛批）
不卑鄙也
不虛其爲
名士文章
（冥飛批）
也算是一
表功一餉
難道與大
名士離婚
又嫁與大
將軍嗎
（冥飛批）
不問你要
錢是決不

真同他們沒有理說他們也實在不曉得愛國葉德輝急道到底他們是什麼意思咧
黃藻奇道我二人前天跑到商會便把這些話兒細細的向他們說了一遍並且告訴
他們國家存亡的利害當時會中有七個人我也不曉得他們的名姓想必都是會裏
的董事只見人人聽我說了這一番話你望着我我看着你沒有一個人爽快快快的
答應我一聲過了一刻漸漸的都腳板底下擦油子走開了只賸下兩個人陪着咱倆
一個說國家共和咱們也是做買賣國家專制咱們也是做買賣直說了罷就是國家
亡了咱們也還是做買賣若說咱們反對那是不敢的若叫咱們贊成咱們都可以贊
成的這時我就把組織分會的意思與請他們籌款的意見接着又說了一遍那一個
道哎呀黨會籌款咱們這幾年來也實在籌得不少了慢說現在市面不佳各行生意
都不好就是往年生意興隆的時節打個太平辦個盂蘭會籌些款兒都狠不容易
何況現在呢況且現在的貨物無論出口進口特別改良的捐稅比從前加重得很多
咱們商家實在是負擔不起若說不做這受罪的買賣呢閉着又沒有飯吃若說做這
買賣呢真是出錢受氣眼淚都淌不出來果然大總統登基咱們還要請他免了印花

善急的
 (吳飛批)
 一個國已
 經被你們
 搶着去愛
 那裏有商
 家愛國的
 分兒
 應該走的
 糊塗得妙
 可憐
 加着之上
 兩字明明
 是成逼贊
 成者恐怕
 一時商人
 未必湖南
 一省若果
 也嗚呼苦
 矣
 妙扯到太
 平醜孟蘭
 會二事真
 可謂不罵
 而罵
 (吳飛批)
 籌款辦事

稅纔好呢。葉德輝忙道：「你就該說將水可以替他救，現在要請他們幫助些兒纔是。黃漢奇道：「我何嘗不是這樣說法，無奈何他們把腦袋直搖，說皇帝不是我做的，你老人家想想，這款那能籌得着麼？」繆二道：「這事不能全怪他們，商家總而言之還是咱們讀書人自己壞自己的事。」聽說各家報館雖不敢明目張膽反對帝制，但是那言論之中總有些不贊成的意味，就如吳雁舟、吳光祈、熊希齡、井能、做幾句臭文章，若能在筆尖兒上鼓吹鼓吹，事體自然好辦得多。偏偏他們不但不敢吹，還要做些刻薄時評來，嘲笑咱們你看不是自己壞自己的事麼？還有李達、鵬周、海龍二個不怕死的妖怪，組織什麼維持共和會，以擁護共和為宗旨，妖言惑衆，那些商家何常不是受他們的毒呢？」葉德輝道：「那也不必去管他，只是咱們這個分會也要想個法兒維持長久纔好。」繆二人聽說半晌都不回答，一聲葉德輝歎了一口氣道：「咱們只好混一天是一天罷。」從此蘇家巷裏的湘分會日漸的秋雨秋風，無人過問了。再看那任寓的湘分會彷彿破曉朝霞，蒸蒸日上，門前車馬如水，如龍，雙方比較，真不啻霄壤之別。若從外面上看，兩會的宗旨本相同，實在辦起事來好似敵國，可見勢利兩個字要弄人比什麼兵器

安會其與
訂太平臨
庶孟關會
甚遠也不
特別改良
之下接說
比從前加
實得很多
可見其意
話之用意
其奈商人
不相信何
(其飛批)
死人旁邊
總有活人
睡人旁邊
也有醒人
呢自己沒有
真道理偏
怪別人說
短長
(其飛批)
要挖腰包
自然不來
了
(其飛批)
權利競爭

還利害呢。這日任震偵探得葉德輝業已上了請願書趕忙回到寓所開了一個秘密談話會就推舉梅馨代表進京專誠請願。次日梅馨檢點行囊北向京華而去。記者今把筆頭兒掉轉也跟着梅馨的行蹤直搗黃龍府接說北京城裏自從立法院開會通過了請願的議案那些附膺逐臭之流人人都手捧一封請願書紛紛的呈進。那是不得贅言還有許多求安的避禍的因為受他的壓迫不得不含着一包眼淚也去呈進請願書為苟全性命之計這時前雲南都督蔡鈔從天津看他老師梁啓超的病回京坐在車裏細想梁啓超叫他防病的這幾句話想了半天便歎了一聲長氣不多一會車已到了正陽門外蔡鈔匆匆回到自家的寓所剛纔坐下忽見隨侍的家丁手裏拿着一個紅簡帖兒進房稟道會館裏今天開會請大人務必到會說有要事商量忙把紅簡呈上蔡鈔接着一看原來盡是些新來舊住的旅京同鄉還有楊度胡瑛李燮和梅馨等等皆在其列。蔡鈔拿着那紅簡帖兒暗想道毛病來了便將那紅帖給家丁道我即刻就來。家丁接着帖兒出房去蔡鈔站起身來背着手兒在那房裏徘徊了兩腳忽地自言自語道我就是這個辦法忙喚他隨身家丁胡升招呼套車一直就往虎坊

豈但同舟
如敵國而
已哉
你上我表
就代表我
舉是代表
此是作者
忠厚處或
者為蘇松
坡道引子
也
突然而來
豈非佳兆
豈是些好
小子
居然敢去
（買飛批）
夫有謀人
之心而使
人知之者
殆也松坡
其知之矣
好一座當
頭炮
妙說方使
句說無管
可指

橋而去進了會館。那知旅京的同鄉早已到齊。正在那裏提議請願的事件。蔡鈞這時業已料定他們是要這一套把戲。等他們提議之後。首先站起身來滿臉上堆着笑道。中國政治不良全誤在共和兩個字上。並非是共和兩個字不好。實在咱們中國人民的程度。社會上習慣種種皆不相宜。共和所以我自辛亥之後。身受的痛苦。目睹的痛。苦無不壞在共和兩個字上。如今既有古德諾博士提倡於前。哲子經武諸兄鼓吹於後。倘能大功告成。真是兆民之福。今天諸君提議請願此舉。真實獲我心。我看此舉萬不可緩。因為人民思治。匪伊朝夕。今上既實有政治上的責任。應當要早定方針。使人民實享安樂。纔是何必要慢慢提議。大家籤個名兒就是了。說著便笑嘻嘻的提起筆來。道：你們真要客氣。我就來寫在第一名說時。果然信筆一揮。把蔡鈞兩個字寫上了。大衆見他說得這般痛快。也不好推前讓後的客氣。於是一個一個都把自己名兒寫在簿上。這時大衆聽蔡鈞說了這番話。尙不覺奇。其中只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喜出望外。這是什麼原故呢？記者不得不再叙一叙他三人的心理。按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當未到會館裏的時節。各人心中却想到今天提議這請願的事。別人是一定贊

接加兩句
引証分不
說得人外
說得好似
疑得鬼像
急煞真像
扮得真像
一班傻瓜
真能拿得
好大的氣
餘必怕他
呢君子還
諸君子還
皮也太薄
了有什麼
可收拾一
跑就跑了
場到底小
鬼不能見
正神不能
你來遺叫
呢你想不
到

成就有幾個心裏不樂意他的嘴裏決不敢亂說亂罵就是除了他們的名兒也無關緊要只是蔡鏢的脾氣實在難得敷衍倘若說的不合意他翻臉直罵出來真叫人站不住脚的況且他的神通廣大若不把他圈在殼中他如要作起怪來真可以叫人不可收拾的想到這裏三人都有些提着胆兒迨到了會館之後見旅京的同鄉業已到齊只有他一人未曾到三人皆想道這一定是變故楊度轉想道他不來也好與其他當面鬧笑話；剛想到這裏忽聽門丁報道蔡大人到楊度胡瑛李燮和三人聽着不覺一驚心裏好像有些兒發慌說時遲來時快蔡鏢早已走進大廳大眾見了個常禮便接續提議聯名請願的事蔡鏢於是搶先說了一番話把自己的名兒寫上楊度胡瑛李燮和他三人一見蔡鏢這樣的舉動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各人的心中都暗道萬想不到松坡乃是這樣的爽快人他如今既入了咱們的殼中大事就分外好辦了咱們又何必不聯絡聯絡呢主意打定三人便笑臉向前來與蔡鏢攀話蔡鏢也只好捺着性兒與他們周旋一番由是蔡鏢混進了帝制派要得十分熱鬧漸漸的行動也就恢復自由沒有什麼人來盤問了一日楊度請梅馨晚宴恰好薛大可因辦亞細亞

畢竟是順
我者昌

(冥飛批)
真謂之酒

食地獄
說不提業

麻子麼

(冥飛批)
當面奚落
龍陽君

冤枉冤枉

想必是要
邀約些大
人先生纔
好

(冥飛批)
到底是龍

陽君的口
才好

(冥飛批)
梅子羹的

報的事。新自上海回京。楊度忙辦了幾色家鄉菜。給他二人接風。坐中只請了蔡鏗。胡瑛。李燮和。易順鼎。四人。全是同鄉。大家都覺得分外親熱。六時入座。酒過三巡。楊度詢問梅馨湖南分會的狀況。梅馨便把自己辦的分會說了幾句。大概楊度忙問道。煥斌他也辦了個分會。究竟怎麼樣呢。梅馨淡笑了一笑。兩眼望着易順鼎道。我不怕。實甫見怪做名士的人。那能辦這大的事。易順鼎聽說這一句。心中老大的不願意。便接着笑道。照你這說。做事的人可以不必讀書了。怨不得秦始皇焚書坑儒。漢高祖要渡。溺儒冠。咧。楊度見易順鼎有些兒吃氣。趕忙岔開話頭。說道。他還是用人不的。常呀。還是拿着這分會的事兒。不當事辦呢。梅馨道。他別的都沒有什麼毛病。就是有些濫拖。會員我並不是懷着私見說他的短處。他如今所邀約的會員多半都是在中人以下。做小本經營的人。不但帝制的精味。他們一概不懂。恐怕尋找幾個認得字的。都很少呢。易順鼎忙接着道。若邀約了認得字的同志。豈不又是邀了些不能辦事的名士麼。梅馨聽說當時臉兒一紅。回答不出話來。楊度忙接着道。這却不甚要緊。咱們如今唯一的宗旨。須極力鼓吹。普及。使人人心中都曉得帝制的好處。勢力自然雄厚。就有幾

本領原不在嘴頭上
在我看會裏沒有一個人上流
怪提倡論非聖借重勢力呢
恐怕一面說得極是

(冥飛批)
有點文名的人不肯幹首幹的
都是些半通不通的窮小子如
何弄得好的

個暴徒也無容喙之地了。所謂韓信將兵多多益善，那些下流人物咱們會裏却也不
可少的幾句話說將梅馨閉口無言，把個臉兒漲得緋紅，嘻嘻的假笑了兩聲而罷。這
時楊度轉問薛大可辦報的事，薛大可道不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之內，提倡言論實在
真不容易，就如咱們這一次經營也不知費了許多事，受了許多苦，纔於十月十號勉
強把他忙出了版。那知四面的靠山就有三面受敵，易順鼎問道：這是什麼原故咧？薛
大可道：辦報最要緊的第一是要有錢，蔡鈺道：這事可以不必勞神，無論如何今上總
是要維持這個機關的，薛大可道：就是這一件事尚順手，胡瑛道：還有什麼爲難呢？薛
大可搖了一搖腦袋道：第二最要緊的就是主筆，先生李燮和道：黃遠庸與劉少少二
人總算是報界巨子了，薛大可道：你再也不要提起他倆，現在對於這個報好像如對
着仇敵一般，我剛在出版預告之中登載他倆是總編輯，沒過三天他倆居然在各報
聲明說與本報脫離關係，我也不知是什麼事兒得罪他楊度道：怪不得少少來了一
封信給我與少侯二人說了一大篇瘋話說着，便走到書棹面前，從抽屜裏找出一封
信來，給薛大可看道：你看說得可是話麼？薛大可接着一看，箋上寫的是：

入雖就說
得親熱

真出乎楊
探意料之
外矣

楊孫必笑
曰多事多
事犧牲一
切與我干
什麼相干

在贊成君
主裏面反
對看你有
什麼話答

智子少侯足下。小生與足下雖雲泥分隔。然平素望見顏色於學問道義上。頗蒙
 不以凡俗見待。殆有近乎孟獻子五人之列矣。小生國民也。國家中之一分子也。
 且爲昔年立憲主義下之一人也。因有此資格。故平日可與足下等共同之點尙
 多。特對於足下等籌安會之發起。則頗抱反對之感。小生之反對。決非反對足下
 等之個人。亦非反對籌安會之團體。且亦非反對君主立憲主義（在昔者前清
 小生固亦曾附和君主立憲說者）其所以不忍不反對者。竊慮因此平地生波。
 陷國家於無謂之自擾。結果倘不如足下等所樂觀。則或至犧牲國家。或犧牲將
 來爲君主之人。或犧牲一部分有用之人才。此三者既同在此國家中。即皆小生
 與國人等所共當寶貴者也。何可使冒犧牲之險。而在足下放胆以爲不險者。豈
 不曰單純之君主。則有險若君主立憲。則無險（此立憲二字。自係指真立憲而
 言。非前清假立憲。可同語含義。當明）此說小生亦甚願贊同。（足見小生蠱者
 非意氣的反對）然熟察近來足下等主張之進行。以及國中景從之羣起。前途
 趨勢似不難於君主之辦。到而難於立憲之實行。因君主可以一日成。而立憲則

崇拜上非
加不教二
半始妙

又翻起字
眼了妙

罵得真叫
受者心中
又舒服又
疼痛必曰
不稀罕你
這一個好
友大的胆
子

不。可。以。一。日。現。也。言。念。及。此。足。下。等。偉。大。之。魔。力。小。生。固。不。敢。不。崇。拜。然。足。下。之。
責。任。亦。至。不。輕。矣。故。小。生。今。欲。且。停。反。對。之。愚。而。以。私。交。關。係。還。與。足。下。一。平。心。
商。權。之。夫。以。足。下。之。賢。明。當。知。足。下。所。主。張。君。主。立。憲。四。字。一。經。實。際。出。現。則。必。
不。可。不。四。字。同。時。出。現。倘。祇。現。上。二。字。而。不。現。下。二。字。或。祇。先。現。上。二。字。而。次。求。
現。下。二。字。姑。無。論。國。家。一。般。所。蒙。之。危。險。何。如。卽。是。下。生。平。出。色。當。行。之。君。主。立。
憲。說。實。甘。作。半。通。者。耶。小。生。與。足。下。忝。爲。多。年。政。友。又。甯。肯。希。望。足。下。作。半。通。者。
耶。足。下。勉。爲。之。小。生。今。爲。足。下。祈。禱。矣。使。將。來。足。下。等。果。真。將。君。主。立。憲。四。字。同。
時。辦。到。則。小。生。自。不。惜。泥。首。階。前。以。表。感。服。如。或。將。來。微。聞。道。路。有。曰。某。某。才。士。
乃。能。主。張。君。主。非。能。主。張。君。主。立。憲。者。也。則。小。生。將。來。之。態。度。不。得。不。於。此。時。預。
決。以。直。告。足。下。倘。至。其。時。小。生。祇。有。兩。種。對。付。一。則。對。於。足。下。私。交。上。惟。有。割。席。
一。則。對。於。國。家。公。義。上。惟。有。革。命。而。已。足。下。以。爲。應。然。也。否。耶。足。下。亦。固。賢。明。者。
倘。至。其。時。小。生。代。足。下。預。計。亦。祇。有。兩。種。態。度。一。則。自。甘。爲。半。通。者。在。君。主。之。下。
仙。仙。倪。倪。以。做。官。取。利。祿。不。然。則。亦。祇。能。隨。同。小。生。以。再。圖。轟。轟。烈。烈。之。革。命。耳。

早已準備
如此

沒有革命
的骨頭

何必多慮
老夫已有
成竹在胸

(冥飛批)
黃遠生劉
少少自然
還有兩根
骨頭

你也明白
沒有好人
來幫助你
呀

足下又以爲應然也。否耶。但就今日國中客觀的形勢觀之。足下固將事實上。去成功不遠矣。然據小生主觀的臆測。足下在理論上。果將得圓滿成功。與否尙屬問題。正煩足下等注意研究耳。凡天下大端。易於發難。於收足下。而果賢豪也。此際或卽爲足下。學生榮辱成敗關頭之所在。小生於足下。既綴友朋。又同學業。不忍遽以世俗淺薄之心。橫測足下。推誠之語。望足下毋輕忽看過也。足下且幸無以小生爲反對者。而屏言說而不聽。在小生良心固亦嘗延頸舉踵日望君主立憲四字之同時。實現者也。足下勉爲之。

看畢。開了一大篇的小生。原來是借着同志的口氣。來罵同志。梅馨道。他既是如此。說刻薄話。咱們又何必去請他。難道偌大一個中國。就尋找不出幾個好主筆的麼。薛大可皺着眉頭道。做好文章的人。雖能尋找幾個。但是做這種文章的。能手實在難尋。就是尋找得出他的名兒。若不是在社會上有些信用的。就說得天花亂墜。也沒有人去。看他試問。現在替咱們亞細亞報做文章。除得他二人的信用文章。可以幫咱們些兒別的人。那肯替咱們說話呢。由此第三種困難問題。又發生了。本報自出版之後。簡

客氣客氣

(冥飛批)

送給人人
都不要可
憐極矣

何不滅吳

炳湘去捉

拿人呢

(冥飛批)

楊度一生

得力在此

所謂天下

無難事只

怕老臉皮

真想得開
我看送到
字紙爐裏
去最妙
小百姓的
血汗吸枯

直。的。銷。售。不。掉。上。海。又。比。不。得。北。京。那。個。商。埠。乃。是。外。國。人。的。勢。力。範。圍。又。不。好。用。強。權。的。手。段。去。派。銷。易。順。鼎。道。何。不。用。少。侯。的。主。義。逢。人。便。送。呢。薛。大。可。道。無。奈。送。人。家。看。人。家。都。不。要。的。我。尋。常。走。到。大。馬。路。四。馬。路。上。閑。逛。偶。爾。看。見。賣。雜。貨。攤。上。撕。着。包。銅。角。兒。嘴。裏。還。罵。道。這。是。皇。帝。的。臭。報。包。東。西。都。嫌。他。齷。齷。你。想。這。種。閑。氣。還。是。人。受。的。麼。楊。度。勸。道。子。奇。你。也。不。必。這。樣。牢。騷。既。辦。這。事。就。要。放。開。肚。子。准。備。去。受。納。那。些。閑。氣。的。我。教。你。個。唯。一。的。妙。法。把。兩。隻。眼。睛。一。蒙。兩。隻。耳。朵。一。閉。給。他。個。不。見。不。聞。實。行。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的。政。策。包。管。就。太。平。了。若。說。報。紙。送。不。出。去。咱。們。就。不。送。給。他。看。譬。如。上。海。那。個。地。方。不。是。咱。們。中。國。地。土。譬。如。上。海。住。的。人。民。不。是。咱。們。中。國。的。百。姓。就。是。了。內。地。各。省。總。好。送。的。薛。大。可。道。內。地。也。送。不。了。多。少。還。有。原。封。不。動。轉。寄。回。來。的。咧。楊。度。聽。着。半。晌。不。語。復。又。說。道。好。在。坐。中。也。沒。有。外。客。我。老。實。對。你。說。罷。就。是。一。張。銷。不。了。咱。們。印。出。來。儘。管。堆。在。家。裏。對。於。社。會。上。總。不。能。說。沒。有。鼓。吹。帝。制。的。言。論。對。於。今。上。也。不。能。說。沒。有。鼓。吹。的。機。關。好。在。經。濟。不。要。你。我。去。籌。落。得。借。着。這。事。兒。要。一。要。薛。大。可。道。若。能。要。得。平。安。我。也。可。以。盡。這。個。義。務。梅。驥。道。難。道。還。有。

了也不要緊的只好打一遍退算盤

(真飛批)

常時的亞細亞報實在沒有夠得上受炸彈的資格

李大人真會獻策

你也怕死麼

妙橫豎不干與自己相

(寫飛批)

胡經武倒還有點思想

禍事不成麼薛大可道就是有些危險易順鼎道不過受各報的攻擊罷了薛大可道那還是小事就是各報反對咱們的宗旨不過暗暗的在時評上譏諷兩句並沒有什麼重大的言論只是住在租界上的亡命客真討厭時常寄一封無名信來叫咱們趕快停版否則就要請咱們吃炸彈雖然此信未必盡真卻也不是無風之浪李變和忙搶着道何不派幾營軍隊去保護呢薛大可道租界上那能由你自由調兵他們請了兩個印度巡捕把守大門業已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惹人家笑話咧楊度聽說低下頭想了許久自言自語道這事實在有些討厭大眾聽說也都不作一聲少頃楊度道這也不算什麼事我看你不必住在報館裏就是幾個貼己的人也可以暗地裏叫他搬出來真出了事好在炸的地方也不是咱們的房子的也不是咱們的人也不是咱們的機器紙張咱們再辦一套就是了說得大眾皆贊道這個法子真好報館越炸越有價值胡瑛道果能在上海灘全設了亞細亞報叫他們炸個同歸於盡那纔痛快呢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這時已呈上稀飯來正是

兩會幾成爭戰勢 一身跳入是非場

評

葉麻子弄錢本領實在高妙。然而破靴黨的勢力當然不是梅任兩公丘八黨的對手。所以葉麻子狠命把錢穿在肋條裏不肯灑出一個來。雖不得名利是已經到手了。

會。爭名者必同僚之官。爭寵者必同夫之婦。湖南小小地方自然容不下兩個籌安會。

蔡松坡忍尤含垢與一般無恥奴才周旋其忍耐能力真不可及。薛大可可在上海辦亞細亞報每天祇銷得十來張真是氣得人死我猶記得該報遭炸彈時主筆者登一廣告竟謂我等無非吃飯主義求諸公不要來尋仇等等告哀之語嗟乎人生在世何日不吃飯何處不吃飯而必以恭維我皇上爲討飯之具也不亦怪哉乞人之所不屑而若輩行之於是乎猪狗遍天下矣。

▲第二十二回 消閒開會風月無邊 匿怨納交牛驥一阜

(冥飛批)龍陽君一開口就是笑嘻嘻的，不工翠，卻是善媚。原來名士談風月事，就是拿手戲。法學大家聽着未諳，可耳熱否？

話說楊度與胡瑛、梅馨、薛大可、李燮和、易順鼎、蔡鏗六人，用罷了稀飯，各自散座。此時纔十點三刻鐘，楊度便挽留大眾，煮茗閒話。大眾也不好推辭，其中祇有易順鼎笑嘻嘻，向着楊度道：「哲子，你既挽留咱們在這裏消閒，我就談到明日黎明也決不辭。但時要與你約法三章：楊度笑道：「你又要作些什麼怪呀？」易順鼎道：「我并不是作怪。我說來，你們大家決不反對的。大眾同聲道：「你快些說罷。」易順鼎道：「第一件，今夕只可談風月。薛大可道：「你們看易實甫，他又要來唱拿手戲了。」易順鼎道：「並不是我要唱拿手戲，實在你們整天抱着一本法政辭典翻來覆去的背誦名詞，真要把人悶死。大眾笑道：「好！好！到底名士的風趣是與衆不同。咱們都贊成的。」第二件呢？易順鼎道：「這第二件呀，說着兩隻眼睛，向着大眾臉上一望，一遍道：『恐怕也是多數贊成的。』大眾急道：「什麼事呢？」易順鼎便把右手抬起，伸出大拇指來，又把小拇指擡起，向着嘴裏吸了兩吸道：「要辦幾口這個頑意兒，助一助談興。」梅馨道：「此地那能抽這個頑意兒？」易順鼎道：「你真是初進城的鄉下人一樣，事兒也不懂。老實告訴你罷，越是這個地方，越能夠抽鴉片烟。你要說是犯法，先從大皇帝起，每天三頓，每頓就要抽八口，再說警察總

(冥飛批)只淮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

中國的
律向來如
此的
都是些大
闊老

這都是兩
句良心話

(吳鼎批)

可憐胡經

才入了老

我的圈套

高與不此

我事嘗時

大門者無

了看對頭

廳。總。算。是。查。鴉。片。烟。的。接。近。衙。門。吳。炳。湘。他。就。是。一。個。大。烟。鬼。還。有。伶。界。大。王。小。叫。天。
武。豔。親。王。的。老。太。太。誰。不。是。掛。着。阿。芙。蓉。的。大。招。牌。奉。旨。吃。煙。薛。大。可。道。話。到。實。甫。嘴。
裏。就。說。得。更。外。好。聽。易。順。鼎。道。並。不。是。我。說。笑。話。實。在。中。國。的。法。律。乃。是。用。他。治。人。不。
是。用。他。治。自。己。的。蔡。鏐。聽。了。這。句。話。心。中。暗。自。說。道。開。了。半。天。還。是。這。一。句。話。說。得。能。
聽。胡。瑛。接。着。笑。道。這。句。話。我。也。狠。贊。成。楊。度。道。你。自。然。贊。成。了。胡。瑛。聽。說。臉。兒。一。紅。大。
衆。笑。道。彼。此。皆。歡。喜。這。個。頑。意。兒。此。案。一。定。通。過。的。還。有。第。三。件。呢。這。句。話。剛。纔。說。完。
忽。見。兩。個。人。闖。進。房。來。當。頭。的。人。說。道。你。們。又。關。着。大。門。議。論。什。麼。要。事。可。是。要。准。備。
造。反。麼。大。衆。聽。說。猛。回。頭。一。看。原。來。是。阮。忠。樞。與。顧。熬。二。人。薛。大。可。迎。着。說。道。你。們。夤。
夜。入。人。家。該。當。何。罪。阮。忠。樞。睜。起。兩。隻。老。鼠。眼。睛。向。着。各。人。一。看。忽。看。到。蔡。鏐。不。覺。神。
色。一。怔。復。又。笑。道。這。裏。也。不。是。湖。廣。會。館。只。准。你。們。胡。鬧。就。不。准。咱。們。入。場。麼。說。得。大。
衆。笑。了。一。陣。各。自。坐。定。李。燮。和。道。你。們。莫。要。打。歪。還。要。問。易。五。爺。這。第。三。件。的。議。案。咧。
易。順。鼎。道。第。三。件。麼。却。不。是。今。晚。實。行。的。我。想。趁。着。今。晚。諸。君。子。的。興。頭。大。家。結。合。一。
個。團。體。組。織。風。月。會。若。遇。着。公。務。閒。暇。之。時。彼。此。都。到。秦。樓。楚。館。之。中。或。是。曲。部。歌。場。

(寫飛批)龍陽君大
約是自知
年長色衰
所以勸人
結合風月
會自己好
混在裏頭
充當蔑片
妙嫵也可
以衛生
(寫飛批)衆人中本
來只有松
坡眼所
以大家都
注意他
胡瑛小
老道學
着罵煞
小鳳仙
此插入天
衣無縫
(寫飛批)何妨斷絕
國交
易五郎
底是老
片開口

之裏消遣消遣未嘗不是輔助精神的妙法兒諸君若是贊成不妨咱們就開個籌備會大眾還未及回答楊度忙說道此舉却是衛生的好事但是……說到這裏兩眼向着蔡鏗一瞟蔡鏗剛要啓齒問他胡瑛忙說道你怕松坡不愛此道麼楊度道我看他平常狠規矩的胡瑛道規短人頑笑起來比咱們還利害呢實對你說罷雲吉班的小鳳仙早已與他要得如膠似漆了楊度大異道松坡現在有這大的本領麼我真是有眼如盲了這時蔡鏗心中想道我既跳進這個圈套兒爲金蟬脫壳之計不得不忍住一口氣強撐着一個假面孔去敷衍他們連忙笑道這真奇怪呢八大衛衛裏可是只准你們去就不准我去的麼易順鼎道無論你准去不准去你既獨行踽踽不與咱們聯合國商量咱們就要把你當做德意志等待本會成立之後首先就要罰你請客阮忠樞顧熬二人連忙把手拍得亂響同聲說道贊成贊成果若蔡松坡受你們罰我倆的邊務大臣也做定了易順鼎道莫慌莫慌咱們要罰松坡松坡受咱們的罰這皆是本會會員公議的那能由你倆無端入席呢阮忠樞道你們到底組織什麼會呀胡瑛就把易順鼎發起風月會的事兒說了一遍阮忠樞笑道你們真是好大的胆子就不

要吃人 妙也有二 個歲片贊 成者 我想阮顯 二人又要 反對了 請你首先 去捉拿錢 安會罷 (冥飛批) 與政治大 有關係是 皇帝還是 專管這些 事的試君 松坡若是 不嫖那裏 逃得出老 我的圈子

曉得今上有訓令可稽不准民間私結黨會麼咱們正奉今上的密令特來拿辦的薛大可道老斗你莫要捧着大帽子來壓人你可曉得這個會比不得是籌安須要受今上的節制這個會乃是專治花柳症的所謂只研究學說不干涉政事大皇帝其奈我何呢你若把散花天女頒來或者可以欺壓咱們這番話說得大眾哄堂大笑李雙利道老斗那一張嘴巴尋常好像八哥兒誰也說不過他今晚可算遇見對頭了顧鰲忙道你莫要這樣的擺威風就是你們組織這個風月會難道不許咱們充當來賓麼楊度也笑道來賓却不能對着本會事務上發言而且不能享受本會的權利顧鰲道你滿嘴裏胡說無論什麼會誰不是儘先優待來賓易順鼎笑道你們看巨六比老斗還利害他簡直厚着臉皮違法搗亂待咱們風月會成立之後再派娘子軍去逮捕他倆阮忠樞道只要你不把沈佩貞調來咱們總是不怕的說得大眾又笑了一陣這時梅馨轉身向蔡鏐道聽說尊夫人已回湖南了麼蔡鏐便嘆了一口氣道你再也不要提他我現在雖然名分上與他是夫妻實在就如斷了絃的一樣易順鼎道夫妻們鬥嘴這也是家常慣事那能決裂到這般地位常言說得好少年的夫妻老來的伴尊夫人

充來寶
(寶飛批)
遠捕之先
必然搜查
一證不要
又鬧尚破
小肚子的
笑話
夢松坡補
叙家事插
得自如
(寶飛批)
補叙松坡
夫婦口角
情形是不
可少的
易五郎真
會滿米湯
做太太的
聽聽
留學生聽
聽松坡夫人
宋必如是
松坡亦未
必作如是
云恐是作
書借口勸
世罷

總算跟着你辛苦多年，慢說是夫婦之間，就是朋友相處了這多日子，也不能反臉無情。蔡鏗道：我那個賤內性情實在與衆不同，自從到了舍下，那家務的瑣事，他就沒有照應過一回。後來到雲南都督任上，也是我看，在夫妻情分上不去與他鬥嘴。他居然就慣成個一品夫人的模樣兒，絲毫辛苦都不能吃，這也罷了。今年我當經界局的總辦，雖然不及做都督的威風，但是如我這個留學生混到如此，也算不差。他天天就我的耳朵旁邊，苦呀苦呀的瞎鬧，你想我又沒有三姬四妾，整天伴着一個叫苦的老婆，天天在身旁，胡鬧你們，想一想，這個受罪的日子，可能過麼？所以我把他送回湖南，譬如他死了一樣。今生今世，決計不與他見面的。說着氣喘吁吁，好像憤懣填膺，不可遏止。李燮和道：怪不得你眷戀小鳳仙，將來這盃喜酒，咱們一定要吃的。楊度忙道：你莫要胡說，咱們還是籌備這風月會罷。於是你說一句，我說一句，大家就推舉易順鼎做了臨時的會長。時已亥末子初，大家纔紛紛散去。看官可知，蔡鏗何以要首先書名請願，何以對着梅馨叙他的家常瑣事，要曉得蔡鏗他是別有用心。當時蔡鏗孤身陷於帝制潮流之中，四面楚歌，皆是仇敵。況且袁世凱常常念到蔡鏗兩個

恐怕未必因此送回去的。(莫飛批)以久鏢成龜之例推之。龍陽君當然取得會長資格。可見一個人是要有作為的。這世果然是別有用心的。(莫飛批)不料松坡鏢了。小英雄倒弄得老哀耳聾目眩。若是良可慨也。合者眼淚開頭笑乃是最痛心的事。(莫飛批)

字生怕他發動野心。所以表面上款待他。好像分外的優厚。其實暗地早已星羅棋布。監督他的行動自由了。可憐把個蔡鏢困得有氣難吐。有翅難飛。因此妙想天開。借着些兒細小的家常事。與他夫人大門口舌鬧得形如離婚。這纔把他夫人送出虎口。他就逢人便說。他妻子不賢。一時京城裏面都說蔡松坡已與他的夫人離了婚。實在是。他要了些手段。伉儷之間。還是琴瑟靜好。此番首先請願。也是想掃去莫世的疑心。准備作脫身之計。自從他的夫人回了湖南。他就大變其本來面目。朝朝暮暮。醉粉迷金。戀着雲吉班裏的小鳳仙。頗有信陵君醇酒婦人之概。當時狠有許多人歎惜他。是個少年的英雄。陡然變成了個濁世公子。那裏曉得他是含着。一包眼淚兒。開頑笑。咧開言。休提。且說阮忠樞顧熬二人。見易順鼎。梅馨。薛大可。胡瑛。李雙和。蔡鏢。六人去後。便轉身仍回到楊度寓所。楊度轉身一看。大異道。老斗你們怎麼又回來了。三人於是復歸舊坐。阮忠樞便鬼頭鬼腦向楊度道。你好大的膽子呀。楊度聽着這句沒頭沒尾的話。也鬧得糊塗起來。忙問道。什麼事兒。大膽呢。阮忠樞道。你把個仇人請來。還說膽子不大嗎。楊度聽了。仍是不懂。便低着腦袋想了一回。纔笑道。哦。你說的是他。嚙。你卻

阮翰子倒有點見識
這句話好
像代當時
心黨人疑
心蔡錫說
的
這話頂得
利害
解得妙
（冥飛批）
財多身弱
性命自然
是要寶貴
是誰人又
捨得來
真有本領
被你一眼
就穿了也
看沒有了
大
（冥飛批）
作爲
臉顯寶名
本來是利
害不過就
像寡婦失
了節一般
但是老袁
的誓詞可

莫要冤枉了好人。我當初也是疑他私通亂黨。那知皆是咱們多心。我也曾切實調查他。早與國民黨脫離關係了。顧熬道聽說他不多幾天。還到天津去看梁卓如的病。咧楊度道。看人看事。那能這樣的吹毛求疵。照你們這樣說法。前幾天我到天津看梁卓如。去豈不我也是革命黨麼。就說梁卓如罷。他現在做了兩篇文章。雖然是有心搗亂。也不過閑着無事。借此露出一露他的好臉子。真說他同革命黨走的一條路。恐怕他還捨不得那條性命呢。松坡我雖同他相處不久。但是這幾個月之中。我狠留心他的行動。仔細看來。也沒有什麼擎天本領。我因請願的事。開湖南同鄉會的時節。特地請他到會。就是想窺察他的態度。那知他到了會館。居然侃侃而談。反對共和政體。後來提議請願。他便提起筆來。首先籤名。誰也沒有他痛快。你想這請願書上籤了名。就如賣身紙上打了脚版手印的一般。倘再反身去革命。那革命黨誰又肯相信他呢。我因此纔知道咱們尋常心狹量小。抱着閉關主義。也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阮忠樞冷笑了兩聲。道。話雖說得不錯。不過現在的人心詭詐。也不可加意些兒。楊度聽了半响。不語。復又道。他現在迷戀着小鳳仙。諒他也沒有閒心來問國事。就是他有什麼奸詐行

以取治區

區一簽名

又何足道

(冥飛批)

阮鰲子防

人之心比

小楊強得

多了

阮鰲總算

會罵人

(冥飛批)

東海也只

好如此

小朱乃奔

就取巧之

人且極熱

心富貴如

何不吃醋

(冥飛批)

維之何嘗

胆小此時

無非是把

着把看

風色罷了

爲現在咱們的手掌心裏那能讓他動一動麼。顧鰲便站起身來道：「這話却說得不錯，時候不早了，咱們也該走罷。」阮忠樞笑道：「看你急得這個樣兒，杜小紅那裏早有人補上缺了。」顧巨六笑道：「你只管說得高興，也不怕花姨太太在後房裏罵你爛屁股呀。」楊度笑道：「我這真是犯啞叭法咧。」阮忠樞道：「莫要鬧笑話罷。」我且問你現在請願的事究竟各省可周全了麼？」楊度道：「各省的請願書到了有多數了。我看現在最難解決的事還在中央。」阮忠樞道：「東海這個老頑固，他還是抱蘇味道的主義麼？」楊度道：「怎麼不是的呢？」我前幾天去見他，他還是說自己現居政治最高的地位，不能分判共和君主的是非。顧鰲道：「那裏是不能分別是非？就是不贊成帝制罷了。這真叫做老而不死是爲賊呢。」楊度道：「朱桂莘他滿肚皮裏贊成帝制，嘴巴上總是反對。」籌安顧鰲道：「難道還吃那沒曾打他知照的醋麼？」楊度點頭道：「嚶，就是這點酸味兒。」周緝之呢，雖然掌全國財政的大權，胆量比老鼠還小，聽說要變更國體，他生怕國課征斂不起來，外債又要逼迫，所以他的心裏雖不是贊助共和，却是反對。現在帝制他常對人說，現在那能變更國體，倘再釀成禍亂，內虧外債，國家真有破產之憂。盡說這套不識時務的話，你

何嘗不是
正經話
拖不來只
好盼望他
滾回去

〔冥飛批〕
是是武力
從事是最
可挾制人
的

〔冥飛批〕
極我看來
手段也並
不辣也並
看你可能
封出四萬
萬個王爺
顧巨六總
算善於體
貼

〔冥飛批〕
何至於此
太過慮了

看可討厭不討厭。咧轉又說道：好在周玉山那個老兒業已來信叫他回去。當晚就請了病假。這樣的頑鍋人滾了也乾淨。阮忠樞道：章仲仁他總不會反對罷。楊度笑道：他乃跟着人家打邊捶鼓的好在如今的司法已是強弩之末。他就二十四分的反對。咱們也不怕他。幸虧海陸軍與交通外交幾個重大的機關都拿在咱們手裏。他們真要反對咱們就以武力從事。那怕他不愧首貼耳的投降麼。顧熬道：話雖說得不錯。但是同室操戈。外人看着究竟有些不雅。楊度笑道：現在做事辣手是英雄。那顧得雅不雅。咧阮忠樞道：咱們都不要擔心。我看這事都不難解決。昨天政事堂會議已討論採用封爵制度。將來此案實行。包管他們都不為國為民的粧假道。德樣兒了。楊度道：這話却也說得不錯。顧熬忙問阮忠樞道：老斗你看那鐘上已到兩點一刻了。有什麼事兒。快說罷。當真要花姨太太出來下逐客令麼。阮忠樞笑道：該死。你若不提我這一句話。我簡直忘壞了。說着便向楊度道：今上特地叫我倆與你商量各省請願團紛紛而來。眼看快要齊備。那各省國民代表以及選舉種種手續總得預先籌備完全。倘若臨時忙亂起來。再選舉出一個總統。那就是大笑話了。楊度道：這事我也曾想到。但是這些

非如此不能辦之做
鬼朱桂莘又
要走時
無怪乎列入十三太保之一

慮可怕的
是外國人
怪極
(真飛批)
又出花頭
以後便有
無數的把
戲可看了
我看從鳥
獸鱗介之
中再組織
請願團體
不分外有
趣嗎
又是用勢
力壓人

手續極繁雜必須明繩於法暗度金針這又非內務部長出力不可要他密電各省長官打通關節受其推待之意半哄半嚇包管他們一致推待了阮忠樞道朱桂莘他肯替咱們做牛麼楊度道咱們何必去找他只要今上淡淡的向着他說一句包管他就毛遂自薦的要曉得朱桂莘他雖不情願給咱們做牛他却狠情願給今上做狗的阮願二人聽着都點了點頭願熬道還有一事那各省請願的團體大半都是負一鄉之名的縉紳們領銜就是其次列名的也多是中人以上之士子似乎官氣太重倘被外國人看出來又要說不是真正的民意今上意思想在各省請願之外促各行各業之中組織幾個請願團體士農工商男女各界那是不必說的要分別請願就是優伶娼妓販夫走卒也得要結個公共的名義出來請願纔顯得此次恢復帝制是薄海同欽咧楊度道這事却狠容易只要咱們勢力雄厚他們自然會結合請願中國人的心理別樣事不能搶人先這趨向時風的事兒是不居人後的你沒看見辛亥那年的女子北伐隊麼後來還有什麼征蒙團征藏團都是趕着風頭爭先恐後此番有這大的改革怕他們不捲上重來嗎阮忠樞道聽說他們辦事都是曇花一現不能耐久

就是足下
辦籌安會
也。算是趨
向風頭。

（吳飛批）

阮籍子正
耐久上着
想難道又
想動進別
人座
熱心辦
者聽聽
乃是插
文波後
伏線

又是一個
據被搜的証

的楊度笑道。何必。要他耐久。喇。咱們。他的。不過。是一件。請願書。只要。他把。這件事。辦妥。誰去。問他。散不散。嘍。阮願。二人。皆點頭。道。不錯。不錯。咱們。一定是。這樣。辦罷。說着。二人。站起身。來。這纔。告辭。而去。再說。蔡鍔。自從。楊度。寓所。回去。一路上。想那。席中的。景況。暗自。歎了。一口氣。心裏。想道。照他。們這樣。的胡鬧。怎麼。不禍。及萬方。呢。愛國。家生了。這羣。么魔。也真是。人民的。不幸。想着。已到了。自家的。門首。忙。下了。車兒。一直。走進。了書房。那家。丁胡升。送上一。個小小。的信。封兒。蔡鍔。接着一。看。原來。是雲南。將軍。唐繼堯。打來的。電報。蔡鍔。忙折開。一看。便自言。自語的。笑道。他。尙有心。來記。望我。嘍。復又把。雙眉。皺起。暗自。想道。這。叫我。怎麼辦。呢。又坐了。許久。便擦。了一根。洋火。把那一。張電報。紙兒。隨手。燒化了。一夜。無話。次日。早晨。蔡鍔。纔起身。梳沐。的時節。胡升。又送進。一封。信來。獻與。蔡鍔。道。天津。梁大人。那裏。專差。送來的。蔡鍔。忙把。洗臉。手巾。放下。接着。那封信。折開。看道。原來。他也。曉得了。看罷。便點了。兩點頭。向。胡升。道。你去。叫那。送信人。來。胡升。答應。一聲。便退出。房去。把那。送信人。領了。進房。蔡鍔。仔細。一看。果然是。跟隨。梁啓超。的。王珏。那王珏。見了。蔡鍔。打了一個。扞兒。蔡鍔。便問。王珏。道。你們。大人的。病。可好些。麼。王珏。道。

何舊病呢
是後文逃
走伏線

可見當時
搜檢之嚴
亦是松坡
細心慮

講瘦片等
候不及了

眉頭一皺
可見他滿
心的不情
願得也還

情皮
(夏飛批)
不刺去腦
袋總是萬
幸之事

做上病已全愈。現在狠記。罵大人。家丁叩辭的時節。做上還說。大人如往日。日本求醫時。節務請到做上那裏。一過。蔡鏗忙點頭道。這個自然。我現在所辦的事兒。狠多。行期不能預定。恐怕一時脫不了身。我若到日本去。一定是要走你家大人那裏。過的說時。便抽出一張信箋。拈起一隻羊毫筆。隨手揮了幾句無關緊要的慰問話。最後寫了雲泥兩渾四字。打發王珏去了。他就坐在書房裏。默默的發怔。又過片刻。忽聽桌上的電鈴。鐺鐺鐺響了一陣。蔡鏗連忙打了回鈴。只聽那達話機裏說道。松坡……松坡……昨晚所說的事兒。可算數麼。蔡鏗一聽。反不懂他說的什麼事。急得一時回答不出來。忙問道。你是誰呀。那答話機裏說道。我的聲音。你都不能分辨麼。我就是楊哲子。昨晚的事。就是鳳兮。鳳兮。仙乎。仙乎。你還假裝些什麼。蔡鏗聽着把雙眉一皺。趕忙答道。是哲子呀。後又粧着笑道。你們也實在臉厚。昨晚纔吃了你一頓飯。今天就要人還席。可難為情麼。那答話機裏說道。松坡。你莫要這樣狡猾。昨晚當着大庭廣衆之間。經公共議決。說你秘密行動。有礙大公。纔議罰你一棹酒。怎說我要還席呢。你幸虧在我的耳朵裏說。倘若被別人聽見。公議你一條違抗公意之罪。還不知要罰你多少棹酒呢。蔡

又要打一
個連鐘

此句是作
者徵點後
橫穿不是
正經事落
場得混關一

鏢忙道好罷了。誰不知道你是個法律大家。開口就背誦法政辭典。真把我說得頭昏實告。訴你罷。我的請客單兒已出門了。請的是明晚申刻不料一時大意偏偏沒請的。有你怎麼辨呢。那答話機裏說道。辦事粗心應該罰花酒一席以示薄懲。蔡鏢笑道。我怕你沒有這一副牙齒。二人說笑了一回。只聽鈴聲又響了一陣。蔡鏢纔放下聽話機。自言自語的說道。哼。哼。總有一天教你知道。蔡松坡的利害。嘴裏說着。便檢出一張紅帖兒。寫了。昨晚同宴的幾個人。復又想到我何不再請樊樊山來。越外鬧得他有趣。於是加寫了樊增祥的名字。寫畢。把手中握的羊毫一扔。道。那一天我纔能不受這一種悶氣。咧。這時天已正午。蔡鏢忙用罷午膳。把那一張紅紙帖兒。交給胡升去請客。自己也跨上車。一直向雲吉班去了。正是。

忙裏偷閒乾作樂 苦求脫禍強爲歡

評

鏢賭逍遙鴉片煙本來是官僚專門之學加以龍陽名士之提倡一班兒怎得不眉飛色舞

(寫飛批)
官之所在
妓亦隨之
蓋官與妓
食之狼狽
其相依也
大相倚者
竟敢以倚
門賣笑之
妓女比威
老爺皇之
非趨時者
一者輕點
招小鳳仙
使之入誦
且

松坡苦心孤詣不惜自污以求有濟可敬之至
楊哲子不疑松坡而阮鬍子疑之到底是老官僚有經驗

第二十三回 輕語溫言英雄兒女 奇形怪狀紅粉妖魔

話說北京八大衛衛韓家潭一帶乃是勾魂攝魄的溫柔鄉秦樓楚館豔幟駢翻每天到了那落日殘紅寒鴉噪晚之際那八大衛衛韓家潭一帶車如流水馬如遊龍一隊的無事忙酒地花天好像是擺了一場迷魂陣清室既墟之後一時南北的新舊人物大家如蜂擁一般足躡手版的都向着北京城飛去那曉得蘇杭等處的粉頭也都沾染些兒新氣味一個一個塗脂抹粉跟着那些新舊人物的影兒也都聯翩北上準備去開殖民地因此秦淮冷落春浦蕭條那古揚州廿四橋頭早是荒煙蔓草所以南朝金粉轉而變成了北地胭脂也是世能變遷那社會上的形形色色也就跟着風頭兒轉了按下不提單表那陝西巷雲吉班裏有一個校書叫做小鳳仙原來是浙江錢塘縣人氏自入妓籍芳名並不十分出色若論他的姿首雖不似西子南威却也不

不覺的是妙筆不
論妓女不
以色而謂
其年輕不
工嫵媚不
而親熱不
去親熱不
者對於小
鳳仙於身
分不揚而
自揚對於
一燈煙客
不為自庇
且為松坡
眷戀小鳳
仙引鳳
子可見舉
世之真愛
情非相憐
知非相憐
者不足生
憐愛也
嗚其與三
五不得意
酸乃有暇
者松坡交
與松坡交
一結否則
個紅姑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像無顏。姨母只因他年纔十六。生小是個良家子。見着人總有些羞答答。樣兒不肯下工夫去親熱客人。所以門前車馬分外冷落。枇杷門巷。雖設常關。口常的獨倚樓頭也盼不到封侯夫婿。幸而尙有三五個不得志的酸丁。在他家裏常來往。雖然覺得冷落却也落得個平安。這日時剛逾午。小鳳仙靠在一張沙發椅上。手裏拿着一本花月痕在那裏看得迷迷欲睡。忽見鴛鴦擲着一根旱煙袋走進房來。一屁股便坐在鳳仙的床前。那矮脚榻上兩眼望着鳳仙。轉轉的轉了幾轉。接着又把腦袋搖了幾搖。歎了一聲長氣。小鳳仙見他鴛鴦來勢不佳。便把手裏拿的書丟在案上。連忙站起身來走到鴛鴦面前。道：「媽呀！你今天怎起得這早哇？」那鴛鴦把兩隻白眼一翻。道：「這熱氣的買賣。您教我怎挺得住？」咧小鳳仙聽着知道鴛鴦又發窮氣。便低着頭只顧弄自己的衣襟。角再也。不敢答一聲。又久。那鴛鴦道：「眼見得又到年頭。別人的房間裏都是來一陣去一陣。鬧得歡天喜地的。好不有趣。只有你這一間大獄。好像上了封條的一般。鬼也不來了。常言說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今天既做了這個買賣。就得要賺兩個零花。姑娘開了大門。不容易的呀。門差使費燈火柴米。那樣不要的。是錢就是你姑娘的身上。」

娘早酣醉
懷裏更人
暇顧及區
區一啜
參政哉

明明是沒
有話託之
口吻

(官飛批)
開堂子當
忘八也不

是容易之
事當老協

的賬算起
來比做官

的開銷還
要大些請

嫖客細味
斯言

(官飛批)
實說批

比例確切
(實飛批)

一人而食
十八人之食
必有九人

臘脂花粉衣服首飾難道還是搶來的麼眼見年底下結賬樣樣都要開銷就賣我這
個老貨也賣不出多少錢啦你也不想邀兩場牌鬪兩檯酒慢說銀錢就是在姊妹
們面前臉子也得要粧的好看纔是天天祇看見你抱着破書本兒念窮經你就是做
了李香君看有多少侯方域來捧你啣小鳳仙道向老爺喻老爺他倆說這幾天就要
來的鴛母忙把嘴兒一抿冷笑了一兩聲道決庵與小南麼那兩個酸秀才他能照應你
多少實告訴你說罷當窈窕的說不了甚麼情長情短肉揀肥的咬誰人錢多就是熱
客照你這樣做林黛玉咱們只姑喝西北風了小鳳仙道別的人他不來教我也沒有
法兒鴛母笑道看你樣兒不像美人架子倒擺得不小現在改良的年頭做官做宰文
武大臣還有什麼部長議員將軍都督誰人不是考究運動聽說他們的手段拿出來
還比上海四馬路野雞拖人還利害呢就說那些野雞罷常年的站在路旁夏天受的
是露水冬天受的是風霜熬到半夜三更好容易拖了一個客纔賺得塊把洋錢難道
他不是人做的嗎纔說到這裏只聽得門外大茶壺高嚷了一聲道客來那鴛母擡看
手中的旱煙袋連忙迎出房門門簾兒一掀早見一個人跨進門來年紀足有三十來

者受其飢
十一人之衣
必有九人
者受其寒
中國之所
以多窮民
何莫非官
僚厲民以
自發之所
豈可憐窮
民無告之
苦有十之
倍於野雞
妓女者矣
好濃的米
湯無奈灌
得人要作
嘔

(夏飛批)
妓女不會
應酬為甚
麼不同官
僚學學
想是金頭
蜈蚣寶氏
之身

歲瘦條條的臉兒。蓄了幾根八字鬚。鬚相貌。却生得十分清秀。搗母一見。便轉過笑臉。兒向那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蔡大人來了。今天是什麼風兒刮來的。呀。停了兩天。沒見。可真把我家鳳姑娘想壞了。可巧這時小鳳仙被搗母說得。淚眼愁眉。還沒轉過笑臉。搗母便借着這當兒。一碗米湯。就向着蔡鏐身上灌去。後又暗使眼色。教小鳳仙接着撒嬌。那知小鳳仙並不曉得。要這套法術。見搗母在蔡鏐身傍擠眉。扎眼。做出許多的醜態。反羞得臉兒通紅。這時蔡鏐已走進房門。聽搗母七長八短的說了這一套。不由得心窩裏一癢。兩個眼珠兒。就斜着向小鳳仙看去。那小鳳仙一見蔡鏐轉眼望着他。反覺得不好意思。起來了。便斜溜了蔡鏐一眼。抿着嘴兒。淡淡的笑了。一笑。當時頰漲桃花。冉冉泛紅。色誰知他這回眸一笑。比那搗母說得天花亂墜的魔力。還利害。早把蔡鏐心坎裏惹出一種淪落風塵之感了。便默默的也望着小鳳仙。那搗母看見小鳳仙這個樣兒。也把嘴兒一鼓。頭兒一扭。道我家鳳姑娘。就是這樣脾氣。不好見着客人。連句兒話。都說不出來了。幸虧蔡大人是常來常往的。倘若……說到這句。便把身兒一擔。道我也不好說了。你們快泐水呀。說着用開了一雙鱧魚脚。扭出房門去了。

罵得不錯

松坡關心
到書案上
非尋常嫖
客

案頭檮卷
枕底藏書
尋常妓女
尋常妓女
尋常妓女
尋常妓女

此不曉得
三字乃是
從曉得之
中直故說

這時蔡鏐見那鴛母出去，便把頭搖了幾搖道：「噯呀！他再要說幾句我簡直的要發嘔了。」小鳳仙也就笑着走到蔡鏐面前道：「這是他們的買賣，經見着人總要超度一番的。」蔡鏐笑道：「照你這說，咱們都是些流蕩鬼了。」小鳳仙便把頭兒一扭道：「那個同你說這些話說着，二人都走到牕兒面前，蔡鏐一瞥眼見棹上放着一本洋版書，忙伸手就要去拿。小鳳仙慌忙搶了兩步，一手把那書本兒奪了去，當時用的那些龜瓜子絞手巾，的泔水的送鮮貨的，大家都接着脚步兒進房。蔡鏐也不便再追問，直等到大眾去了。蔡鏐便走到小鳳仙床前，祇見那一對鴛鴦枕，下露出來些須書角兒。蔡鏐仔細一看，書角上斜寫着一個花字。蔡鏐一把搶到手裏，看着笑道：「原來你在這裏看花月痕呀。」小鳳仙一聽，頓時又把個臉兒漲得緋紅，把他手裏一本書扔在棹上，笑道：「你看你真實在淘氣，什麼地方都去瞎翻的。」蔡鏐也便笑着臉兒，坐在那沙發椅上，向小鳳仙道：「我且問你，你看花月痕，你頂歡喜那書裏的人，是那個呢？」小鳳仙總說：「只管低着頭，抿着嘴，唇兒微笑，雙手弄那手中的絹帕兒，半晌纔說道：『不曉得。』」蔡鏐笑道：「虧你平常還笑人家婦女們小氣，今天問到你，你也是這個扭扭捏捏的樣兒。」小鳳仙便止住了笑。

其不曉得
者也
從松坡口
中寫出小
鳳仙懷抱
妙不愛書
子不愛書
又不愛嬌
姑娘
須要一
刻大的口
氣
妙想是夫
子自誇也
逼得利害
原來有婉
態
氣傲
比得恰當
自己身分
亦拾得高
自概之語
比較老鴿
兒的滋味
兒何如

說道你問我是那一個呢。蔡鏐道：韋癡珠你可歡喜麼？小鳳仙把頭搖了幾搖，道：空空抱着一肚皮的才思，只在筆尖兒上亂繞到底沒繞出什麼頑意兒來。蔡鏐點頭道：哦，你是歡喜劉秋痕的小鳳仙，還是搖頭道包着兩眼睛，苦水要想學林黛玉，恨不得拿眼淚兒泡飯吃，後來鬧得脂粉香銷，無人過問，又有什麼趣味呢？蔡鏐點頭道：這也是說得不錯，然則你歡喜的一定是韓荷生了。小鳳仙想了一刻，纔說道：他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總算有些兒才幹，但是他替一個人出力，不是替大家出力，還不算英雄。蔡鏐一聽，心中頓然一驚，暗想：道看不出他的樣兒，還有這大的懷抱，便答道：那也是時勢所逼的。小鳳仙淡淡的向着蔡鏐笑道：英雄就不能造時勢麼？蔡鏐一聽，分外的驚異，轉而又向小鳳仙道：照你這般說，沒有一個人看上你的眼。小鳳仙道：杜采秋有才氣，頗好淡粧濃抹，皆能稱體，可惜後來統兵掛帥，事屬荒唐，倘若真有這樣的事兒，倒也是人生一樂。蔡鏐笑道：我倒看不出你還是個梁紅玉，咧轉又歎了一口氣，道：嚶，現在又往那裏去找韓世忠，小鳳仙便溜了。蔡鏐兩眼臉兒又紅了一陣，嘻嘻的笑道：眼看着還找得出第二個人麼？蔡鏐聽着臉上也染了些兒淡紅色，笑道：我若

反駁亦有
趣味
妙語意似
乎經翻而
語味却耐
人咀嚼

妙好一個
亂七八箱

哼得有意
思
輕點過
不留色相

這纔是真
關心者
且又登
場

做了韓世忠。你又要罵我替一個人出力啦。小鳳仙便把臉兒偏過去。那一對星眸望着。窗外的天色。道：「那就在你的作爲了。」蔡鏢正待接說。忽見門簾兒一掀。他的家人胡升手裏拿着個紅全帖進來。走向蔡鏢身旁。稟道：「各位大人都說明晚準到。說着雙手把全帖呈上。」蔡鏢接着打開看了一看。點一點頭。把全帖放在棹上。胡升見蔡鏢沒有話說。也就退了出去。蔡鏢忙轉臉向小鳳仙道：「我倆只顧說閒話。幾乎把正經事都忘壞了。我明晚要借你這地方擺桌酒。」小鳳仙聽說忙伸手拿那棹上的紅全帖道：「我看你請的是些什麼客。」蔡鏢忙阻攔道：「你不要看罷。亂七八糟。我也是被他們鬧得沒有法了。」小鳳仙笑道：「這真是古怪呢。明晚人都要見面的。難道今天這帖兒都看不得麼？」蔡鏢笑了笑。便把手兒一鬆。小鳳仙纔打開帖兒一看。接着鼻孔裏哼了兩聲。蔡鏢這時心裏也明白。忙笑向小鳳仙道：「你莫要哼呀。哼的要啞叭腔兒。我的苦心你還不知道麼？」小鳳仙把那紅全帖兒放下。道：「你也要小心些。纔好說着。祇聽門簾外呱呱呱呱的那鴉母又來了一路說道：『鳳姑娘。蔡大人來了。這半天你也不問一問他。老餓不餓。該是要買些兒什麼點心。揀蔡大人樂意的招呼人去買些兒來。纔是難道還叫他老。」

想是一紙
紅帖兒引
得這幾句
話可見他
說得太
多時候太
多了
眼珠兒用
珊瑚鑲邊
煞是好看

小鳳仙亦
善於迎合
鴛母心理
可憐無數
大人只落
得老鴛一
聲念佛
拾掇念的
楊大人悔
想另有調
意

來這裏受餓嗎？你真是不會做人。家一路說着，好像背書的一般，走進房來，又問蔡鏗道：「您老莫要見怪，您看他長到十六歲，還是個小孩兒，脾氣應酬不到，您老還要包涵些呢。」嘴裏說着，扯斜了一雙珊瑚鑲邊的猴兒眼，溜着蔡鏗嘻嘻的笑，個不住。蔡鏗被他說了這一套，也不知怎樣開口，還是小鳳仙從傍說道：「媽呀，剛纔我問了蔡大人，他說他不餓，我又盛了一盤糖蓮子，一盤蜜棗出來，說時便指着桌上菓食道：『他動還沒動呢。』那鴛母道：『傻子，想是蔡大人不喜吃甜食。』蔡鏗忙說道：『我實在是不餓。』這個地方，我還客氣麼？那鴛母笑道：『好呀，您老要什麼，儘管招呼。』就是了。小鳳仙見那鴛母進房來，心中忽想起他說的那一番說忙把那紅全帖兒拿給鴛母看，道：『媽呀，明晚蔡大人還在咱們這裏擺酒呢。』鴛母越發笑道：『姑娘，您看蔡大人多疼您。』小鳳仙說着，忙把紅全帖兒打開，楊大人、梅大人順着次序念了一遍，說得那鴛母笑的上下嘴唇皮兒都合不攏來，雙手合着道：『阿彌陀佛。』蔡大人請了這些財神爺，爺進門還怕不發財麼？怨不得我今早晨給你算個命，說你有貴人扶助呢。說時，伸開了一隻大熊掌，向小鳳仙肩頭上拍了兩拍，道：『乖乖，我的好寶貝，你好好伺候。』蔡大人日後穿的綢吃的油。

我若是蔡松坡必忙道你快去

（賈飛批）此等安穩之會所以必要開會多拉些人來一屆拍馬屁所謂加二之灌米湯法

有的。是。咧。我。去。招。呼。他。們。明。天。預。備。些。新。鮮。菜。又。向。蔡。鏐。道。蔡。大。人。您。老。不。嫌。棄。房。裏。腌。臘。多。坐。會。兒。罷。便。轉。身。出。房。去。蔡。鏐。見。那。鴛。母。出。房。纔。喘。一。口。氣。忽。聽。那。鴛。母。在。門。簾。外。喊。道。鳳。姑。娘。鳳。姑。娘。您。來。啲。小。鳳。仙。聽。喊。便。笑。着。走。出。門。去。那。門。簾。被。風。吹。得。蕩。來。蕩。去。蔡。鏐。便。從。門。簾。縫。裏。一。眼。看。見。那。鴛。母。伸。起。一。張。血。盆。嘴。向。着。小。鳳。仙。的。耳。朵。根。噤。咕。噤。咕。說。了。一。會。那。鴛。母。纔。走。小。鳳。仙。也。就。笑。嘻。嘻。的。進。房。來。蔡。鏐。問。道。他。又。搗。些。什。麼。鬼。小。鳳。仙。道。那。裏。是。搗。鬼。他。是。在。那。裏。唱。過。板。灌。你。的。隔。壁。米。湯。蔡。鏐。問。道。什。麼。叫。做。隔。壁。米。湯。呢。小。鳳。仙。笑。道。這。是。簋。子。裏。的。老。規。矩。看。見。肯。花。錢。的。客。人。或。是。能。替。他。做。面。子。的。闊。老。他。若。當。面。灌。米。湯。豈。不。顯。而。易。見。是。假。的。麼。於。是。把。姑。娘。叫。出。房。去。噤。咕。噤。咕。說。一。陣。暗。暗。的。總。要。叫。客。人。看。得。着。客。人。看。見。這。個。樣。兒。一。定。是。鴛。母。在。那。裏。教。姑。娘。好。好。親。熱。他。了。因。此。就。肯。更。外。的。報。効。拚。命。的。花。錢。做。面。子。要。曉。得。他。們。噤。咕。的。並。沒。說。出。一。個。字。來。好。像。在。那。裏。唱。過。板。這。就。叫。做。隔。壁。米。湯。蔡。鏐。搖。頭。笑。道。哎。呀。你。們。這。些。花。樣。兒。真。不。少。若。依。我。看。起。來。他。要。不。來。這。房。裏。我。還。可。以。多。花。幾。文。多。替。你。做。面。子。他。若。要。來。呀。真。叫。我。坐。都。坐。不。安。穩。小。鳳。仙。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冥飛批）所以官僚要錢也是沒有底兒的。原來是同一的。老鴿學來的。

這一句話足以表示小鳳仙目無餘子了。

比較總統府門前禁衛隊何如。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四〇

他若不來還怕你見怪呢。蔡鏗忙搶着道：他一百年不來我也去怪他。小鳳仙道：話雖如此，他還有一種的用心呢。譬如姑娘同客人不要好，他自然不放心；姑娘若同客人要好，狠了他更外的不放心。蔡鏗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呢？小鳳仙道：要好，狠了他，恐怕姑娘生了外心，跟着客人熱跑了，或是客人逼着他從良，他不是尋尋倒麼？蔡鏗道：從良總是要給他錢的呀。小鳳仙道：慫那裏，曉得嚙，跑紅的姑娘不從良，他賺的是活錢，沒有底兒的。若從了良，他只賺一回賣身錢，下次再沒有指望了。所以當老鴿子的總是不情願。姑娘從良，蔡鏗道：你們也實在苦的。狠愛好在我也是借着你這地方做擺渡船等我過了河再來給你想法子罷。小鳳仙聽了，眼眶兒一紅，不禁得秋水橫波，忙拿手絹兒拭着眼淚道：我也只好盼望你了。二人又說了許多閒話，天色將晚，蔡鏗這纔出雲吉班。次日午後，蔡鏗便招呼套好了車，一直往雲吉班而來。斜陽返照，鞭影絲絲，不多一刻，已到了小鳳仙門首。但見十來個大漢，也有歪戴着帽兒的，也有斜戴着懷的，遠望着蔡鏗的車兒，一個個都站起身來，彷彿古墓前的翁仲一般。蔡鏗下了車，那羣人都爭着喊了進去。大茶壺、繭瓜子，一時忙得一團糟，自不必說。單說那鴿母。

原來一極
酒就有這
大魔力甚
突錢可通
神也
哦又是一
班妖魔登
場了

畢竟不凡

飛得真好
看得好
妙這好似
金蓮盛損
了牡丹芽

慌忙迎接出來。臉上又加了許多鵝兒粉。簡直是鍋底上洒石灰。比昨天分外的難看。蔡鵬一見只好低着腦袋走了進去。那一套的買賣經。記者也不重述。花間的時刻。最容易過。一轉眼那四壁電燈灼灼的亮了。接着易順鼎。樊增祥。楊度。李燮和。梅馨。胡瑛。阮忠樞。顧熬。薛大可。九人先後到齊。大眾都是天天常見面的朋友。就把那些上坐。下坐的客套兒都蠲免了。遂床上榻上亂坐了一團。這時小鳳仙還是如平常一般冷冷淡淡。的在大眾面前請了一遍安。只是把個鵝母忙得一時跑出房。一時跑進房。兩隻大袖兒飛起來。活像一個肥蝴蝶。纔飛到樊增祥面前。一時沒曾留心。甩開了那隻鰱魚。腳端端正正。恰好踏在樊美人那隻削尖粉白的腳面上。樊增祥嚶哨一聲。忙把腳兒向裏一縮。那老鵝兒這時立不住腳。身兒向左邊一歪。雙手一撲。幾乎跌睡在阮忠樞身上。慌忙站住。嚇得臉上紫裏帶油。這時蔡鵬就要發起脾氣來。幸虧樊增祥。阮忠樞二人都是花月場中的老狎客。遇着這些事兒不肯鬧脾氣。叫主人的心裏不安。因此樊增祥鼻尖上酸了一酸。趕忙忍住。痛粧出笑臉兒。向那鵝母笑道。我却沒躊着什麼。只怕把您的金蓮槓壞了。阮忠樞便接着笑道。是呀。您的腰可閃了。沒有大家聽說。

(冥飛批)
樊山生平
第一種經
濟學問

如此看來
樊山人既
豔子雖吸
些兒小苦
頭未始不
是諸君之
幸也

罵得妙

(冥飛批)

龍陽君自
命爲漁郎
只怕是自
謀不暇罷
咧

罵得妙

比較足下
何如
原來名士
只能背誦
西廂記

都笑起來道。這兩個老頭兒。真淘氣。不問是誰。他都要去鬪。兩句你真是越老越風流。呢。樊增祥道。你們那裏曉得。生薑還是老的辣。咱們老貨配老貨。分外的有滋味。些說着。便去拖那鵝母。那鵝母分外不好意思。一扭一扭的。拐出去了。這裏蔡鏗也笑得發不出脾氣來。却好那鵝母扭出門去。再也不好意思進房。大家也落得個清淨。易順鼎這時架起一副花光眼鏡兒。上下左右的四壁。張望梅馨笑道。寶甫。你可是要替他們看風水。麼。易順鼎笑道。我是鄉下老頭兒。初進城。不得不東張西望的。顧熬道。子羹。他在那裏罵你了。梅馨還沒開口。易順鼎忙搶着道。好人不聽狗翻舌。我是說自己做了幾十年的漁郎。還不知道這裏有桃源仙境的意思。子羹。你莫要聽他胡說。我明天剗大蒜頭兒。燒鱸魚肉。請你吃。顧熬正要接着說。只見樊增祥一手拖着小鳳仙。問道。鳳姑娘。你有十幾歲了。小鳳仙被他纏得沒法。兩眼望着蔡鏗。說道。十六歲。樊增祥笑道。怪不得我看你的臉蛋兒。這樣嬌嫩。到底我老眼不花。我還要問你。你是蘇州人。呀。還是揚州人。呢。小鳳仙搖搖頭道。不是。我是杭州人。樊增祥道。哦。錢塘蘇小。是鄉親。原來你吃的是西子湖邊水。自然長成這淡白梨花面。輕盈楊柳腰。滿臉兒堆着。俏一團兒。

本是武夫
偏要談文
調怎出不
當場出醜
呢。這乃是糊
裏糊塗不
好意思扯
彼此都是
一樣。

怨不得人
人都想做
名士吃花
酒還要坐
上座真不
成風不小
何怪李燮
和學着扯

真是嬌轉臉。又向蔡鏐道。松坡。你真是幾生修到的。啊。楊度笑道。樊山。實甫。你倆真會。酸。有。你。倆。在。座。就。沒。有。別。人。說。的。話。你。們。看。呢。又。指。着。樊。增。祥。說。道。他。閑。着。無。事。又。背。起。會。真。記。來。了。李。燮。和。道。他。是。想。做。第。六。個。才。子。的。這。句。話。說。得。大。家。哈。哈。的。笑。了。一。陣。李。燮。和。也。不。知。是。笑。他。還。是。笑。別。人。反。弄。得。不。好。意。思。起。來。胡。瑛。薛。大。可。二。人。說。道。咱。們。不。要。閑。扯。了。現。在。已。敲。過。七。點。鐘。咱。們。也。該。上。座。罷。大。眾。笑。道。你。看。這。兩。個。饑。鬼。好。像。五。臟。神。在。肚。皮。裏。打。架。等。待。不。及。的。樣。兒。胡。瑛。薛。大。可。二。人。皆。道。並。不。是。咱。們。好。吃。你。要。替。主。人。想。想。早。吃。早。散。這。春。宵。一。刻。值。千。金。你。們。都。莫。讀。過。這。句。詩。麼。衆。人。笑。道。咱。們。吃。可。以。早。吃。散。是。不。能。早。散。的。這。時。進。來。兩。三。個。龜。爪。兒。把。檯。面。擺。好。大。家。不。由。分。說。把。個。易。順。鼎。推。到。首。席。上。坐。着。又。把。樊。增。祥。推。到。二。席。上。坐。着。易。樊。二。人。也。不。知。是。什。麼。道。理。忙。說。道。你。們。把。我。倆。推。到。這。裏。又。是。要。些。什。麼。頑。意。兒。呀。楊。度。笑。道。你。倆。儘。管。坐。着。包。管。你。總。要。明。白。的。易。樊。二。人。見。跑。不。了。只。好。坐。下。梅。馨。因。進。京。不。久。故。坐。了。三。席。薛。大。可。纔。從。上。海。回。來。總。算。是。遠。客。便。坐。了。四。席。其。餘。阮。忠。樞。顧。熬。楊。度。李。燮。和。胡。瑛。五。人。次。第。坐。下。蔡。鏐。也。就。坐。了。主。席。小。鳳。仙。忙。着。斟。了。一。遍。酒。蔡。鏐。便。招。呼。

還是請你
的花姨太
太來罷

拿上局票來。易順鼎首先拿了一張局票。拈起筆來。自然叫他的乾女兒小喜兒。樊增祥也叫了小翠兒。梅馨叫了他一個新相好的。叫做花娟娟。薛大可便叫了小四寶。輪到楊度面前。楊度纔把筆兒拈起來。阮忠樞笑道。我看你現在叫誰去。楊度笑道。我若叫個人來。包管你們都沒有看見過的。說着。便寫下去。大眾便伸着頸頸兒來看。要知楊度寫的是誰。等待下回再說罷。正是。

聊借烟花磨歲月。藉迷粉黛避風波。

評

官僚吃的是安逸飯。妓女也是吃的安逸飯。官僚喜嫖。所謂物從其類。妓女中容或有自傷老大不願賣笑者。官僚則越做越有經驗。越做越有資格。此妓女所以尚有從良之人。官僚永無洗手之日也。

▲第二十四回 筱鳳仙羞與粉頭伍 花元春奪得錦標歸

話說大眾伸着頸頸兒。爭看楊度寫的是什麼人。楊度纔提筆寫了一個字。薛大可笑

真這些
花字來
巧五郎
易說話
會不知
得可神
上保否
行趕

足下呢

大約是
魯夫人
請來了

憐兒轉
得真快

足下想
必嘴過
滋味不
敢

足下談
戲也未
必是眞
內行

道我曉得哲子的心事他除掉花字就沒有寫了樊增祥笑道他是想與子藥兩個人結親易順鼎忙搶着道那豈不鬧成楊梅麼說得人哄堂大笑這時楊度業已寫好大眾一看原來是上海名妓花元春薛大可驚問道他也來了麼楊度笑道他一雙腿兒跑得比你還要快些呢胡瑛笑道哲子倒會去尋找新鮮貨咧阮忠樞忙把楊度手裏的筆奪過來道怪不得你在這裏越席誇奇楊度這纔想起來應當派阮忠樞寫的也就笑道你看你這個窮色鬼兒好像來不及的阮忠樞也不去理會他便寫着說道我還是去尋找我的老貨寫罷便把筆兒遞給顧熬道你總是去找你的杜小紅了顧熬自無話說順筆寫過這纔輪到楊度面前楊度纔伸手去接筆顧熬笑問道你還想叫兩個麼楊度笑道我是遞給經武的薛大可笑道諒你不敢花元春的脾氣狠古怪的鬧翻了大吼一聲你還不知道怎樣纔好咧說着胡瑛也寫了小蝶仙三個字大眾同聲道好個靈巧的名兒接着李燮和寫的韓素梅易順鼎忙說道你要做趙匡胤麼大眾聽了都不懂他說的話意還是樊增祥笑道易質甫又在這假充內行了你們猜他說的什麼話大眾仍是不懂樊增祥道他在這裏唱斬黃袍孤王酒醉在桃花宮

大胆不怕
當今皇帝
吃氣喘

利害手段
還在後頭

咧

居然不戰

自退到底

是烏合之

衆

若直呼老
觀熱烈

罵得痛快

(冥冥批)
是粘魚套
的鹵貨

恐怕未必

韓素梅。生來好美容。兩句大衆道纔明白。又相對笑了一陣。蔡鏗便喊起拳來。首先敬了易順鼎三拳。接着打了一個通關。蔡鏗只輸了七拳。大衆見他的拳風狠利害。便都說道。咱們還是坐着閑談。幾句罷酒也隨便的喝幾盅就是了。蔡鏗見他們有些怯敵。也就落得粧個啞叭兒。跟着他們鬼混了。不多一會。只聽見隱櫺外邊。咕咕咧咧鬧了一陣。那些姑娘一個個不約而同。打扮得花簇簇的。扭了進房。也有叫乾爸爸的。也有叫大人老爺的。也有直叫別號的。鬧作一團。鬢影釵光。粉白黛綠。嫵娜如點水蜻蜓。妖嬈如穿花蛺蝶。一陣陣的脂香粉香。真把人薰得魂兒都顛倒了。分別坐定。只見梅馨的花娟娟。胡瑛的小蝶仙。李雙和的韓素梅。楊度的花元春。尙沒來。蔡鏗一看。便向他四人道。噯呀。却把你們四位冷淡了。阮忠樞道。這纔是叫做有天理呢。想吃新鮮貨的人。自然要耐着性兒。等一等。如咱們的這些老貨。雖然不及人家新鮮。却還來得痛快。剛說了這一句。那寶珠坐在他的背後。伸過來一隻纖纖玉手。捏着阮忠樞的鬍鬚。說道。什麼新貨。老貨說得怪難聽的。轉又摸着阮忠樞的嘴巴道。我看你這是個什麼貨。說得人人又大笑了一陣。樊增祥笑道。他那一個西洋貨。阮忠樞忙笑道。你咧。樊

如何

干脚底事

畢竟是一
個老斗

補前推坐
筆首二座之

非出於老
斗口中叙
出者不妙

這事也要
說公意無
怪公意不
值半文錢

(冥批)
安詩願
了皇帝

增祥剛要開口又聽見聽外笑了一陣早有人報道花姑娘來了楊度一聽暗忖道一定是花元春來了誰知門簾兒一掀進房的是花娟娟接着小蝶仙韓素梅也都來到獨是花元春尙沒見着影兒易順鼎笑道到底是上海來的新美人娘子真與衆不同些這句話說得楊度臉兒一紅阮忠樞見楊度擡不過臉來忙忿開說道我且請問你們今天到底是來慶賀松坡與鳳姑娘的呀還是開風月會的成立大會呢楊度忙轉過臉來說道咱們今天是雙管齊下一來慶賀松坡與鳳姑娘二來是歡迎兩個會長易順鼎這纔明白他坐首席的道理樊增祥還不曉得阮忠樞便把日前風月會的事兒說了一遍楊度接說道咱們臨時發生這意見要歡迎你做副會長樊增祥聽了這一個事兒與他的性情相近也知道公意難違假客套兩句默認下了阮忠樞道既把兩樣事都說明白咱們何妨說幾句正經話呢樊增祥搖着頭道咱們現在吃的是花酒談的是風月那裏有閑工夫去談正經話咧蔡鐔心中也怕他們提起帝制的事自己反聽得難受便隨聲附和道這話是說得不錯咱們何必不抽些兒閑工夫開心取樂呢阮忠樞忙道我所要說的正經話也可以開心取樂的大衆聽說皆拍掌道只要能

的發來縹
密子是格
正經事細
直起來簡
想就來是
繡了皇帝
是句笑話
可以開心
取樂是好
又是好買
書到了買
做這般事
自然要去
尋找下流
人

開。心。取。樂。咱。們。一。致。的。贊。成。阮。忠。樞。見。大。家。贊。成。了。他。便。咳。嗽。兩。聲。慢。慢。的。向。着。楊。度。說。道。就。是。那。社。會。上。各。種。團。體。請。願。的。事。呢。大。家。都。搖。頭。道。這。有。什。麼。趣。味。楊。度。忙。說。道。不。錯。我。都。忘。壞。了。你。們。且。慢。說。沒。有。趣。味。說。開。了。包。管。比。聽。他。們。唱。曲。子。還。有。趣。味。些。好。在。今。天。也。沒。有。外。人。咱。們。何。妨。商。議。商。議。老。斗。前。晚。受。極。峯。的。密。意。命。咱。們。在。社。會。尋。找。幾。個。團。體。出。來。請。願。必。要。下。流。的。人。羣。裏。去。找。纔。顯。得。是。真。正。的。民。意。呢。當。晚。時。候。也。不。早。了。我。又。想。不。出。什。麼。下。流。社。會。裏。有。勢。力。團。體。來。所。以。我。與。老。斗。巨。六。約。定。今。晚。邀。大。家。商。議。集。思。廣。益。自。然。想。得。周。備。些。阮。忠。樞。又。道。現。在。第。一。要。緊。的。是。女。界。還。沒。有。一。個。人。出。來。提。倡。這。個。年。頭。誰。不。知。道。是。男。女。平。權。如。今。他。們。不。出。來。請。願。總。算。是。一。個。大。缺。點。胡。瑛。說。道。可。惜。沈。佩。貞。認。事。纔。了。不。然。他。要。出。來。提。倡。提。倡。包。管。這。個。請。願。書。早。已。呈。上。了。梅。馨。道。誰。不。是。這。樣。說。呢。就。是。唐。翠。英。在。這。裏。也。不。至。於。這。樣。的。冷。淡。李。燮。和。道。怎。麼。朱。三。小。姐。蔣。四。姑。娘。陳。七。奶。奶。們。平。常。都。狠。有。威。風。的。人。何。現。在。都。不。出。頭。呢。蔡。鐸。笑。着。道。想。必。他。們。都。沒。有。政。治。的。學。識。胡。瑛。又。道。我。却。想。起。一。個。人。來。去。年。我。在。日。本。的。時。候。有。一。個。革。命。女。士。傅。文。郁。他。的。年。紀。雖。然。不。大。那。一。張。

這真是當
面罵人

想足下也
是如此

(實飛批)
做皇帝同
做新娘

一樣是要
三請三催

(實飛批)
本來是三
花臉鬧鬼

渾混得有
味

原來如此

問得俏

(實飛批)
總算是大
人老爺要

大人老爺

大人老爺

嘴。巴。真。比。八。哥。兒。還。利。害。可。惜。如。今。不。知。在。什。麼。地。方。若。是。他。在。這。裏。早。已。鬧。得。天。翻。地。覆。了。楊。度。道。他。是。一。個。革。命。黨。肯。來。替。咱。們。出。力。嗎。胡。瑛。忙。道。你。莫。要。聽。他。嘴。巴。利。害。實。在。隨。波。逐。流。沒。有。什。麼。宗。旨。的。小。翠。兒。聽。着。他。們。說。得。這。般。熱。鬧。忙。拍。着。樊。增。祥。肩。頭。叫。道。乾。爸。爸。乾。爸。爸。怎。麼。叫。做。請。願。呀。樊。增。祥。道。請。願。就。是。寫。一。封。信。兒。寄。給。大。總。統。請。他。做。皇。帝。小。翠。兒。道。做。皇。帝。還。要。請。麼。寶。珠。忙。搶。着。道。傻。了。頭。做。大。總。統。還。要。什。麼。選。舉。做。皇。帝。就。不。要。請。嗎。你。沒。看。見。那。戲。台。上。常。常。的。一。個。三。花。臉。跑。出。來。咕。嚕。幾。句。就。向。着。上。場。門。說。道。有。請。萬。歲。那。皇。帝。纔。跑。了。出。來。這。不。是。請。麼。小。喜。兒。道。請。他。又。什。麼。好。處。呢。阮。忠。樞。道。請。他。做。皇。帝。他。就。可。以。封。你。官。做。杜。小。紅。道。咦。女。人。家。還。能。做。官。嗎。顧。縈。道。武。則。天。都。能。做。皇。帝。女。人。家。怎。麼。不。能。做。官。咧。小。四。寶。道。做。的。是。什。麼。官。咧。梅。馨。道。男。有。男。官。女。有。女。官。大。官。小。官。文。官。武。官。看。你。的。功。勞。大。小。加。封。的。小。蝶。仙。忙。搶。着。道。咱。們。要。做。了。官。人。家。又。叫。咱。們。甚。麼。呢。李。燮。和。笑。道。自。然。是。請。叫。你。大。人。老。爺。了。小。鳳。仙。抿。着。嘴。唇。笑。了。笑。說。道。照。您。老。這。樣。說。今。晚。諸。位。大。人。老。爺。不。是。帶。着。咱。們。這。些。大。人。老。爺。要。嗎。說。得。大。家。臉。兒。都。紅。了。一。陣。花。娟。娟。忙。道。不。問。是。大。人。是。老。

(宸飛批) 花娟娟說
得痛快
(宸飛批) 韓素梅更
說得痛快
足下真善
於碰
又生花樣
到底女學
生尊貴些
越說越熱
關
易五郎以
爲何如
怪恣也反
對麼
若是大皇
帝也只配
與若是大
王若是親
王相頤頤
也
原來你爲
的是他
恐怕不假

爺。只。要。能。做。官。總。比。吃。這。一。行。飯。好。些。韓。素。梅。道。我。還。聽。見。人。說。做。官。還。不。如。咱。們。當。婁。……。薛。大。可。搶。着。道。話。不。必。說。遠。了。咱。們。從。近。處。說。還。是。找。安。靜。生。出。來。提。倡。罷。楊。度。道。誰。能。去。找。他。呢。薛。大。可。道。我。去。碰。一。碰。看。蔡。鈞。笑。道。你。們。說。女。界。請。願。的。事。還。是。把。女。界。的。人。類。包。括。在。一。個。會。裏。還。是。分。部。請。願。呢。阮。忠。樞。道。現。在。沒。法。兒。祇。好。先。儘。女。學。生。出。頭。提。倡。將。來。自。然。要。分。部。的。所。謂。太。太。姨。奶。奶。了。頭。老。媽。子。女。戲。班。密。姐。們。甚。至。於。街。上。的。縫。窮。婆。都。要。上。個。請。願。書。纔。好。蔡。鈞。笑。道。好。呀。這。纔。熱。鬧。呢。樊。增。祥。忙。道。若。說。女。伶。請。願。將。來。是。要。請。劉。喜。奎。領。銜。的。易。順。鼎。忙。攔。阻。道。不。成。不。成。劉。喜。奎。我。也。是。狠。愛。他。的。但。是。這。事。他。不。能。預。聞。楊。度。問。道。什。麼。原。故。呢。易。順。鼎。道。請。願。一。事。乃。是。人。民。的。公。意。將。來。皇。帝。即。位。總。要。優。獎。的。無。非。加。贈。爵。位。劉。喜。奎。現。在。已。是。武。豔。親。王。與。伶。界。大。王。譚。鑫。培。望。衡。對。字。今。上。即。位。之。後。他。雖。不。必。照。五。洲。萬。國。的。手。續。交。換。國。書。但。是。今。上。又。優。獎。他。什。麼。是。好。咧。阮。忠。樞。道。贈。他。個。大。綬。寶。星。就。是。了。易。順。鼎。搖。頭。道。我。看。不。如。請。金。玉。蘭。領。銜。妥。當。些。薛。大。可。笑。道。你。那。裏。是。尊。敬。武。豔。親。王。簡。直。是。替。金。玉。蘭。運。動。選。舉。罷。小。翠。兒。道。什。麼。運。動。不。運。動。大。家。都。跳。到。麪。糊。盆。裏。不。管。做。

(夏飛批)
良心先死
臉皮才得
厚呢

果然蜂擁
上來
大人老爺
們求富姐
請願真算
是千古奇
談
罵得有趣

何妨請花
姨太太呢
小鳳仙未
必承認
分明是不
贊成
推得恰當
說得太遠
界限真分
界清白

大人老爺的唱戲的當富姐的大家夥兒都是……說到這一句生怕在座的大家老爺們多心便把臉兒一紅再也不說下去阮忠樞笑道姑娘你也不要臉紅咱們做了官總是要被人罵的你若到將來做官的時候包管臉皮越做越厚再也不會多心的楊度道老斗你莫要說這些閒話罷我看他們這花界裏也得要結個團體纔好那些在座的校書一聽楊度這句話這個也說要帶我一個那個也說要帶我一個鬧了半晌只見小鳳仙默默的坐在一傍只管發笑易順鼎道這個事辦好了自然要來請你們的小鳳仙忙笑道咦咱們請大總統做皇帝你們就請咱們做大人老爺罷蔡鏗忙轉過臉兒望了他一眼小鳳仙也就笑一笑不作聲了楊度道就是他們的團體也得尋找出一個領銜的纔好樊增祥忙道就請當地的主人婆不好麼楊度一聽也不作聲蔡鏗忙道他那裏有這大的身望我看這事乃是關係全國的花界領銜要尋一個南北馳名的纔當得這大的重任呢胡瑛忙道松坡這話說得却不錯可惜賽金花現在已老也不知跑到那裏去啦就說上海四大金剛罷多半都過了世只賸一個林黛玉現在上海唱髦兒戲不能算是純粹的花界中人再說小阿鳳罷又望着樊增祥道

可惜
必定是好
的

果然不差

非此不足
見後來文
章之妙

我極贊成

(冥飛批)

洪蔭之豈
但當忘八
而且父子

聚塵呢

恐亦未必
不狂

足下未必
比他勝得
多少

插入洪蔭
之歷史一

在你們貴省稱爲三傑在全國總算是個花魁無奈他自吳祿貞死後聽說早已從良
又是不能指望的顧鰲忙道我却想起一個人來大衆忙問道是誰呢顧鰲道蘇佩秋
不是鼎鼎大名的人物麼楊度道你又是白說了蘇佩秋他不是早已嫁給洪蔭之嗎
若照你這般說陳蘭香嫁給葉譽虎咱們也可以請他入花界請願會了顧鰲正要開
口說阮忠樞忙搶着道巨六這話說得狠有意思這事你不曉得楊度道難道蘇佩秋
又跑出來了麼阮忠樞笑道跑出來倒沒有趣味聽說蔭之的綠簑衣早已披上身了
李燮和道該不至於如此罷小四寶忙道蘇佩秋他雖沒掛牌子暗地裏是早已接客
的易順鼎道蔭之他能粧這洞忘八愁嗎阮忠樞道不癡不聾不做當家翁遇着這樣
的牢兒只好睜着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糊糊的罷了說時兩眼望着楊度楊度聽
說也彷彿有些不好意思的阮忠樞又說道蔭之那個人雖然同我是老朋友你莫要
看他會寫幾句八行書實在他的舉動我真不敢恭維你們可曉得他是那裏人麼薛
大可道他不是陽湖人嗎阮忠樞冷笑了笑道他那裏是陽湖人他在江蘇做官的時
節花了幾千塊錢給洪亮吉的後裔買着做名士的子孫假充小名士辦了宋教仁那

戲寫得天
衣無縫

(寫飛批)

此等同志

也無非是

大禪老斗

洗人可真

會拍馬

何必勞你

假道

(寫飛批)

花元春

像就是

個活鬼

而名震一

時六好

於緣故

配狗纜可以
羊

件案子纔算得法的依我看巨六的話說得實在不錯何妨請佩秋出來領銜日後要
組織杖桿老斗大茶壺的請願團再請蔭之幫忙豈不是珠聯璧合麼楊度笑道莫要
開頑笑罷彼此總是同志到底有些兒難為情咱們還是另找一個妥當些薛大可道
那就不必找外人了花元春現在名震一時南北的王孫都沒有不知道他的我看還
是請他做個頭兒最好大眾聽了都同聲贊道妙極妙極就算咱們的公意推舉他罷
楊度正要代花元春推辭忽聽門外喊道楊大人的花小姐來了大家猛聽見花小姐
三字好像響了一聲春雷不由得心坎裏一癢一個個的眼光都向着門簾那方轉去
了只見門簾兒一掀閃進一個碩大無朋的俏人兒大家看他那一身粧飾各自心裏
暗暗的一驚只見花元春身長五尺有奇長成一副鴨蛋臉兒額削額尖顴高如雙峯
對峙不施脂粉皮膚勻白生輝被電光照着微微帶些兒淡黃色蛾眉峭黛杏眼橫春
獅鼻居中色如懸膽唇啓處銀齒如糯不似櫻桃初綻時也一縉烏雲分梳兩鬢鬢
角蓬起足有二寸多高如亂絲蓋頂恍眼看去彷彿西洋哈叭狗一般頭上並不加簪
釵髻邊只戴一朵淡湖色的緞結如一個掌大的蝴蝶兒撲在那春草芄芄之上身上

果然有些兒文明派

想必是褲腰改製的

恐怕是花小洋五角買來者

究竟好看不好看請閱者一評

名士拍馬畢竟與衆不同
是寶玉元命
春豈不是
令姊麼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五四

披一件鼻煙色外國呢的狐皮大氅。走進門來，向着大眾一笑，把柳腰兒一灣，好像行了個鞠躬禮。然後把大氅脫去，只見裏面穿了一件淡湖水色繡花摹本貂爪仁的皮襖，只有二尺一、二寸長，緊緊綑在身上，領頭足有五寸來高，袖兒也只要一尺多長，把一雙雪白如玉的膀兒全露在外面。左膀箍一個金錶，纖纖玉手上套兩個鑽石戒指，拿着一條紅邊白綢手絹兒，分外的好看。胸前掛一朵碗口大的珠花，寶光四射。那皮襖兜邊用大紅綢子繡滾滾，得有二寸來寬，繫一條襖兒與襖兒，乃是一色短約不滿二尺長，下露着兩條紅腿，因為他穿的是西洋大紅絲織的透花襪，一雙鰻魚腳蹬着雙淺梁高底的白緞子鞋。鞋梁上繫一朵大紅花，真教人看着稱異。花元春剛在楊度身後坐下，樊增祥兩眼看着他，兩鬢笑嘻嘻說道：「王次回說得真不錯，這纔是亂頭蓬髮也傾城呢。」易順鼎道：「果然不愧國色，他這名兒叫得真好，將來一定有紅樓夢上買大小姐那樣福氣的。」阮忠樞道：「咱們何妨把那一句話兒說說呢？」小鳳仙道：「如此你們就不能叫他花小姐，要叫他花大人纔是在坐。」姑娘聽着小鳳仙說這句話，趕忙都爭着叫起花大人來。花元春一聽，分外鬧得不明白，薛大可纔從傍把先前所說的

灑謔云像
熱有介事
好厚的臉
皮

(冤飛批)
肉麻之至

阿彌陀佛

真令人作
嘔

賤小姐少
話兩句

新名詞真
不少

來得真巧

恰好比喻

話兒向着花元春說了一編。花元春聽說兩眼望着楊度一笑。翻起蘇州京話來說道：「你做了籌安會的頭兒，還叫我做請願會的頭兒，麼？楊度也笑着道：『這是他們的公意，也不是我來捧你的胡瑛。』笑道：『雖然，是咱們的公意也。因為楊大人他做了籌安會的理事長，纔公舉花大人做花界請願會會長的。』花元春道：『長奴却是不敢當，但是奴身雖流落在烟花心裏，却還有些兒國家思想。』易順鼎笑道：『我也是久仰芳名的。聽說你在上海拚着自己的身兒，狠做了許多慈善的事業。在社會上狠盡了許多義務。』花元春笑道：『這是易大人誇獎的。不過二十世紀新中國，咱們總算沾了些兒文明氣，不能還做老腐敗，醉生夢死的了。』奴雖是路柳牆花，也想在社會上求些兒平等自由幸福國家的。事。奴雖不懂得，若是你們大人老爺做的事，咱們吃堂子飯的，也可以做得。奴就拚着一腔熱心，義不容辭，奴這一次進京來，也就想着這件事兒。只要姊妹們同心，奴是一定贊成的。』說得腦袋直搖，眼睛珠兒直轉。蔡鐸聽了，這套似通非通的文明話，如同聽老鴿兒灌米湯一般，簡直喉嚨管裏要作嘔，只好拿起一支雪茄，點來抽了兩口，纔算把氣平下去。李燮和忙接着道：『到底是南方來的，實在開通得不少。』

原來會說
類名詞就
是文即就
居然開呀
就迎會起
好一個也
就寫得真
像會長樣
兒會參政
院做大舞
台
對壘彈琴
恐怕那是
假充內行
道纔是文
明人說的
話
叫好也要
觀應酬

這還了得

你們聽他滿嘴的新名詞就同背書的一般。真文明到極點了。梅馨道：閑話少說。花姑娘既熱心愛國，咱們大家要公賀他。一盃大衆於是都端起酒盃道：贊成贊成。花元春見情不可却也就站起身陪着飲了一杯。這時壁上鐘已打過了十一點。顧熬道：咱們吃些稀飯散濕，樊增祥道：不成還沒聽唱呢。別人的都可以免，惟有花姑娘他新從上海來，我是要領教的。聽說紡棉花是他的拿手戲，何妨叫哲子同他男女合演呢？易順鼎道：就請花姑娘坐着清唱一段罷。花元春見推辭不了，便叫掌絃子的調起絃子來。響了響嗓子就唱了一支蘇州灘簧。大衆只聽得哩呀嘸呀的一個字兒也不懂。只好閉着眼睛連連的叫好。獨有李燮和說道：唱得真好，簡直是一支外國小調兒。說得大衆笑了一陣。接着那些姑娘們照例每人唱了一段。大衆也就照例酬應了兩聲。好這纔端上稀飯來。大家鬧到這時誰也吃不下去。各人這好端着飯碗隨意喝了兩口。那些伺候席面上的乾娘們送漱水盃的、絞手巾的、送檳榔盒兒的、送剔牙籤兒的、鬧了一陣。大家散開座。那些姑娘們也就一個兩個的去了。只有花元春因爲他來得又遲，加着大衆又捧他做花界請願團的團長，心中分外高興，自然倒下身兒來拚命的巴

(夏飛批)
楊哲子當
然是花元
春的青記
長

好呀下流
的人最要緊

你還有這
大的本領
想得更妙

就請大名
士做一個
頭兒也要
顯一顯神
通一顯蛋
伏些滾蛋

結了直等到那些姑娘走盡他纔告辭而去大家閑話了一刻楊度便站起身道這花
界請願團將來上書的事兒誰來替他們幫忙咧阮忠樞道這又何必推脫自然是你
的職務了楊度又向着薛大可道那安靜生的事兒你可要趕快去辦纔好薛大可點
點頭剛要說話顧熬搶着道那些下流社會的團體怎麼辦呢阮忠樞道我看下流社
會裏最有勢力的第一是車夫李鬢和道不錯這個事兒我可以去運動易順鼎道叫
化子的勢力若要合插東行西行打甄捉蛇的算起來也不小呀樊增祥道這個容易
咱們可以先替他代立個機關到上書的時節叫他們多來些人每人給他們三五個
銅子兒包管有求必應易順鼎道還有唱戲的呢楊度道唱戲的可以慢一步罷現在
女戲子的勢力狠大這事非托你不可你只要把這事辦好小叫天劉鴻聲他們不怕
不來的大衆聽說都道這却不錯的就是這樣趕快辦罷說畢都站起身來向着蔡鏗
拱拱手分道而散蔡鏗送罷了客仍回到小鳳仙房裏隨身向沙發椅上一躺歎了一
口長氣不知他要說些什麼待記者慢慢的補叙正是

傲雪梅花終有骨 隨風柳絮本無心

評

安靜生之婦女請願團以及乞丐車夫請願團均從此章點出籠罩許多怪事

第二十五回 借刀殺人強姦民意 捕風捉影搜虐良家

那是小鳳仙的眼界高恐怕是這些大人老爺的人格太低了傷心人語久違了

真會說話

妙

話說蔡鏐靠在那沙發椅上嘆了一口長氣話還沒有說出口來小鳳仙忙接着道這些大人老爺你可以少纏他們些我這裏就一百年不擺酒總不怪你不替我做面子的你尋這些勢利鬼來擠眉札眼真把我鬧得實在不耐煩蔡鏐道我又何常是快樂呢說着又抽了兩口雪茄烟便掏出懷裏的金錶一看剛走過了兩點一刻忙站起身去拿衣架上的皮馬褂兒這時那搗母跨進房來拚命的奪住道半夜三更您老往那裏去呀眼見着北風烏烏的似牛叫一般您老纔吃過稀飯的熱肚皮冒了風誰擔待得起咧還虧您老說疼我家鳳姑娘呢天到這般時候您老還捨得去麼說時便望着小鳳仙使眼色小鳳仙這時心裏也不情願蔡鏐冒着風回去只是礙着臉皮兒不好意思開口難得搗母在這裏苦留他便笑着把馬褂兒搶去了蔡鏐也不好再說回去

做個鴿母
也實在不
容易

(真批)

松坡必不

如此疏忽

作者如此

寫來乃是

別有用意

閱者勿謂

真有些事

也

(真批)

世界上亦

決無如此

好妓女閱

者勿爲作

者瞞過

突然而萃

祇得仍舊坐在那沙發椅上。鴿母兒蔡鏗坐下，知道是不走了，便笑着臉兒，轉身扭着出了房門。招呼準備夜來的點心乾食，打發蔡鏗的車夫回去了。這一夜紅綃香輦錦帳春溫，誰知鴛鴦枕畔，二人都紱的是生平志願。說到興濃情密之際，蔡鏗便把他心中的細事當初進京是懷着什麼志願，如今住在京裏與楊度他們鬼混是什麼用心，將來跑出北京要做什么，打算一一的告訴小鳳仙。小鳳仙忙說道：你既是抱着這大的志願處處都要小心些，總好論理這樣大事，連我面前都不該說。既是說了，並不是我與你念買賣，經我看你要做什么事兒，還是躲在我這房裏辦妥當得多呢。蔡鏗聽他說得句句都是關切話，於是由愛惜他的心思裏面轉又生出一種感激他的心思。來了從此溫柔鄉裏二人反結成了患難知音，這也算是一段平康佳話。次日清晨八點鐘的時節，蔡鏗剛纔起床，正在窗前盥沐，忽見他的家人胡升匆匆的闖進房來，兩隻眼睛望着蔡鏗發直嘴巴裏只是吁吁的喘氣。蔡鏗一見便詫異道：胡升你這早來做什么？胡升聽蔡鏗問他，纔把神色定一定，半晌說道：警察總廳同那步軍統領衙門裏來了許多兵包圍着公館，前後又進來兩個官長帶了十幾個兵跑到大人房裏翻

(冥飛批)
果然搜起來了

(冥飛批)
幸而留神
得早
這也是實話

囉囉營聲
花外啼
好過節

回應前言

箱倒籠的一搜。蔡鏢一聽大驚忙把手巾丟下道。他可搜了些什麼東西去呢。胡升搖搖頭道。東西却没有拿去。一件只是公館裏翻得不成個樣兒。蔡鏢聽着暗想自己秘密電信尋常是隨着隨燒諒他也搜不出什麼違禁之物。心中這纔定了一定。又問胡升說道。你也該問一問他們來的情由呀。胡升道。他過來的如凶神一般。走進門來不由分說。四處一搜。家人若要多一句嘴。早就被他們捉去了。說罷又把兩條眉毛皺起來。蔡鏢聽了。默不一語。那胡升默默的站在門傍。也不敢退了去。這時帳兒裏透出一副嬌滴滴的聲音。道。你沒有話說。教他出去罷。猛然把蔡鏢提醒。這纔向胡升道。車兒來了。麼。胡升道。已伺候在門外了。蔡鏢點頭道。你先回去罷。胡升纔退出房去。小鳳仙於是披着衣下床道。我說你要小心些。蔡鏢冷笑着道。這有什麼要緊。啣實告訴你說罷。我與我家太太吵嘴。逼着他把幾個小孩子帶回去。就是防備這一着的。如今我公館裏只有幾本破書。兩箱子舊衣服。還有些日用的器具。怕他搜些什麼。說時伸手去拿馬褂兒。小鳳仙一把抓住蔡鏢的手道。你到那裏去呀。蔡鏢立住脚根道。我去問一問他們到底因為什麼事。就是我犯了什麼法。我也要先去到案。免得他們又來。

好氣量

這也是真
情

細心

細心

細心

周到

細心

逮捕不更外難看麼。小鳳仙當時眼眶兒一紅道：「噴噴說得真好聽，俗語說好漢不吃眼前虧。大丈夫做事眼光須要看得遠，何必爭這一時的閒氣呢？」蔡鶚急道：「你不曉得我那裏敢同他們爭閒氣去。如今我若不頂着去，他們還不知疑心我做甚麼呢？」小鳳仙道：「我也不是不要你去清晨起來空着肚皮就望外面跑麼？」這時照應房間的女僕已捧上兩盃糖雞蛋擺在桌上。小鳳仙忙說道：「雞蛋是塞氣的，吃不得。」李媽你還是盛兩盃大鍋稀飯來罷。那女僕答應着，就把兩碗雞蛋端出房去。不多一會就端了一個捧盤進房，盤中擺着四碟兒小菜，另外抱着一個黑漆描金稀飯桶兒，揭開桶蓋，熱氣騰騰，真香得撲鼻。李媽纔要拿碗去盛，小鳳仙忙一手奪了過來，拿手絹兒拭一遍淺淺的盛了兩盃，又在牀後矮腳櫃裏端出兩樣自己做的浙江小菜，一樣是白糟雞，一樣是蝦子羹。轉身又去漱了嘴，約略把臉兒洗了洗，忙陪着蔡鶚吃稀飯。蔡鶚勉強的吃了半碗。小鳳仙伺候他抹了臉，這纔替他把馬褂兒穿好。蔡鶚方走出房門，小鳳仙忙送出來道：「你說話要小心些，蔡鶚答應着去了。看官可曉得蔡鶚到底因為什麼事被搜呢？想時常看新聞紙的人大概都曉得一二，但是這黑幕中的細故，想列位先

(冥飛批)
又是一個
好老

道總是用
人的手段

好差使

好像是包
買包賣

(冥飛批)
報告的自
然是好聽
話兒

(冥飛批)
人民何嘗

踴躍無非

昇官發財
在那裏做
鬼罷了

生未必能人人都留心。就是那新聞紙上所揭載的也未必條條精細。記者今敘到這節事只好重叙一番。揭被這一層黑幕。閑話休提。且說那總統府裏有一個自命是新皇帝族的大閹老名兒叫做袁乃寬。他跟着袁世凱也算是一個老人。他尋常總說是總統的族姪。袁世凱見他做事小有才氣。也就藕藕糊糊把他當族姪看待了。若論他得袁世凱的歡心。雖然敵不過段芝貴。却也沒有第二個人敵得過他。他在統率辦事處裏當一個會計收支。上却狠能賺幾文。這日袁世凱正坐在懷仁堂裏與蔡乃煌商議那煙土印花稅的事。可巧梁士詒楊士琦曹汝霖周自齊朱啓鈴阮忠樞顧鰲七人接續的都謁見袁世凱。無非是外交內務大家揀着些最好聽的話兒報告了幾句。袁世凱一一聽罷。轉臉向梁士詒楊士琦二人道。各省請願書紛紛的進呈。不絕足見人民盼望帝制的心。狠急進了。梁楊二人忙接着道。這也是大總統的聖德所化。袁世凱拈着兩根亂草鬚。鬚把腦袋點了兩點。笑了笑道。也要靠着你們帮忙的。周自齊正要開口。袁世凱復又說道。國民選舉的事。要趕緊召集。纔好顧鰲急忙站起身道。這國民選舉的事。願鰲以為關係很大。想當初前清時代。資政院發現後。接着共和時。參眾兩院各

衆議批
妖吧是人

這算甚麼
稀希

職員老爺
們想想

還是財神
利害

議員老爺
們想想

想得不錯

這是一定
要辦的

省議會以及自治機關那些當選的議員自然是一國的人萃了但是他們去當選之先人人都很像愛國的樣兒當選之後就變成大模大樣的又要往行政界裏跑了所以大家都把做人民代表的事兒竟看成了陞官發財的終南捷徑因此那運動選舉的就傾家破產花一千八百買一票也捨得那有選舉權的也就明目張膽談價錢簡直把代表民意四個字忘懷了我看這事雖然緊急總得慎重些纔好梁士詒道巨六你這話說得大錯要曉得咱們正好利用他陞官發財的念頭到投票時節就容易一致贊成帝制的顧鰲又道倘若他們在會場上意見不合打起架來呢楊士琦笑道這事很容易抵制的會場上可以不必設演臺座位也不必安置墨盒水盂只設一個票匱一邊寫共和一邊寫帝制叫他們寫好了票兒是贊成什麼就向那邊匱裏投去會場以外再調兩營軍隊把會場團團圍住叫他們說話餘地都沒有還敢打架鬧意見麼阮志樞道這個法兒雖好却不算盡善倘若他們又投了什麼想九霄什麼梅蘭芳什麼朱元章票兒又怎麼辦咧曹汝霖道這總是少數頑笑事罷阮忠樞又道倘若他們多數贊成共和又什麼辦咧大家被他這一問人人都回答不出來阮忠樞又道

(實說此)
 想也。想得
 周到。強欲
 不強。奸民
 做也。做不
 到了。
 哈。哈。內務
 總長也要
 被。老。斗。強
 好了。
 好。酸。的。醋
 味兒。
 週。護。得。亦
 妙。
 了。等。待。不。及
 了。
 恐。怕。是。聽
 說。封。爵。動
 心了。

(實說批)
 阮。歸。子。到
 底。有。點。靈
 符。的主。意
 聽。得。真。好

這件事兒。昨晚忠樞與巨六。督子商量。半夜還得要用些兒手法。纔好。袁世凱忙道。用什麼法兒。咧。阮忠樞這時兩眼望着袁世凱。道。還得要桂莘幫忙。纔成。袁世凱聽說。兩眼轉望着朱啓鈴。朱啓鈴聽了這句話。便望着阮忠樞。淡淡的一笑道。督子他在籌安會裏設法不好麼。阮忠樞不由得臉兒一紅。袁世凱聽了朱啓鈴的話。風就知他有些兒醋意。急忙說道。督子他那有這大的魄力。咧。就是他辦的籌安會。也不過集聚幾個文人。提倡提倡學說罷了。這重大的事。還得要大家出力。纔好。咱們趕快把這事商議妥當罷。我還有封爵的事兒。要與你們斟酌呢。朱啟鈴這時也不好再說。俏皮話。袁世凱忙轉過臉來。問阮忠樞。道。要桂莘怎樣的辦呢。阮忠樞見朱啓鈴已被袁世凱籠絡住了。也就昂着臉兒。說道。我看此番國民代表。萬不可要人民選舉的。朱啓鈴道。不要人民選舉。難道還要政府委任麼。阮忠樞道。所以要你來幫忙。這事應當要用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法兒。雙管齊下。纔好。由總統的命令。宣佈自然是以民選為辭。一面由內務部密電各省長官。就說是國體飄搖。急圖底定。外交內政百事待興。國民代表若經人民選舉。有礙時期。恐誤大事。不如以民選為名。就各縣所在行政官廳供職的人。

非強奸而
何(冥飛批)
真好法子
只是被護
國軍揭穿
了袁世凱
做不得人

真容易執
使之賊
准備開勞

糊裏糊塗
辦去有什
麼要緊
恐怕是言
不由衷

員由本省巡按使指定兩人使人民選舉要曉得凡在行政官廳的人沾染了官僚的興昧自然就懷了一種得失心他還敢自己與自己爲難麼到投票的時節一定全體一致的眞要怕他們不能仰體上意何妨再拍兩個密電把此番投票的手續以及投票的權利都可以示意各省叫他們遵示而行到投票的時節再用杏城的法兒還怕他們不隨心所欲麼大眾聽着同聲笑道這個法兒却真虧你想得出袁世凱也嘻嘻的笑道桂莘這件事兒就請你快些辦去罷朱啓鈴見這件事兒正好顯一顯自己的能餘忙應道今晚回去就起草再呈呈鑒袁世凱略點一點頭轉向楊士琦道那封爵的制度我現在狠想提早宣布楊士琦道這事也實在不能緩的但是總統如准備即位後施行這事就容易商訂了若是准備現在宣布却很有些兒爲難袁世凱忙問道這是什麼道理咧楊士琦道總統即位之後國體是已變成君主這封爵的事不須提議當然就有這一種手續如今雖在恢復帝制之際究竟還沒有正式變更若採用封爵制度是取法於歷代舊制的好呢還是取法於列邦成例的好呢況且分等分級襲封冠字各種的區別是依照將來的國體制度還是依照現在的國體制度咧袁世凱

會說話

不錯

合了你的心事如何不是呢
等了不及

(袁飛批)
賣國條件要出現了

(袁飛批)
想袁乃寬必然得意之至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六六

道共和政體那裏有封爵的事。梁士詒早懂得袁世凱的話意，趕忙搶着說道：「自然是依照將來的國體定了，真要把他提前施行，誰人敢來說一個不字？好在各省將軍巡撫，便都紛紛來電贊成這事。咱們何妨擬定一個草案，交給參政院會議，怕他不通過嗎？」袁世凱笑道：「燕孫這話說得狠，是這事若不趕快的辦，很有礙於進行的。你倆就一起草用政事堂的名義，交給參政院會議，就是了。」梁二人連應了兩聲，是便站起身來，走了。接着阮忠樞、顧鰲二人也告辭出了總統府，接着堂後轉出來，一人大衆都轉臉看去。原來是袁世凱身傍經管機要事件的瞿克明，手裏拿着一封文件，未曾封口的，呈給袁世凱之後，袁世凱接着那封文件，折開看畢，仍舊封好，招呼瞿克明，蓋上火章。瞿克明纔轉身去了。袁世凱把這封文件遞給曹汝霖，道：「你就是這樣的辦罷。」曹汝霖忙接着答應一聲，是纔要轉身出去時，迎面又碰見袁乃寬走進堂來，大衆都站起身來相迎。這時袁世凱正談得十分高興之際，也就有些兒忘形，隨嘴笑着說道：「這是我」的姪兒，你們何必與他客氣呢？大衆聽袁世凱說了這句話，知道是一句頑笑話，兒不便接着答話。各人只好笑了。笑仍坐自己的原位。當時只有袁乃寬聽着袁世凱這樣

真好像拍
賣的一般
接得真巧
用單刀直
入法

(冥飛批)
獻殷勤的
與多松坡
之脫禍是
有天幸

反應前文
碰了一個
小釘子

(冥飛批)
助桀爲虐

的親熱他心坎裏癢得也不知怎樣的快活剛坐下身兒便聽袁世凱向曹汝霖說道的快去罷如有什麼往來的電報你招呼他們用那最新的密碼罷曹汝霖應着去了再說袁乃寬聽見密碼兩個字忽然觸動自己的心事忙向袁世凱說道提起密碼電報來我特來報告一件事袁世凱忙道什麼事呀袁乃寬道蔡鐸這幾天行爲大變一舉一動很有些令人可疑各人聽了蔡鐸兩個字神色都不覺一怔袁世凱急問道他又弄什麼鬼呢昨晚哲子斗膽還在我這裏誇獎他說他很識時務湖南士紳請願他首先書名如今又時常與哲子他們往來很熱心帝制的怎麼又謀爲不軌嗎袁乃寬聽說急忙接着道現在的人心很難測我前天到他家裏去恰好他出去了我在他那書房裏拾得兩個封套兒說時便從懷中掏出兩個小封套兒獻上袁世凱接着看一看原來是兩個電報封兒隨手放在案上笑道這也不是違禁物大驚小怪些什麼袁乃寬忙道乃寬拾着這兩個封兒就趕到電報局裏去調查果然被我查着一封是從天津拍來的一封是從雲南拍來的兩個電文都是密碼乃寬回來一想這事很有些可疑想蔡松坡他自銷了經界局的差使並沒在什麼重要機關辦事何必拍電用密

(冥飛世)
桂幸的確
只是搜不
出憑據還
是不中用

中國人誰
又不偏重
在懶字呢

都不是你
的大人

坡請他們吃酒。一准夜裏。是不同宮的。何妨。後天。濟早命。江宇澄。派幾十人。糊裏糊塗。到他寓所裏。一搜。袁世凱道。若搜不着什麼憑據。咧。朱啓鈴道。搜不着憑據。就說那些兵士跑錯了門。再出來。一兩個人。跳個三花臉兒。招呼江宇澄。辦兩個兵士。他還敢說什麼。袁世凱聽罷。又想了。一會。自言自語道。也只好這樣辦法。大眾去後。袁世凱急忙就打了個德律風。與步軍統領。江朝宗。如是云云。說了一遍。接着。又打了個德律風。與警察總廳。吳炳湘。叫他派人協助。看官試想。這兩個目不識丁的大莽漢。尋常奉袁世凱如神聖。一般。今奉了神聖之合。還不是連滾帶爬。就要派人前去麼。無奈。有日子限着。只好耐住性兒。候了兩天。這日清晨。正是蔡鏗大宴。於雲吉班第二天。恰好蔡鏗宿住在雲吉班裏。未曾回來。寓所之中。只有胡升帶着一個廚子。一個車夫。一個雜役。一個門丁。共五人。守着那一所公館。他們當奴隸的人生性。多半偏重一個懶字。今着他主人宿住雲吉班。該心想。不能清早回來的。於是家人放下枕頭。大着胆兒。多睡一刻。懶覺。誰知。都是生成的。勞苦。合還莫安樂。一時兒。只聽轟轟的打門聲。這時。胡升在夢中驚醒。連忙披好衣服。把他們那四個伙計。都叫起來。心裏還想着大人。今天怎樣。這

早就回來咧想着走到大門跟前剛要拔啓門門忽聽門外一陣喧嚷好像是來了許多軍隊一般這一嚇反嚇得倒退了兩步要想不去開門那播門的聲音十分利害要想去開門呢唬得兩條腿兒再也抬他不動回頭看那些同伙早已躲着不見影兒無可奈何捱到門傍纔把門兒拔啓只聽嘩啦一聲正是

一味奸謀翻幻術 兩函空電犯嫌疑

評

松坡之嫖小鳳仙也所以自污使老袁不以爲慮耳非真有愛於小鳳仙也即使眞愛小鳳仙亦決不肯以心腹事告之蓋人情變幻平日斬頭灑血之交且可因趨利避害之故而不惜賣友以自利者矣况妓女乎乃今謂松坡以心腹事告小鳳仙小鳳仙又助之以脫險此必不然之事也必不然之事而作者偏偏寫之者所以愧當時之大人先生其識見氣概乃至不及一賣淫之妓女而且松坡之同學同鄉友人亦多矣乃至可以與聞松坡之秘密行爲者僅僅有一妓女則是當日北京之閩無人焉可知也以摩肩擊轂之北京而閩無人焉則是衰衰者之不

得爲人又可知矣

諺有之曰：閻王好見，小鬼難當。老袁已被松坡哄信了，却幾乎被袁乃寬、朱啓鈴、阮忠樞輩所破壞，則信乎小鬼之難當也。

第二十六回 朱桂莘假粧和事老 安慈紅巧遇禍國妖

（袁忠壯）
想見其勢
洶洶

此所謂尚
武精神

話說胡升剛纔伸手拔啓門，忽聽門外嘩啦一聲，那兩扇大門早已隨聲而闐。當頭衝進來幾十個兵士，爲首尙有兩個官長，手拿着指揮刀，如狼似虎的喊道：「搜……搜……搜……那些兵士也就不由分說，一擁上前，翻箱兒，搗櫃兒，橫眉豎眼，人人都好像凶神惡鬼一般。胡升一見這樣的舉動，也不知他家主人闖出什麼彌天大禍，嚇得半响說不出話來。眼睜睜看着他們七手八腳亂翻了一陣，最妙那兩個官長帶着幾十個兵士闖進門來，也不問這寓所的主人是誰，埋頭就去搜檢箱櫃篋一一的打開搜檢一遍，不待細述，就是那炕灶頭陰溝牆角小便的所在，都要去打個照面。直等到搜檢已畢，那兩個官長帶着幾十個兵士整隊出門的時候，胡升這纔定了一定

(冥飛批)
原來都是
一班奉旨
頒發

準備得真
早

(冥飛批)
可惜沒有
夾帶着偽
證據去裁
斷想料定
松坡必有
作亂犯上
的證據所
以沒有預
備裁斷他
何不升堂
摸密呢

神仔細看他們軍服上的符號原來是步軍統領衙門警察總廳兩處派來的暗想他們怎樣不尋找我家大人就亂手亂腳翻人家的箱籠莫非是尋找錯了門麼便戰戰兢兢的問道你們到底是翻那家的呀那兩個官長回頭望着胡升瞪了兩眼道要你們問些甚麼胡升嚇得再也不敢開口只好翻着兩隻白眼看着他們揚長而去接着站起身來忙喚他的幾個同伙乾叫了半晌那裏有人答應後來尋找到後牆腳下纔見那幾個人抱作一團在那裏發抖胡升忙把馬夫拖起來套好了車兒飛也似的去接他家主人再說江朝宗自派了全武行去演那一齣搜府的戲後趕忙披掛起來準備着升堂提審那搗亂的要犯誰知轉瞬之際那派去的兵士一個個都喪氣而歸江朝宗見那官長前來復命忙問道可搜着什麼凶器嗎那官長稟道標下仔細的搜查了兩遍並沒有什麼違禁的東西江朝宗急道他的那些書信呢那官長道那裏有什麼書信電報只搜出幾張請客吃花酒的條兒已分了一半送到吳總監那邊去啦說着便從身邊掏出來雙手呈上江朝宗接着看了一面原來盡是與楊度薛大可他們往來的請客票頓時皺起眉頭板着脸兒發怔那官長見他沒有話說便退了出來江朝宗

(冥飛批)
老袁失望
極了自然
要長歎

電話機犯
的何罪呢

(冥飛批)
小朱自討
沒趣

總是別人
的不是
花酒票也
可以當揭
亂的證據
何不掛前
辦理呢

這纔歎了一口氣把手裏的那些請客票向掉上一扔道他總是叫人討沒趣看這事怎樣下臺剛說完這句話忽聽那桌上的電話鈴鏜鏜響了一陣連忙接着打了個鈴扳着一聽正是袁世凱問他搜檢的事兒他便把剛纔的話一一回答停了一會好像那達話機裏也歎了一聲氣記者順着電綫再叙一敘袁世凱這時他聽着江朝宗如此說法連連的自言自語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復又默想了一會接着又打電話去問吳炳湘細聽他回答的話兒乃與江朝宗說得一樣袁世凱便把聽話機兒一扔道這個小孩子他只曉得來討好事兒不調查明白就來瞎說接着派了一個侍衛傳內務總長不多時朱啓鈴笑嘻嘻的來了纔走進秘密辦公室一眼看見袁世凱的臉上已帶着三分怒容就知道有什麼事辦得不妙袁世凱一見朱啓鈴進室也不起身也不讓坐開口就說道我說無憑無證的事不能去搜檢人家的你們硬要催我去做如今搜了些花酒票來蔡鈞他一定要來問我的看這事怎樣辦法朱啓鈴一聽這番話便鼓着一張水颯嘴不敢作聲袁世凱又道果然在我大事已成之後也好想法去辦他果然他是哲子燕孫之流我也好設法叫他原諒現在我也不曉得他是什麼心

什麼說法
無非加人
兩頂高帽
兒(冥飛批)
只得如此
收科

(冥飛批)
面面俱到
誰說小朱
不是人才

(冥飛批)
親身投到
這下着棋
錯子下得
不

思又不好用我的手段看怎樣纔能夠下臺朱啓鈴聽到這裏已明白袁世凱有些兒怪着他默想這事自己若不出來跳個小花臉必不能得收場的主意打定就向袁世凱道啓鈴就回去找松坡我說他們搜檢錯了當他的面前打兩個電話給江朝宗吳炳湘叫他們懲辦幾個兵士諒他也不再敢說什麼袁世凱聽說便想了許久纔點頭道繫鈴解鈴也只好如此辦了你快去辦罷朱啓鈴忙應了幾聲是一步一步退出了房門轉身出室剛走到門外復又轉身向袁世凱道江朝宗吳炳湘那裏總統須得通知他們一聲袁世凱忙道我就打電話去你放心他們爲我的事決不敢爲難的朱啓鈴這纔出了總統府回到燈市口東內務部衙門急忙差隨身的侍從拿着大帖去請蔡鐔這時蔡鐔剛從雲吉班裏回到棉花衚衕看着他那萬所裏翻得七零八落不由得氣擁心房把脚一蹶道這樣的氣那裏是人受的呢忙招呼車夫道到帽兒衚衕車夫也知道他往步車統領衙門去便順好了車兒蔡鐔剛跨上車沿見迎面來了一少年手中拿着個紅帖兒搶着走到蔡鐔車傍一把將車桿抓住忙把帖兒呈上道敝上請大人過去說有要事商量蔡鐔坐在車上看那帖上寫的名兒乃朱啓鈴默想道我

是給足下陪禮的

不然就要大禮三百二小禮二百四了

真會做作麵茶與棉花之香兒切得也狠像

(寫飛批)當面說穿叫你不能關皮氣小才朱真有口

(寫飛批)松坡落得借此下臺

平常與他並沒有什麼往來。他因何故來請我呢。他是內務總長。一定爲着這事來誘我入他的圈套罷了。便向着那人冷笑道。何必來請咧。我正要去那裏去的。說着又招呼車夫道。先到燈市口東內務部街罷。那車夫甩開一雙飛毛腿。好似騰雲駕霧一般。一轉眼。就到了內務部衙門。這次蔡鏗乃是朱啓鈴特地請來的。所以剛下了車兒。那傳達便引了進去。也不似尋常艱難了。蔡鏗與朱啓鈴相見之後。開篇的客套話兒。無非彼此寒暄幾句。又久失啓鈴。纔滿臉上堆下笑來。道。今早聽說松翁狠受驚的。他們簡直瞎胡鬧。原來江朝宗與吳炳湘兩人是派他們去到麵茶衙街搜檢一個亂黨機關。他們誤聽。就跑到尊府裏胡鬧。我一得了這個信。狠爲詫異。心想松翁這樣的熱心愛國。今上早晚還望念着說你辦經界局的時候。真是辛苦吃盡了。怎麼會派人去搜檢尊府。咧。後來聽說錯誤的事。這纔明白。是他們荒唐。我想這事幸虧鬧在你府上。松翁也是個明白人。決不至於見怪的。倘若鬧到第二人的家裏。揪了出來。給大總統知道了。這不是個笑話麼。蔡鏗一聽這話。暗想道。那裏是什麼錯誤。那裏是怕給袁世凱知道。明明是大家做好的圈套兒。如今下不了臺。借此轉圜罷了。便淡淡的向着朱

然而也要
生點氣給
人家看看
像是受了
十分委屈
才不使人
再生疑心

越說越醜
越說越可
憐

真套得好

這也是實
話

(寫飛批)
當面跳小
花臉。知
松坡心裏
是氣是笑
本來是唱

啓鈴冷笑了。一聲道：這是總長客氣。若說搜檢的事，那還不是咱們住家人應該受的。麼？我歇了好些日子，沒到府裏去，却也不怪人家。生疑況且我又常住在窩子裏，這也是自取之咎。慢說今天只抄了舍下，就是辦了我蔡松坡，也不過是殺一個螞蟻似的。所以我得了這個信，就要往步軍統領衙門裏投案。後遇着貴份說總長見召有要事商量，我又不敢抗命，趕着先來。朱啓鈴不待蔡鏗說完，忙搶着道：好了，好了，你也不要生氣。這事總怪他們荒唐，你千萬莫要見怪。彼此都是做官的人，何必鬧出來給外人笑呢？不錯，人家嘲笑總嘲笑不了你。蔡松坡然而人家罵做官的渾蛋，不見得你蔡松坡沒有分罷。人說官官相護，平常民氣不伸張的時候，咱們還要聯絡聯絡。如今的年頭，咱們更得要結團體家醜，還能夠向外面掀麼？天下事沒有下不了臺的。說着，便掉轉臉向門外喊道：來呀，你們派八個人到蔡大人公館裏，把些器具檢點清楚，復聽門外應了一聲，是飛奔而去。朱啓鈴又起身走到辦公的棹子旁邊，打了兩個電話，只聽他嘴裏說道：他們是怎麼的，當差這些兒小事都鬧錯了，非重辦幾個不可。後又聽見電話機裏咕咕呱呱一陣，究竟那說話的是誰辦的，又是誰都在電話匣兒裏骨碌碌的。

黑戲兒騙
騙人的
眼光都看
得很遠大

此所謂假
來假往

(夏飛批)
這一看棋
下得他不
必等他來
偵探箇直
自請看守
老袁雖善
之何了

響記者也不敢私造謠言替他們分清剖白。蔡鏗見朱啓鈴這樣的巴結早已明白他是演跳臺戲了。默想道：事已鬧到這個樣兒，我就是鬧得滿天紅，總不能把帝制鬧消滅。況且我孤掌難鳴，空拳莫敵，與其被他們暗算，就不如我將來死在戰場上了。於是忍住一口氣，撐着笑臉，兒道：總長何必這樣的勞心？既說開了這算個什麼事兒，還過不去的嗎？朱啓鈴見蔡鏗已轉了口風，分外向着電話裏道：這班東西實在可惡，是要重重懲辦他們，纔好警戒下次呢。接着二人又閒談了一會。蔡鏗便告辭回寓。不多幾日，蔡鏗借着別故在袁世凱面前請了幾個警士給他看守寓所。袁世凱以為他是自己表明心跡，便一口應允了。正好借此監督他的行動。誰知蔡鏗的用意叫他派人看守，就是想謀他三十六着之中第一着的意思。由此蔡鏗天天沉醉在雲吉班漸漸兒變成了信陵君的模樣。寫到這裏，記者又要閒談幾句。凡做小說的這一枝筆彷彿平常掃地帚一般，東處去掃一掃，西處也掃一掃。那崇樓大廈之中，硃漆的地板，玉砌的台階，固少不了他去刷一刷，而灶門之傍，糞坑之側，還有那些骯髒堆裏，無論如何不能親近的地方，他也要去刷一刷。稍有不到之處，那傍觀的還要罵這拿掃帚的人粗。

(寫飛批)
妖精來了

看這一張
車子就可
以知道這
了坐車的人

(寫飛批)
其實美少
年是中看
不中吃的

心若是掃得四壁無塵也。只落得乾淨兩個字的考語。細想起來。那裏是什麼大文豪。簡直是個打掃街道的窮小子。記者生不逢辰。徬徬遇着袁世凱要做皇帝。徬徬鬧出多少笑話兒。教我捨不得不給他寫一筆。誰知一掃帚掃來。盡是些齷齪所在。這也是我自尋苦惱。眼前又要掃到紅閨繡閣之中。不知這一塊地方可能容身留步否。且待慢慢的叙來。一日薛大可打從西華門內楊度寓所裏出來。心想到錫拉衙孫毓筠寓所去。逛逛乘着自己的包車。剛走到半路耳邊忽聽得叮呤叮呤一陣鈴響。腦後送上來一陣香風。直向薛大可鼻孔眼裏攢去。薛大可被他這一薰。不由得那兩隻眼光迎着這一陣香風。飄去。但見追來一張膠皮車兒。式樣製造得極靈巧。黑漆皮篷。油光灼灼的。奪目。那車身兒窄窄的車桿兒。曲曲的全用退光漆。磨打得如鏡子一般。加上銀白銅鑲着。嵌着。雕出多少新奇的花樣兒。煞是好看。那車體裏的裝潢。乃用淡紅繡緞的墊褥。五彩織絨的腳毯。手鈴。腳鈴。電石燈。色色俱備。真是古代的紺轅翠轂。寶蓋香車也。沒有這車兒。艷麗再看那拉車兒的人。却不是個關西大漢。乃是一個俊俏美少年。生得眉清目秀。晴漆唇朱。身穿一套玄色庫緞。十行的棉襖。褲緊緊紮。紮在。身上。那

城我紅起
來安穩紅
一定喜歡
翻西大漢
此坐車的
可知非人
非人兒
不配坐這
車上

(夏飛批)
可以算得
雞皮三少
之夏燈否

這真是公
妖怪遇着
母妖怪

這車夫也
是解人
巧得很

排扣兒盤得密密層層，頭上斜戴一頂三片瓦的皮沿帽，拖着一條鬆花大辮，腰繫着淡湖色雞皮繡的汗巾，懷中盤個蝴蝶結兒，脚下蹬一雙黑緞抓地虎那靴兒，前後全用品藍緞子鑲的四合雲雙手攬着車桿，只聽鈴響，他便手兒一曲腰兒一灣擺起那餓虎撲食的架子，大踏步兒飛去，真似風馳電掣。那車上坐的乃是一個僧人，兒半偏半倚斜坐着，頭上也戴一頂水獺皮帽兒，鼻梁上架了一副淡藍色的風鏡，披着一件甘尖皮外套，領袖全是水獺皮的足蹬一雙漆皮鞋，原來是一雙金蓮初放的天足。若看他的顏色，彷彿是半老徐娘。若看他那周身的打扮，恰好是荔枝初度。當薛大可一顧盼時，他便把兩隻蜜蜂眼兒接着薛大可的眼，風打了個回電，誰知這轉眼之際，彼此就牽出一條特別的情絲。那女子便微露瓠犀，溜出瀝瀝鶯聲，向薛大可道：薛大人，你往那裏去呀？說時，那車夫忙把脚步兒收小，緊跟着薛大可的車兒。薛大可聽了這一聲，也就定睛仔細的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急忙招呼車夫住了，脚嘻嘻的笑着道：我是沒有事兒，閒逛逛。薛紅先生，你又往那裏去呢？這時，那女子車夫也住了脚步，那女子道：我也是閒逛逛的。薛大可道：你還有空兒閒逛麼？那女子笑道：照你這樣的忙人。

我想這時的骨頭要酥了。這一點點本都算得。有這算得。女偵探。原家女子。生來就有。催眠術的。本來最毒。是婦人心。

原來不才。時務者。離會類沛流。足下能爲。女界爭光。否。千人騎。歷還不關。

還得閒出來逛逛。咱們天天閒着不出來溜溜。不叫我在家裏坐大獄嗎。薛大可道。誰說你不該逛呢。我且問你。那海昌館的案子。你辦得真有手段。聽說杭辛齋的本領也不小。我真服你。倒底用怎麼法兒去捉住他的。難道你還會催眠術麼。那女子聽說把嘴兒一抿。眼兒一溜。道咱們女子辦事。那能學你們男子。漢直來直往的。若說催眠術。這是咱們女子辦外交的老法門。算得什麼奇怪。杭辛齋有什麼能僚。他不過靠着。一枝筆頭。罵幾句。若要耍戲法。他只能算得咱們手裏的頑意兒。咱們如要放些手段出來。那裏有白毛鼠。梁新懷稱大好老。啣薛大可道。你莫要這樣說罷。不過你的能僚。比別人的好些罷了。若說女子個個都有能僚。怎麼沈佩貞打了報館。到底還輸在男子。漢手裏。吳木蘭。烈烈轟轟。鬧成了個永遠監禁。江西的蔡蕙。河南的傅文郁。都混得顛沛流離。那也是手段高麼。那女子道。他們這班人。都是些不識時務的。搗亂派。這樣的敗類。能有幾人呢。稍等幾天。你看邵安華到上海去做兩件大事。包管你就更外的要佩服我了。薛大可忙道。你說他們不識時務。我看你却很識時務的。那女子道。不是自誇。是要比他們開通些。薛大可道。你既很識時務。怎麼現在有件最要緊的事兒。你

通暢

(真飛批)
薛大可紅
臉的日子
狠少呢

非此不能
盡興

此真魯人
之不幸也

(真飛批)
不嫁則不
嫁而嫁過
畢矣

恐怕空擔

不領頭出來做呢。那女子聽了這句話，頓時一怔，想了許久，忙問薛大可道：「什麼事呀？」薛大可笑道：「原來你還是要請咱們男子漢的顧問。」那女子笑着指道：「你看還沒說兩句人話，就要擺起架兒來了。」薛大可這時回看他兩人的車兒，駢立在街側，引起往來的行路人都望着他，倆弄眉眼。薛大可不由得臉兒一紅，向那女子道：「咱們找個坐地再談罷。」那女子點點頭道：「也好。天色不早了，咱們去尋個飯館兒，喫兩樣去。」又問道：「你樂喫什麼菜？」薛大可想了想，道：「還是西餐乾淨些。」那女子道：「好，就喫燕春園罷。」說着，把脚一躁，那兩個車夫甩開了飛毛腿，直往石頭衝衝奔去看官。可知那女子是誰，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安靜生尋常人。見他姓的古怪多半說他是滿州人，實在他是山東嶧縣的人。氏表字叫做慈紅，他雖是個女孩兒，志願總想做巾幗中的男子漢。所以尋常往來的絕少裙屐之流，就有三五個女子往來，也是抱一樣宗旨的同志。雖然他孤負韶光，蹉跎花訊，宛如待字的嬌娃，實在紅杏牆頭早已暗傳春色了。寄居在北京城裏，天天坐着包車，遍尋執褲中的游魂手段，雖不及陳七奶奶、福三奶奶，但是對於男子漢的外交，却不在朱三小姐之下。一時羨慕他的，都稱呼他是東亞大陸的安琪。

了虛名
本領真大

小妖見大
妖猶如小
巫見大巫
也

兒後來與許多官府中豪奴們交結漸漸的就做了福爾摩師誰知他的手段果然利害第一次出馬便與蕭志雄兩人在徽家衙門海昌館裏捉拿杭辛齋一時名滿京華誰不贊頌他是偵探的能手刁攢古怪如薛大可見了他尚且如此就可見他的能餘不差正是。

欲爾害人先辱己
笑他誤己轉攀人

評

以袁大皇帝之殊威加以朱桂莘等之殺人媚人手段何難辦掉一個蔡松坡而竟辦不成者則袁大皇帝之心中總有些看人不起以爲蔡松坡不過一小孩子而已何足道哉此一搜之後既不得證據不復再加以羅織者即此故也。

朱桂莘拍馬屁是一等工夫彼其由一佐雜小老爺而爬到京堂地步無不由撥屁捧臀來也但尙有一種本領卽是說他人小話借以見己之長專一刻薄待人以迎合上司意旨蓋卽殺人媚人之變相也。

薛大可一市儈耳寫之已足令人肉麻今又加寫一個安大滾作者不怕人肉麻

至死乎

第二十七回 大可溫言婦女興起 小幡警告狐兔倉皇

(冥飛批) 可憐同志 二字就是 這般亂用 我替同志 二字呼冤 妙兩個入 嘆大業就 要求安靜 了原是提 原起筆來 的女士啣 大可總算 會體貼人

話說安靜生與薛大可一同進了燕春園尋找一個小房間二人入座自然是薛大可坐主席了西崽忙獻上茶來又把請客票奉上薛大可接着向安靜生道你可請幾個同志麼安靜生道可以不請罷就是邵安華蕭志雄他倆這時也未必在家咱們還是隨便點兩樣菜閒談一會兒安靜些薛大可便把請客票放下又拿了一張白紙條兒一支羊毫筆送至安靜生面前安靜生一見西崽站在身傍當時臉色一紅薛大可猛然想起便把紙筆拿過來道天氣怪冷的你說我替你寫罷安靜生纔笑着道這就勞你的手了又想一想說了葱頭蘑菇湯吉利鷄架離脊羊排蛋糕布了薛大可自己也開了來路牛尾湯燒山鷄法猪排燴白鴿西米布了接着籤了字交給西崽去了安靜生忙低聲問薛大可道你方纔說的是什麼事呀薛大可笑道這事兒就容易就告訴你了麼你不重重的請我一請就算不告訴你安靜生聽說便站起身來搶薛大可的

（冥飛批）不如坐在薛大可懷裏，敬一個皮杯，可以算得請客，聽辯報者聽牙齒長在嘴巴外，所以亂嚼些時，並沒有嚼得甚麼。（冥飛批）吃硬不吃軟，是安大浪得意的，本領拿來罵人，那聲音一定是又嬌又嫩。（冥飛批）女壽安會的聲名，只好落馬槽角裏。

座。位。薛。大。可。道。這。爲。什。麼。安。靜。生。笑。道。不。是。要。我。請。你。麼。薛。大。可。道。這。樣。那。能。算。請。客。安。靜。生。便。推。了。薛。大。可。一。掌。道。你。莫。要。耍。骨。頭。罷。看。你。這。樣。的。小。器。明。天。到。我。家。裏。去。吃。三。年。我。安。慈。紅。若。要。擠。一。擠。眼。就。不。算。是。好。漢。怪。不。得。人。說。你。們。辦。報。的。人。總。愛。敲。人。家。的。吃。喝。咧。薛。大。可。笑。道。你。不。曉。得。當。新。聞。記。者。的。牙。齒。都。是。長。在。嘴。巴。外。邊。的。麼。安。靜。生。便。假。作。撒。氣。道。你。不。說。我。就。告。辭。了。誰。莫。吃。過。這。幾。樣。菜。的。呀。說。着。假。意。兒。要。走。薛。大。可。一。把。拉。住。道。來。來。我。告。訴。你。罷。安。靜。生。纔。轉。身。指。着。薛。大。可。笑。道。我。看。你。真。是。長。就。的。一。副。賤。骨。頭。吃。硬。不。吃。軟。的。仍。坐。在。原。位。道。你。說。罷。薛。大。可。這。時。也。不。好。粧。腔。兒。便。接。說。道。你。不。是。很。想。提。倡。女。權。的。麼。現。在。有。個。最。好。的。機。會。你。又。不。去。鼓。吹。安。靜。生。急。道。國。會。又。解。散。了。女。子。參。政。權。也。沒。處。去。爭。你。叫。我。怎。樣。提。倡。呢。薛。大。可。道。你。總。說。些。舊。話。難。道。女。子。除。了。參。政。權。就。沒。有。提。倡。女。權。的。事。業。麼。我。對。你。實。說。了。罷。方。今。恢。復。帝。制。正。是。你。們。提。倡。女。權。的。好。機。會。你。看。他。們。的。籌。安。會。發。現。這。纔。幾。天。就。聲。震。海。內。你。們。應。當。組。織。一。個。女。籌。安。會。纔。是。道。理。誰。知。你。們。女。界。置。若。罔。聞。如。今。就。趕。忙。辦。起。來。也。是。過。時。的。晚。景。了。這。也。不。去。說。他。目。前。各。省。各。界。都。紛。紛。的。組。織。請。願。團。

專待你來
提倡的

(冥飛批)

事在人爲

何愁不能

封爵那劉

寬奎還是

武豔親王

呢

(冥飛批)

大皇帝要

用女官是

狠白法

律上無夫

奸不爲罪

的道理是

原來是一

個老手

請一請薛

大哥罷

(冥飛批)

肚皮裏掏

得出來的

不是胞漿

便是刀水

上請願書請袁大總統恢復帝制怎麼你們女界還是無聲無臭呢將來新皇帝登極之後難道也怪他不尊重女權嗎安靜生被薛大可這番話說得閉口無言想了許久纔說道我何嘗沒想到這件事呢後來聽着幾個同志的說他們組織籌安會是在新朝求五等爵的咱們女界又沒有這個榮典所以漸漸的冷下了薛大可笑道並不是我當面罵人你們這些穿裙子的真是鼠目寸光慢說今上的意思還想特訂女官的官制准備酬庸就是沒有此舉你既替女界發這大的光輝還怕你們女界二萬萬同胞不給你修生祠挾活的錢銅像麼安靜聽罷不由得喜上眉梢笑嘻嘻的道這話說得却不錯忽又皺眉道平常的黨會我却辦過了好幾個但是這鼓吹帝制的團體乃是破題兒第一遭想創辦的發起文進呈的請願書會中的簡章還有開會時的演說一定與平常不同演說是怎樣地開口文章是怎樣地落筆我一點兒把握都沒有教我怎樣辦呢薛大可笑道我看你尋常演說得很好怎麼這事就胆怯了安靜生臉兒又一紅道你那麼裏曉得咱們的演說誰是從肚皮裏掏出的呀誰人的肚皮裏想得出一句呢也不過東處聽幾句平等自由西處聽幾句熱心冷血把他湊攏起來再

女演說家
聽聽

真會討差
事

(冥飛批)
只好以身
爲報

這句話含
混得不要

當
說辦就辦
鬼是急殺

(冥飛批)
安大漢請
薛大可捉

刀請亞細
去請亞細

亞眼亞細
的做盤主

葉先生捉
刀便了
(冥飛批)
好哥哥一
聲兒只叫

加。些。(什麼)。(這個)的字眼兒說來自然是好聽的。如今那些字眼兒都不能用。難道盡教我說(什麼)。(這個)嗎。薛大可點一點頭道。這也是難怪。你們轉又說道。這樣罷。你儘管大胆去做這內部的一切瑣事。我替你幫忙就是了。安靜生一聽。分外的歡喜。便把那兩隻蜜蜂兒。覷定薛大可。柔聲低氣的說道。這叫我拿什麼謝你呢。薛大可也笑了一笑道。這不過各人問各人的心。你少對着我撒氣。就得了。安靜生忙笑道。我那是給你鬧着頑的。說時。那西崽端上菜來。二人便吃着。又談了些閑話。直到飲咖啡的時節。安靜生又半半的囑咐道。我今晚就去邀人請願書。還可以遲兩天。那發起文與本會的簡章。你明天就要脫稿纔好。薛大可點了一點頭。安靜生又道。那演說詞是最要緊的。還有那報紙上。您要給我出力吹幾句。薛大可道。這個自然。這乃是我自己的事。怎麼不關心呢。只要你不要發起脾氣來。打我的報館。就得了。安靜生也笑着道。你不給我說好話。我縱不能打你的報館。看我可能扭你的耳朵。正要站起身來。那西崽絞了兩個手巾。送上二人便一笑罷了。直待西崽出房之後。安靜生又低聲笑道。好哥哥。你今兒幫我的忙。將來不拘什麼事。我都可以替你忙的。說着。笑着。二

得薛大可
渾身軟了
又出來兩
個大好老

(寫飛批)

若是便怎
麼樣難道
要唱一齣
賭子提奸
不成
真會打壓
無語可答
其中必有
原故
可見尋常
安先生沒
有正經話
說

(寫飛批)

果然不愧
同志二字
這纔是口
氣呢

人走出燕春園，便自西自東的散去。單說安靜生別了薛大可之後，也不回寓，一直就跑到莫子巷羊肉衝衝去尋找他的同志蕭志雄。可巧蕭志雄正在家裏與邵安華兩人攀話。正說得高興時節，安靜生猛然闖了進房，却把二人吃了一驚。蕭志雄忙道：你看這樣鬼頭鬼腦的跑進來，可真不把人嚇一跳。幸虧我是同安華，倘不是……安靜生急忙問道：若是什麼？蕭志雄當時臉兒漲得通紅，邵安華從旁說道：慈紅你也太逼人了。若是……若是就是若，是你也未必不是的。安靜生被他說得無話可答，便坐下道：好了，咱們說兩句正經話罷。邵安華把嘴兒一抿，道：你也說正經話了。蕭志雄道：你莫要與他閒扯聽他，說出什麼正經話來。安靜生不慌不忙，就把燕春園所說的話兒重述了一遍。邵安華忙笑道：這却是一句正經話。我也想到這件事。蕭志雄笑道：人家纔說出來，他就想到了。邵安華發急道：我說的話，你們總不相信。我昨天到中央公署裏去，走過春明館，見門前紮了許多的松枝，掛了許多的燈彩，還有許多梳着高髻，打着赤脚，圍領大袖的東洋婆子跑來跑去，好像在那裏跳舞。當時我也想去逛逛，那曉得纔跨進門，就來了一個東洋婆子，向着我咕哩咕嚕說了一大套鬼話。圍

先生未必
說的是人

(其飛批)
好在中國
人。東洋
壞哥估不
盡總有數
你三位取
樂兒的

妙七扯八
拉不知作
者怎樣寫
得下去
開會原來
求自己利
益的
(其飛批)
一個人何
妨開會呢
豈不更露
臉麼

新華春夢記 第三卷

八八

得。我。一。句。也。不。懂。只。知。道。他。是。不。讓。我。進。去。的。意。思。後。來。我。問。了。別。地。的。人。纔。知。他。們。開。的。是。黃。菊。華。婦。人。會。蕭。志。雄。道。既。開。的。是。婦。人。會。怎。樣。不。能。進。去。咧。邵。安。華。道。他。那。婦。人。會。乃。是。限。得。有。資。格。的。限。定。他。們。東。洋。婆。若。不。是。嫁。與。中。國。人。的。都。不。許。入。這。會。我。聽。了。這。一。番。話。心。中。好。生。的。不。樂。你。想。他。既。霸。佔。了。中。國。的。好。男。兒。又。偷。盜。了。中。國。的。文。明。種。並。且。擴。充。他。殖。民。的。勢。力。還。不。許。咱。們。參。觀。所。以。我。悶。着。一。肚。皮。氣。回。來。也。想。開。個。這。樣。的。會。難。得。慈。紅。姊。姊。這。般。熱。心。咱。們。何。妨。尋。一。處。避。靜。所。在。聚。一。聚。呢。安。靜。生。笑。道。安。華。妹。妹。你。又。把。話。兒。聽。錯。了。你。那。說。的。是。外。交。上。事。我。這。說。的。是。內。政。上。事。你。的。意。思。想。提。倡。國。貨。利。權。不。讓。外。溢。我。的。意。思。是。想。恢。復。女。權。榮。祿。不。讓。男。子。漢。獨。享。的。蕭。志。雄。道。你。又。在。那。裏。學。了。兩。句。新。名。詞。來。咱。們。面。前。擺。臭。架。子。了。閑。話。少。說。外。交。也。好。內。政。也。好。這。個。會。既。與。咱。們。有。利。益。就。得。要。趕。緊。辦。的。安。靜。生。忙。道。我。就。是。爲。這。件。事。兒。着。急。來。找。你。們。邀。兩。個。同。志。沒。有。人。那。能。開。會。呢。邵。安。華。蕭。志。雄。二。人。想。了。一。想。邵。安。華。道。沈。佩。貞。他。纔。出。獄。躲。在。家。裏。簡。直。地。不。出。大。門。他。是。不。肯。出。來。的。朱。三。小。姐。又。跟。着。嚴。恩。標。到。紐。約。去。了。蔣。四。姑。陳。七。奶。奶。可。憐。都。是。驚。弓。之。鳥。誰。也。不。敢。

可惜少了好幾個大老爺

(冥飛批)要是大皇帝伸張女權便可以邀特赦了

閱者請想一想他幫的什麼忙

偏說得這般清楚可見安領生的本領不凡看見什麼是一個好角色

出現安靜生道這一班大闊老咱們也不去攀他就是他們入了會人人都想坐大老板的椅子借着別人的勢力抬自己的身價鬧得不好又要別生意見不如還是尋幾個不出名的纔好給咱們效力呢蕭志雄又想到福三奶奶手段却很不差他對於咱們姊妹也很肯巴結的無奈他現在吃了官司聽說審檢廳裏把他判斷了二年的徒刑可憐別的都不說就是他的煙癮犯了也穀他受的邵安華忙道如此在他家裏的李蘭芳大可以邀入本會了蕭志雄道不是因為李蘭芳還鬧不出這大的禍咧安靜生詫異道李蘭芳怎麼又害了他呀蕭志雄道這話說來也很長那李蘭芳不是常在福三奶奶家裏頑耍福三奶奶也實在有許多事兒靠着 he 幫忙安靜生道總算是在他的外甥女兒也是應該的蘭芳的父親不是在內務府裏當過差麼我想他是住在護國寺藉第衙的蕭志雄道對呀他現在還住那裏有一天蘭芳在福三奶奶家裏也是他自不小心被他的父親李樂峯看見了當場就暴打一頓鬧得三奶奶下不了臺就拖着蘭芳打後門跑到金絲套衙衙喊了巡警剛好白毛鼠也來了就把他們帶到警察廳後來李樂峯告三奶奶是窩娼聚賭招客抽煙你想他家裏那能沒有煙具當

好體面的
事(夏飛批)
安大浪費
有家庭麼
既然不是
盡可夫處
處處不是
家庭裏
家這那裏
還要革命

可憐同志
也不相信
囑(夏飛批)
蒼頭真不
歸時務
你若不壯
雉鳴求壯
何必起得
這樣早呢
真所謂滿
嘴的熱心

時被警察查着了纔辦了這個罪。可憐蘭芳纔十七歲也判斷了半個月的監禁。安靜生聽罷咬着牙齦罵李樂峯道：「這個老腐敗他也不瞧瞧現在是什麼時代，還這般專制我常說中國人革命總喜在政治上搗亂。若咱們女子結個團體，一心革家庭的命，那纔是正經事呢。現在沒有別的說，你倆趕快去邀同志要緊，不必一定要有名望的，就是小家小戶的婦女也能入會。他若不知道這入會的好處，你就把這事兒解說給他聽。譬如前天農商部辦的物產評會聘了丁渭琦、王金章、孫慶仙三個女士做審查員，大總統還賞給他們三等獎章，多大的榮耀。他若入了咱們的會，比這樣還要榮耀。咧，蕭邵二人聽說都喜道：『可是真的麼？』安靜生道：『誰來騙你？說着便告辭先去了。』邵安華接着也回自己的寓所。次日清晨，薛大可尚在溫夢綿綿之際，安靜生就跑到他的廡所跨進了薛寓的大門。那傳達室裏迎出一個老蒼頭，上前攔住道：「姑娘尋找誰呀？安靜生忙立住了腳跟道：「薛大人可在家麼？」老蒼頭一聽找他家大人，便向安靜生上下望了兩眼，搖搖頭道：「還沒有起床呢。」安靜生聽說忙把小皮鞋兒一蹀道：「該死，該死，國事這樣的緊迫，他還高枕無憂，怪不得人喚咱們是東亞睡獅呢。」忙轉身向裏面

(夏飛批) 睡的那個
睡兒若你
瞧見只怕
有些難受
妙晚上商
罵得有趣
罵得有趣
(夏飛批)
小貴兒出
來了安大
浪可以進
去了
好乖巧的
小伙子
也是要到
晚上纔能
聚大人的
事怪得有
趣
(夏飛批)
沒有骨頭
便是軟綿
綿的安大
浪豈不格
外有氣魄

走道我。却要。看他。睡。成。個。怎。麼。樣。兒。老。蒼。頭。忙。攔。住。道。對。你。說。我。家。大。人。沒。有。起。來。你
怎。麼。還。要。進。去。安。靜。生。急。道。我。有。要。緊。的。事。呀。老。蒼。頭。道。有。要。緊。的。事。晚。上。再。來。商。量
婦。道。人。家。大。清。早。上。就。跑。出。來。闖。門。也。不。怕。人。家。忌。諱。安。靜。生。一。聽。老。蒼。頭。開。教。訓。不
由。得。臉。兒。一。紅。惱。羞。成。怒。道。你。是。什。麼。東。西。老。腐。敗。老。頑。固。老。奴。隸。罵。了。一。大。套。誰。知
老。蒼。頭。一。句。也。不。懂。可。巧。薛。大。可。貼。身。使。喚。的。小。貴。兒。走。了。出。來。一。見。安。靜。生。在。那。裏
發。威。就。知。道。老。蒼。頭。冲。撞。他。了。連。忙。望。着。老。蒼。頭。使。個。眼。色。老。蒼。頭。也。就。不。敢。作。聲。搖
着。腦。袋。進。房。去。了。小。貴。兒。忙。轉。向。安。靜。生。笑。道。我。道。是。誰。呢。原。來。是。安。先。生。喲。他。是。個
鄉。下。人。纔。來。這。裏。做。個。看。門。狗。不。會。說。話。冒。犯。你。老。你。老。莫。耍。兒。氣。晚。上。我。稟。大。人。罵
他。一。頓。就。是。了。安。靜。生。見。小。貴。兒。長。得。唇。紅。齒。白。眉。黛。目。青。周。身。雖。是。穿。幾。件。布。衣。裳
却。也。打。扮。得。乾。淨。微。啓。一。張。小。嘴。笑。嘻。嘻。的。顯。上。現。兩。個。酒。渦。向。安。靜。生。說。了。這。一。番
又。香。又。甜。沒。有。骨。頭。的。話。早。把。安。靜。生。的。氣。說。到。南。北。冰。洋。裏。去。了。忙。向。小。貴。兒。笑。道
他。是。鄉。下。人。纔。進。京。的。怪。不。得。這。樣。腐。敗。呢。我。那。能。與。他。一。般。的。見。識。這。事。莫。要。說。了
罷。我。且。問。你。你。家。大。人。可。是。沒。有。起。床。麼。小。貴。兒。笑。着。道。是。沒。有。起。牀。的。先。生。還。是。請

(冥飛批)
房和上得
進有什麼
進去不得
好聰明恰
佛的小伙
子見得是
時常光顧
的

危險萬分
(冥飛批)
再睡睡太
陽熱要晒
着屁股了

(冥飛批)
猜上一猜
我就以為
是趕熱被
頭來的

照例五分

客廳裏坐還是請書房裏坐。安靜生把腦袋一扭道：「大人的房裏我去不得麼？」小貴兒連忙退了一步，疊聲應了幾個，是便引着安靜生一直向薛大可臥房裏去了。安靜生進了薛大可的臥房，小貴兒忙退出房去。那房中的陳設，安靜生他已算是見慣一眼。望見獸爐已冷，粉帳低垂，他便走近牀沿，一手掀起粉帳，見薛大可正睡興方濃，忙捏小了喉嚨，向薛大可耳畔喚道：「哈你還不醒麼？」直喚了有三五聲，薛大可纔從夢中驚醒，嘴裏只管叫「安字復」，又伸了一個懶腰，揉了揉眼珠兒，一看見安靜生站在他的床側，不覺臉兒一紅，低聲笑道：「你怎麼來得這早呀？」安靜生道：「你看太陽都晒了屋脊頂，還算早麼？」薛大可忙披衣下榻，小貴兒纔轉身進房鋪疊被褥，照應盥沐等事。許久，各事停當，二人又飲了一遍茶。薛大可纔說道：「你今天來一定又是有什麼事的？」安靜生便笑道：「你猜一猜呢？」薛大可又想了許久，仍是搖頭道：「我猜不着什麼。」安靜生笑道：「還虧你是自命爲熱心愛國的志士呢！昨晚的事兒，今早就忘壞了。」薛大可道：「這纔想起忙笑道：「你真是熱心愛國，想必你昨晚兒跑了一夜罷？」安靜生道：「誰不是呢？什麼事都辦齊備，就等你的稿兒了。」薛大可忙把舌尖兒一伸，笑向安靜生道：「你叫我變了曹子建。」

(冥飛批)
那裏有安
大這道樣
熱心比急
色兒還急
上三倍

畢竟是女
人利害

對呀

(冥飛批)
去了一個
願貨

(冥飛批)
又來了一
個臭貨
怎怪不臉
上變色

也沒有這快的手筆呀。安靜生一聽這話，便把眼兒一翻，腰兒一扭，道：「我說你們熱心，熱心只好掛在嘴巴上，真叫我們做起事來，又要推三推四的了。總怪我沒有能，僚要求人，咧看人家一輩子不求人，罷說着，站起身來，就要走。薛大可一把拉住，只嘻嘻的，笑半响，纔在抽屜裏，拿出三張稿兒來，向安靜生面前一擲，道：「再遲半刻，人家又要撒氣走了。」安靜生一見，也就轉過笑臉，道：「怕你不早些給我辦好，嚙轉又拿着那稿兒，道：「我又要求你講一遍給我聽呢。」薛大可笑道：「你的事兒真難伺候。」安靜生笑道：「誰叫你尋找我的呀？」薛大可笑着道：「我總算是多事，接着把那三張稿兒一一的細講了一遍。」安靜生拿着，便笑嘻嘻的去了。薛大可見安靜生去後，赶忙催着廚房裏備飯。心想要去訪楊度，順便說一說婦女請願會的事兒，也好顯顯他的能，僚正在用飯之際，忽地小貴兒進房，報道：「楊大人來了。」小貴兒的話音尚未落，只見楊度慌慌忙忙，跨進房來，臉上的神色，不似尋常那樣的鎮靜。薛大可一見，就知道必有什麼意外的事兒，發現直等小貴兒退出房去，備茶時，正要開口問楊度，楊度忙向薛大可道：「你可曉得現在又發生一樁困難的問題了。」薛大可急問道：「又出了什麼事呀？」楊度歎了一口氣道：

(冥飛批) 言其非把
國無非是
國家喪失
些權利個
人得些金
錢罷了
性命交關

(冥飛批) 你許他的
權利被旁
人破壞了
如何不變
卦

(冥飛批) 閱者都要
猛省呀

陸徵祥曹汝霖他們的外交不知什麼辦的天天去問他們總說是有把握混到今
 天那日本駐京代理公使約同英俄兩國的公使到咱們外交部阻止咱們的進行了
 薛大可知道他們來的樣兒利害不利害咧他們的態度是那一國對咱們最強
 硬咧楊度說道聽說是日本代理公使小幡說的話最多英俄兩國公使並沒說什麼
 只說是附合日本代理公使的警告兩句話薛大可又道今上不是常說新協約中的
 交涉辦得最圓滿麼我以為日置益氏歸國這件事兒一定辦得穩如泰山了什麼到
 這時候又變了卦呀究竟他們說的些什麼話兒你可聽得幾句麼楊度道他們無非
 是打了一個空套子的官腔那裏曉得咱們國裏實況他們總拿着民意兩字來警告
 就不曉得咱們國裏的民意並不是美利堅法蘭西的民意真有力氣足以鉗制政府
 的可憐我國的民意比波蘭印度高得無幾那裏能與政府抵抗呢他說……正要接
 着說下去小貴兒又進房報道阮大人來了正是

正喜羣花纔向日 可憐小鳥又驚弓

評

（冥飛批）
如何沒有
打算總說
皇帝早已
有了把握
了只是前
料不到有
此變局

男子籌安勸進已經醜不可當。薛大可又弄了一班無恥的女人來籌安勸進。更是醜上加醜。金聖歎說得好醜。至於鬼極矣。此並非鬼。鬼至於廁極矣。此並非廁。楊督子惟恐有人反對帝制。使自己做不成元勳。所以百般鼓動一班人極力鉗制反對派。今聞日本出來反對。則是無法可以鉗制之也。宜其驚惶失措。

第二十八回 論外交楊督子緘口 倡女權安靜生揚眉

話說阮忠樞跨進了薛大可的臥室。轉身看見楊度也坐在室中。忙說道：「噢，你來得好快呀。」楊度道：「我並沒有在別處停留，一直就來這裏了。你可打聽着府裏有甚打算麼？」阮忠樞道：「那裏有甚打算？方纔把陸徵祥、曹汝霖兩人傳進府去。我因為這是個困難問題，能躲避我就躲避過了。薛大可急道：『你跑來鬧了半天，一句正經話都沒說。』把人家話頭都打斷啦。」阮忠樞道：「你們在這裏說什麼話呀？」楊度道：「他叫我『把小幡的話告訴他聽』。」阮忠樞笑道：「這又何必一句一句的說呢？我已在外交部裏抄了一段翻譯的稿兒來了，說着便從懷中掏出一張紙稿兒。」薛大可忙接着，打開一看，其略云：

旁觀者清

被人家小
視了

不怕有幾
個優將軍
駐紮禦防
呢

恐怕是言
不由衷
這是不做
不到的

只要做皇
帝管他
平不和平

(真飛世)
風浪大得
狠呢碎大
哥鳥足以
知之

中國規復帝制進行甚速其裏面反對者暗潮甚烈實行之期恐發生如何事變目前歐州正當多事饑有傷和平者皆當避之萬一中國國內有動搖情形不徒爲中國之不幸卽與中國關係較深之各國亦誠可憂中國政府果有成算令帝制安全實現保無何等之變故否據我國所見中國內情如上海長江一帶並南方各處頗爲可慮袁大總統就任四年以來中國秩序漸次恢復日本政府不勝敬佩袁大總統如仍極力維持國內當無動亂之虞今若急謀變更恐引起不安情事不得不爲中國惜願大總統出以賢明之措置將實行帝制之期暫爲延緩以防禍於未然而鞏固極東和平之基礎日本政府爲此勸告決非干涉中國內政也

看畢便笑向楊阮二人道你們真是莫經過風浪走進門來那樣的懍張我還認着有多大的事呢照這樣的警告算些什麼他說那暗潮甚烈一定是那些搗亂的亡命客在東京又開什麼談話會纔引起他這句話兒再說那歐戰之際凡有傷和平者皆當避之以及與中國關係較深之各國亦誠可憂幾句話乃是他的懷了一點私心什麼怕

真算不要臉的見識

(冥飛批)

北軍的威風只可以嚇得百姓嚇不得外國啊

真可算得妙計還是些好處

(冥飛批)

可憐可憐何不拿點籌安會的學說去對人說去對人說

咱們國內有動搖情形就是怕咱們中國富強後去幫着德國打青島就是了保無何等變故一句全是空話咱們國裏有無變故隔着個東洋大海他什麼能知道呢他說上海長江一帶並南方各處頗爲可慮等話又是受亡命客所愚他祇曉得癸丑那年黃興何海鳴在南京一帶鬧得利害他就不知道北軍南下的威風況且現在的人心又與那時不同誰不知恢復帝制是治國安邦的良策那能與癸丑年搗亂的事合論咧你看他說到後來也說今上就任四年中國秩序漸次恢復他也不勝敬佩就說帝制一節他只勸暫爲延緩並沒逼着咱們根本取消始終說鞏固極東的和平始終表白他不干涉中國的內政可見得他這番警告乃是一篇照例的空套文章只要今上略爲給他些兒好處包管太平無事了楊度道我又何嘗不曉得他們的用意呢但是這事可真可假倘若他們認真的干涉帝制咱們又沒有實力去對待他就是割地求情吾國土地雖大現在已割去不少了他若聯袂而來咱們又不是德意志那樣的獨立國若鬧到庚子年的景況玉石俱焚我所以有些發急薛大可道這是你的疑心病現在的外交有今上這般的靈活手段絕不能穀鬧得十分決裂的阮忠樞道子奇這

(冥飛批)
楊哲子何
必愁到玉
石俱焚呢
不是現成
的一個李
完用可以
激得前車
麼只消你
把巴結老
袁的本領
硬奪國家
主權於百
姓之手歸
之皇帝對
辦法對待
外國人就
行了
還是辭大
可想得開
辦外交頑
笑的
(冥飛批)
所謂事不
關心關心
者亂

話。却。說。得。很。是。我。也。是。這。樣。的。想。法。說。着。小。貴。兒。又。進。房。報。道。梁。大。人。與。顧。大。人。來。了。
薛。大。可。笑。道。他。們。跑。來。一。定。又。有。什。麼。新。聞。忙。向。小。貴。兒。道。快。請。快。請。小。貴。兒。應。命。退
出。房。去。楊。阮。薛。三。人。也。都。站。起。身。迎。了。出。來。五。人。相。見。之。後。薛。大。可。忙。夾。着。梁。士。詒。顧
熬。道。這。個。房。間。很。小。咱。們。到。花。廳。上。坐。罷。於。是。梁。士。詒。顧。熬。楊。度。阮。忠。樞。薛。大。可。五。人
轉。身。又。進。了。花。廳。坐。下。小。貴。兒。從。新。又。獻。上。一。道。茶。楊。度。生。來。的。性。急。不。待。梁。士。詒。顧
熬。兩。人。開。腔。急。忙。問。道。你。們。可。是。從。府。裏。來。的。麼。梁。士。詒。笑。道。你。可。是。又。要。問。那。外。交
的。事。呀。顧。熬。也。接。着。笑。道。外。國。兵。已。打。進。前。門。來。了。你。還。不。跑。麼。說。得。大。衆。哈。哈。的。笑
了。一。陣。把。個。楊。度。的。臉。兒。漲。得。通。紅。道。巨。六。就。是。這。樣。的。開。頑。笑。顧。熬。笑。道。你。要。把。開
頑。笑。的。事。兒。掛。在。嘴。巴。上。怎。麼。怪。人。家。開。頑。笑。呢。梁。士。詒。道。這。是。他。們。的。照。例。文。章。今
上。早。已。對。付。好。了。你。請。放。心。罷。薛。大。可。忙。搶。着。說。道。我。說。是。沒。有。什。麼。大。事。兒。你。偏。要
那。樣。的。着。急。梁。士。詒。笑。道。我。算。定。他。要。來。這。裏。發。急。的。你。一。句。我。一。句。說。得。楊。度。只。笑
再。也。不。作。聲。阮。忠。樞。見。他。這。個。樣。兒。便。從。旁。說。道。卻。也。不。怪。哲。子。着。慌。猛。然。聽。着。外。交
上。發。生。變。故。是。有。些。兒。驚。人。的。梁。士。詒。笑。道。你。又。是。一。個。膽。大。的。咱。們。不。要。瞎。鬧。了。罷。

什麼有
今上的靈
活手段

七拉八扯
辦的好像
周密的狠
（只飛批）
狗長尾巴
尖兒了只
消弄大我
於他吃
就得啦

我來正是尋找。哲子說着，便問楊度道：外交上雖然沒有什麼阻礙，但是咱們的內務也得要從速進行纔好。我現接着各省朋友來的信，大概都說此番國民會議，大家不甚明瞭，恐怕各省人民到選舉的時候，鬧出笑話來。那真要惹着外人說話咧。我想這事却說得不錯。後來見了今上，他也與我提到這件事。薛大可忙道：這事只有用機關的名義，或是個人的名義，密電各省，指示他們的辦法，包管不會鬧笑話了。梁士詒點頭笑道：對呀。阮忠樞道：香岩不是打了一個通電麼？顧巨六道：那是說用各省公民的名義，並代辦請願書的事。阮忠樞又想了一想道：哦，國民會議事務局曾發了一個密電，梁士詒道：那是朱桂莘辦的。後來他領銜通告，決定國體後，推戴的辦法。一電還有你我倆附署的，你怎就忘壞了麼？阮忠樞忙笑着自罵道：該死，該死。我真一點兒都記不得啦。顧熬笑道：再過兩年，我看你自家的姓名還要忘壞了呢。楊度道：這事少侯已用個人的名義發了一個密電，籌安會也發了一個密電，給各省時常再通通聲氣。自然就不會差錯了。梁士詒道：你既發過密電，這就不必說罷。顧熬道：我還有一事，請教諸位呢。聽說今上的聖誕快到了，咱們應該用什麼禮節，也得預先的籌備。纔是薛大

(冥飛批) 誰知節省許多錢是捐皇帝做的款子呀

(冥飛批) 甚麼做壽簡直的開門子要錢就是了一班喪心病狂的忘八蛋

原來如此(冥飛批)自然是耍娃娃的好又是個好

可道在我看起來。暫且可不必籌備。大家聽說這句話。人人都兩眼望着他。薛大可又道。今上向來最會說的是門面話。平常做總統的時節。他還口口聲聲說要節省自己的生活費。去愛民愛國。如今他快要做皇帝。全靠著人民去推戴他。他還不拚命的做出清廉的樣兒。那肯大張旗鼓的做壽呢。阮忠樞忙道。你這句話說得真外行。無論做皇帝做總統。規矩還不是同做大人老爺一樣麼。一年能過得幾個壽誕。要曉得喜期壽誕。乃是做大老招財進寶的日子。誰肯白過去咧。你沒要聽他嘴巴裏說得好聽。什麼政局甫定。民氣未蘇。什麼經濟困難。人民枯瘠等。不忍心做壽的話兒。到了正期。還是掛燈結綵。迎賓接客。還是納禮受賀。把盞稱觴。調男女班子。唱大戲。那裏能照他所說的辦呢。願熬道老斗。這句話說得實在不錯。咱們是得要籌備籌備。若依我看。今上此番聖誕。一定是要大做的。薛大可問道。這又是什麼原故。咧。願熬道。難得在這個興高采烈的時候。有這個萬壽無疆的機會。正好聯絡南北的長官。對着政局也好開一個大大的秘密談話會。梁士詒笑道。對了。咱們一定是預先籌備着罷。無奈咱們的事兒也太多。恐怕誰都沒有這個閒空。又怎麼辦呢。楊度道。我却想起一個人。袁乃寬他

（冥飛批）泥捏紙糊，確是來不找，及倒是不找，一坩不找，臉的小蹄，子却容易，到園老人，家去找姨，奶去小姨，就但如，蕭志雄與，關老能如，的姨奶奶，小姐相好，呢（冥飛批）自然是不能，開通只消，入了你們。

辦事很精細。何妨就推舉他籌辦呢。大眾同聲說道。這人却真虧你想。咱們一定公舉他。就是梁士詒道。妙極了。他恰好與今上是同宗。他去籌辦。這事也是名正言順。的時候不早。我就去找他。阮忠樞接着道。咱們也該散了罷。於是大眾分道散去。接說。安靜生出了薛寓一車兒。飛跑到蕭志雄家裏去。纔下了車兒。就見蕭志雄也坐一乘包車。迎面飛來。安靜生一見。衝口便問道。你尋找了幾十個同志呀。蕭志雄忙下了車兒。走着笑道。你說得真不費事。就是拿泥捏紙糊也來不及呀。說着。二人已走進蕭志雄的臥房。各自坐下。安靜生急道。你到底尋找了幾個呀。蕭志雄道。那有什麼幾個呢。就是蔡家衛。衛裏吳月仙。萬佛寺的曹二娘。他倆答應了。安靜生一聽。頓時不樂。許久方說道。你平常的朋友不是很多麼。蕭志雄道。平常朋友雖多。他們聽說黨會就把腦袋直搖。安靜生道。你怎不把好處說給他聽呢。蕭志雄道。我把舌尖兒都說破了。他們總說我扯白。他們還說皇帝也不是武則天。那裏有女官女爵的事呢。安靜生聽說到這裏。就把嘴兒鼓起。連聲說道。真不開通。真不開通。轉又自言自語道。胡素雲。黃珍珍。王家四奶奶。小桃。李家的二姨太太。趙八姑娘。哦。還有慈林寺的小師傅。朱二寡婦。連方。

一窩就大開而特通
 (冥飛批) 三人或羣
 却道是
 三女成羣
 呢
 (冥飛批) 只好取混
 合制度再
 不然就
 找幾個
 蓮子的
 男女
 也得
 小房子也
 租出去了
 恐怕是治
 花柳毒的
 傳單

纔這兩人纔有十位蕭志雄道還有咱們三人正好是十三太保安靜生發急道十幾個人怎麼開會呀蕭志雄道俗話說三人成羣咱們十幾個人就不能開會麼再說安華姐姐不定還尋來幾個同志就是一個人沒有咱們這一夥裏一個人代表二千萬女同胞還有餘呢安靜生又想了一想道好在那天會場裏的男賓一定來得不少的咱們混合在一處也不見得冷淡了忙站起身來拿着一個皮夾袋轉身出房纔走到門欄之側又掉過臉向蕭志雄道我的那前廳空着會場與事務暫且都可以設在我家裏等將來領來公款咱們再租一所大房子你看好是不好吶蕭志雄道你去看着辦罷好歹總是要咱們這兩條腿多跑幾步就是了安靜生笑着去了又過兩天那北京城裏大街小巷滿街果然又飛出多少粉紅的紙條兒那往來的行人初接着的時候心裏猛然一驚恐怕又是李誨賀振雄那樣的傳單後來看見紙色是粉紅的大衆都想道這一定賣化粧品的告白便有那大膽的行人就在半路上敲開來一看只見密密層層印得一行一行的鉛字字旁還加了許多套圈兒寫的是

中國婦女請願會小啓

(冥飛批)
你們要聽
聽諸君子
君子自然
不放心恐
怕你們像
戲上打紅
們拿紅子
就觀宜乎
孤負薛哥
哥了
(冥飛批)
當然要引
民國約法
(冥飛批)
參政院決
不承認是
跛足不完
的請願然
則女子湊
上一脚便
成個二隻
脚的請願
媳煌大女
伊得真好

吾儕女子羣居。噤寂未聞。有一人奔走相隨於諸君子之後者。而諸君子亦未有呼醒癡迷醉夢之婦女。以爲請願之分子者。豈婦女非中國之人民耶。抑變更國體係重大問題。非吾儕婦女所可與聞耶。查約法內載。中華民國主權在全國國民云。既云全國國民自合男女而言。同胞四萬萬中。女子占半數。使請願僅男子而無女子。則此跛足不完之請願。不幾奪吾婦女之主權耶。女子不知是謂無識。知而不起。是謂放棄。夫吾國婦女智識之淺薄。亦何可諱言。然避危求安。亦與男子同此心理。生命財產之關係。亦何可任其長此拋置而不謀一處之保持也。靜生等以纖弱之身。學識。陋。痛時局之擾攘。嫠婦徒憂幸蒙昧之復開。光華倍燦。聚流成海。撮土爲山。女子既係國民。胡可不自猛覺耶。用是不揣微末。敢率我女界二萬萬同胞。以相隨。請願於愛國諸君子之後。姊乎。妹乎。曷興乎來。首唱者。安靜生。

大眾看了這一篇大文章。後而還載的。有請願會的會址。開會的日期。有的說沈佩貞纔出了大獄。他們又來高興了。有的說這都是些女志士聽說那年革命的時節。有女

可憐讀者
有些肉麻
（冥飛批）
這地熱鬧
在下也思
看看就只
怕有些騷
臭氣薰人

畢竟是女
大人的魔
鬼會
八個警察
把門

甚矣粧飾
不可不考
究也

（冥飛批）
你那裏知
道那都是
願甘雌伏
的男子

子北伐隊後來議會初開的時節。又有要求女子參政權的團體。現在組織這請願會。也是他們的熱心。有的說不問熱心冷心。明天咱們何妨去看一看熱鬧呢。你言我語。一時哄動京華。大家都當着怪事說。次日交民巷裏有一處寓所。房屋並不十分的寬綽。門面却打掃得光彩堂皇。左邊門楣之下。鏤了掌大的紅漆小門牌兒。上寫安寓兩個黑字。右邊牆壁上懸了一塊木牌。足有三尺來長。上寫中國婦女請願會七個大字。門頭上還紮了許多的松柏枝兒。好像是開會的模樣。那門前來來往往的行人。把那街上道路。就搗滿了。人山人海。真好似平常看出鬼會的一般。幸虧尚有八個警察。給他把門。不然那一所房屋。都要抬跑了。有那去得早的衣冠齊整之流。那把門的警察。都把他們當作來賓。也不上前阻擋。於是都混了進去。見那廳上鋪設的。乃是會場的樣兒。凡平常會場中所陳設的器具。備置的物件。那廳堂上是應有盡有。可以不必細述。轉看那到會的會員。誰知盡是些少年的男子漢。那些纔進會場的人。就有的心中詫異道。分明這是婦女請願會。怎麼來的都是男子漢呢。大家都貪着看熱鬧。也就不去過問。又停了許久。那東壁上懸了一架掛鐘。鏗的敲了一下兒。只見那些男子漢。

好似看新
新百美國

(冥飛批)
又是一羣
妖魔鬼怪

總要特別
優待纔好

還是先生
演獅腳戲
好更夫夫
婆子的口
這又是共

紛紛的都向來賓席裏直擠幾乎把一所五開間的大廳佔滿了這纔知道那些少年男子漢盡都是來賓又歇了一刻那廳後格耶格耶搖了一陣鈴響從後堂走出許多女志士老的少的村的俏的一個個臉皮上膩滿了鵝兒粉腮旁邊的胭脂紅得好像火燒了半邊天鬢影釵光都是女學生打扮還有四五十歲的老太太們打着一條辮子或是梳着東洋髻兒頂在腦袋上手拿一條白綾手絹扭來扭去挾在裏面湊趣大家便歸到女賓席坐下又見一個女士蓮步珊珊跨上了演說台看他的年紀足有二十多歲向着大眾鞠了一躬忙放出他那嬌滴滴的聲音報告開會的宗旨無非是照着那張傳單上背誦了一遍大家看那壁上貼的開會秩序表寫的是主席安靜生女士纔知道這報告的女士就是首唱者報告已畢大眾照例奉送了一陣巴掌聲安靜生跳下台來去請女賓演說誰知拖着扯着扭捏了半晌沒有一人肯露臉安靜生只得仍自跳上演說台說道咱們女同胞大家要睡醒些現在是個什麼時代呀乃是文明時代咱們女同胞若不趁着這時羣起救國又等待何時呢外國人都笑咱們中國的女權不發達實在古代的女權向來很發達的不過被現在共和轉把咱們女權和

和不好

(冥飛批)

不知道放

些甚麼底

漢朝人呂

后是宋朝

人畢竟安

女士的學

問與衆不

越說越好

(冥飛批)

男子的勢

力那裏出

得女子呢

這一句扯

得真古怪

有珠玉在

前餘者自

繼然難乎

得沒有了。試看夏之妹喜殷之妲己周之褒姒不問他的行為如何他總能媚惑帝王牽動一時的政治魔力也就不小了。還有那春秋之世夏姬驪姬趙威后皆是咱們女界的豪俠若說總攬國權臨朝主政如漢朝的武則天宋朝的呂后當時就有人聽着他說錯了也不好當面叫他更正只得啾啾的發笑。安靜生一眼瞟見知道是笑他忙接着道我並不是背誦歷史不過敍古來幾個女英雄表示咱們女界的勢力罷了。還有那李香君馬湘蘭顧橫波卞玉京寇白門陳圓圓柳如是一曲後庭花都唱得河山變色雖然與政治沒有絕大的關係卻也醉到一時的王孫人說女子是供男子娛樂的若照我說往古來今男子的勢力何嘗不掌在女子的手裏呀。隋煬皇帝他真算是女界的公僕呢。如今政治共和咱們女權反消沉了不少你看沈佩貞吳木蘭誰不被男子的勢力所敗。撫今追昔實所痛心。我所以說要恢復女權非先要恢復帝制不可。這就是區區的意見說罷。便下了演說台。那來賓鼓掌的聲兒自然比尋常開會時分外踴躍。又停了一刻依然沒有接續演說的女士。安靜生只得宣告簡章選舉職員。便把簡章讀了一遍。其簡章云。

恐怕未必
能實行

居然實行
專制

恐怕未必
如此

(一) 本會以贊同君主立憲。率全國婦女請願解決爲目的。

(二) 本會以品行端潔。學問優通之婦女組織之。

(三) 本會以全體會員之署名。對於政府及國民代表大會。爲速成君主立憲之請願。

(四) 本會設定職員如左。(理事四人)(評議員十人)(會計二人)(書記若干人)

(五) 本會職員由理事指定之。以免選舉之煩勞。

(六) 凡入本會者。須得職員二人之介紹。

(七) 本會經費。由發起人擔任。及諸熱心家捐助。

(八) 本會應於國體變更君主登位之日解散之。

(九) 本簡章係暫時草成。其有未盡事宜。俟本會成立後。可據衆議改定之。

(十) 改定本簡章。須由會員十人以上之提議。得全體過半數之同意表決之。

當然一致通過。各無異詞。等待選舉職員。誰知到會的同。志不滿。法訂職員的人數。躊躇半响。只好暫舉安靜生爲理事長。其餘的女士皆做職員。曦光斜照。天近黃昏。於是

(冥飛批)
一場鬼混而已

搖鈴散會大眾准備請願書去了正是

牛鬼蛇神忙似蝶 油頭粉面亂如蜂

評

袁世凱之皇帝夢楊度等之元勳夢雖雷殛火焚亦不能使之醒也乃不謂外國人一再勸告便惶然失措如睡人由沈酣而有朦朧之象甚矣外國人之空言強於雷火千萬倍也如此

安大浪開婦女請願會而婦女到者寥寥實在令人掃興幸有許多少年男子入場湊趣居然演了一回說舉了些辦事員則亦極典麗番皇之大觀矣吾是以歎安大浪拉客人之本領及手段強於上海福州路貴州路之野鷄也

▲第二十九回 顧巨六叙富翁叫苦 袁世凱挑皇姪發財

話說梁士詒與顧熬楊度阮忠樞三人從薛大可寓所裏出來便說道咱們又往那裏去呢阮忠樞忙把懷中的金錶掏出來一看纔走到三點一刻欠二分笑向楊度道咱

(冥飛批)
經前之官

僚白天的馬
上晚的馬
相姑的馬
屁今日之
官僚白天的
拍總統皇
帝的馬屁
晚上拍妓
女的馬屁
如是而已
所謂官僚
之劣筆也

(實業世)
在總統皇
帝跟前不
要爭寵

們何妨到石頭衙衙去尋找花元春談談楊度笑了一笑轉又說道哎呀我被你們吵得把一件事兒忘却問子奇了顧熬道可是婦女請願會麼楊度忙問道你可曉得怎麼的進行呀顧熬道聽說安靜生這幾天忙得很熱鬧大約不久就要開成立會了阮忠樞拖着楊度手道你自己的事兒還沒辦清又要多管人家的閑事連拖帶扯各自上了摩托車一溜烟飛到石頭衙衙剛到花元春門首只見大門左側早停了一架摩托車楊度一眼看見纔要叫車夫轉機回去那車上忽然跳下一個人走向楊度車側說道我家大人在這裏等候好久了楊度仔細一看原來是孫毓筠的侍從這時各人都跳下車來阮忠樞一眼看見那人忙說道噢少侯來得好早呀說着楊度便讓大家進門那門上的大茶壺早已喊了進去楊度領着大眾纔走進前廳那花元春已笑嘻嘻的披着一縷烏絲髮迎出廳來原來花元春正在房裏整理晚粧忽聽大茶壺喊道楊大人來了一時整理不得忙把一縷烏絲挽在手裏跑了出來可巧碰着阮忠樞攔起幾根黃鬍子向着花元春笑道姑娘娘起得真早呀這時還沒吃晚飯呢花元春道還有一個早的在後房裏咧於是大眾進了花元春的房子恰好孫毓筠迎了出門與楊度

在妓女跟前自然要爭風。但是烟絲太精，力不及所，以楊兒不至於吃醋。

(寫飛批)
龍陽君哭鮮靈芝定是如喪考妣

二人撞個滿懷。顧熬忙笑道：「愆倆走好了，莫要走。到靴套裏去呀。」說得二人的臉色都漲得通紅。梁士詒便接着道：「巨六，你又要骨頭了。前天小紅治得你還不很麼？」楊度孫毓筠二人忙笑道：「好呀，到底還有說公話的人。」這時顧熬臉上也染了些兒紅色。阮忠樞聽說，急忙追問梁士詒道：「小紅怎麼的治他？」顧熬忙向梁士詒使了一個眼色。梁士詒笑指顧熬道：「他叫，我不要說了。」大眾聽着，都哈哈的笑了一陣。孫毓筠便向楊度道：「你害得我好找呀！我若不遇着經武，還不知道你有這所溫柔鄉呢。」楊度笑道：「好了，好了。咱們坐下來說罷。」各自這纔坐下。照例茶菓呈獻上來。大眾閑談了半晌。楊度道：「咱們這樣的清坐，有什麼味兒？何不把實甫尋找來！」阮忠樞不待說完，忙搖手道：「不成。不成。聽說實甫這幾天因為鮮靈芝的事兒，哭得傷心的很呢。」梁士詒道：「鮮靈芝吞金不是說救轉來了麼？」阮忠樞道：「人雖是救活了，事兒還沒有開平安呢。」楊度道：「咱們不問他平安不平安，胡亂把他找來，再說。」隨手討了一副筆墨，把那局票翻轉來，信手揮了幾句，招呼自己的車夫去了。這時顧熬道：「提起了易實甫，你們可曉得新唱一段賣馬的笑話呀。」大眾聽說，都接着道：「這事咱們還不曉得，你快些說罷。」阮忠樞轉眼見

備循被阮
了倒子看
老斗底是
請來得靈
巧些得靈
不怕楊度
（裏飛批）
官場中人
向來是工
於要討飯
的腔兒如
大人賞飯
吃及謀一
做飯之所
等名詞所
皆官僚所
慣用者也

備循又被
了斗看穿

花。元。春。坐。在。妝。台。之。下。迎。着。臆。兒。在。那。裏。挽。髻。孫。毓。筠。呆。呆。的。靠。在。臆。下。口。裏。啣。着。一。隻。密。蠟。香。烟。嘴。兒。只。管。望。着。花。元。春。發。怔。不。由。得。喉。嚨。管。兒。裏。冒。出。一。種。癩。蝦。蟆。的。聲。音。歪。着。嘴。巴。哼。道。水。晶。簾。下。看。梳。頭。大。衆。聽。了。回。頭。都。看。着。孫。毓。筠。當。時。孫。毓。筠。也。覺。得。自。己。有。些。過。不。去。連。忙。接。着。顧。熬。的。話。尾。道。馬。賣。到。那。裏。去。了。花。元。春。也。轉。身。望。着。阮。忠。樞。一。皺。眉。道。你。們。一。時。賣。馬。一。時。賣。驢。子。怎。又。賣。出。叫。化。子。討。飯。的。腔。兒。哼。到。我。的。頭。上。來。了。呢。梁。士。詒。顧。熬。二。人。聽。了。都。向。着。阮。忠。樞。笑。道。該。罵。的。罵。得。痛。快。誰。叫。你。嘴。巴。裏。好。多。事。呢。轉。看。楊。度。孫。毓。筠。二。人。一。個。隱。憤。一。個。負。慚。臉。上。雖。是。陪。着。大。衆。笑。各。人。的。心。裏。都。有。些。兒。不。自。在。阮。忠。樞。這。時。也。看。出。來。了。忙。向。顧。熬。道。實。甫。那。賣。馬。是。怎。麼。唱。的。呀。顧。熬。明。知。阮。忠。樞。的。用。意。也。就。趁。勢。轉。圓。道。關。慶。麟。你。們。該。知。道。的。梁。士。詒。道。他。曾。充。當。京。漢。鐵。路。的。局。長。有。名。人。物。怎。麼。不。知。道。呢。顧。熬。道。他。現。在。居。然。窮。得。把。馬。車。都。賣。了。孫。毓。筠。趁。勢。接。說。道。他。何。至。於。如。此。慢。說。他。曾。長。京。漢。鐵。路。四。年。無。論。如。何。總。得。要。換。幾。文。就。說。他。除。了。京。漢。鐵。路。之。外。還。當。過。許。多。的。優。差。京。城。裏。誰。不。知。道。是。龍。虎。麟。鳳。四。大。人。物。之。一。怎。能。窮。得。賣。馬。呢。大。約。他。向。來。的。用。度。不。像。咱。們。這。般。

（其飛批）龍虎麟鳳中人物居然也窮到買馬不可若輩不知一口無官然做官何以不窮則其招納病民不問可知矣（官飛批）大財神只帝向於皇有對放點帝其除自不然是拔

關綽因此外人疑他窮了罷。阮忠樞接着道：「對呀！人是越沒有錢，越愛擺空架子。越有錢，越哭窮。便用手指着梁士詒道：『不相信！你們看這個財神爺裝出這個肉頭的樣子。』梁士詒笑道：『老斗你舌頭根兒還莫嚼爛麼？』楊度這時的醋性也下去了，便說道：『讓巨六說賣馬罷。』顧鰲接着道：『他真窮假窮？姑且不論。我只曉得他前幾天把自己所乘的馬車賣了七百塊洋錢，賣過之後還做了兩首七律詩，幾句小引兒，四處求人，家和韻呢。』梁士詒道：『你可記得麼？』顧鰲便仰着腦袋兒想了一想，道：『那幾句小引兒，是廐馬俄國產駕車六年矣，賤價鬻之，傷感成詠。楊度道：『筆墨却很老到。』阮忠樞道：『他也有些兒小文名呢。』孫毓筠道：『不錯，我聽說他常與抱存、樊山、寶甫、瘦公幾個名士往來唱和的。』梁士詒忙道：『你們讓他念詩罷。』顧鰲便唬一唬嗓子，高聲念道：

六年象汝情無限

顧鰲剛念了一句，誰知他的嗓子又高又尖，把那班裏的姊妹花都驚得如蝴蝶兒飛也似的，撲到牕外邊竊聽。花元春這時頭已梳洗好了，也笑着向牕外喊道：『你們快來聽川老鼠在這裏唱高腔。』顧鰲一聽花元春這般說，分外把嗓子提高，可憐念詩

(冥飛批)
做官就是
生計所謂
疏者不免
怨到本系
中人不爲
之設法矣
梁大財神
爲了何以

與唱戲不同。不然他還要耍個花臉兒呢。接念道。

中道相消轉惘然。芻豆久愁分薄俸。

楊度道：他真利害馬兒吃他些草料都捨不得。可見得想做財神爺必須耍得一手。不拔纜成梁士詒當時臉兒一紅道：你讓他念罷。楊度也知道這話說得沒留心便不作聲。願熬又念道：

車塵甘已讓先鞭。賣驛券在蘇和仲。遺駱詩成白樂天。爲祝主人能勝舊。驕嘶重見酒樓前。

生計頻年計早疏。

孫毓筠道：說得喪盡天良。堂堂大鐵路局長那能說生計早疏呢。阮忠樞道：我說他。說得實在是本心話。你看我輩那個有實在的生計。若有實在生計誰肯來做官。你莫看兒報紙上常罵做官的人是高等流氓。這句話實在說得不錯。梁士詒道：你們莫要爭老斗。說話就是這樣的一統藥。只曉得呱呱。直說也不看什麼地方說着。眼珠兒向花元春一溜。花元春笑道：哎。啻你們什麼醜話兒。還怕我笑嗎。梁士詒笑道：不是。

（寫飛批）
做官的女兒吃一盤把勢飯也。是佞舌爛骨傳家之道也。

（寫飛批）
老名士要破罵你是破壞文學的亂黨麼。

（寫飛批）
做官的所知道的自由就是自願的事。

的。我說老斗只愛說話。耽擱顧大人念詩。嗚。花元春把嘴兒一抿。笑道。哎。我。那裏不。懂得。不瞞你。梁大人說我家死鬼老爺子。要不是做官。我。還不得吃這一碗飯。咧。梁士。詒。回頭看着楊度。又不好發脾氣。楊度也知道他倆說頂了。忙接着道。念詩。念詩。顧鰲。念道。

罷官。軒馬。費躊躇。

孫毓筠道。我又要多話了。豈有纔罷了官。就乘坐不起車馬的。顧鰲道。還虧你尋常。白。命是個詩翁呢。那詩上文上所用的字眼兒。總是揀好聽好看的。用誰肯說真話。咧。孫。毓。筠。道。我。只。曉。得。詩。以。道。性。情。顧鰲道。算了罷。咱們現在誰能道性情。還不知道性情。丟到那裏去了。咧。花元春一手拖着顧鰲道。你方纔捏尖了喉嚨。唱得怪好聽的。如今。又要說話了。顧鰲道。好好我唱。我唱。又念道。

自由。畢竟。輪徒步。

楊度道。照這般說。拉膠皮車的要餓煞了。花元春忙拍了楊度一下。道。我不許你說話。顧鰲念道。

畢竟是姑娘的魔力

大財神說吃起一個字的醋來

(寫飛批) 你自命爲王嘉謙是董賢又誰是王莽呢

想必不是目成就要上吊

(寫飛批) 此亦龍陽君生平得意之作

懶出性宜數讀書門客何心彈劍歛窮人無分坐肩輿

梁士詒道我就莫看見他出門是走路的花元春見梁士詒的臉色不似先時那裏沉着也就趁勢兒走到梁士詒面前輕輕的拍了梁士詒的肩頭兒道我也不許你說話梁士詒道好好到我這裏就加上一個也字了花元春忙去捺他的嘴巴道什麼野的家的你讓他唱罷顧鰲念道

記曾傳話趨廷尉猶喜王嘉尙有車

楊度道詩却做得狠工穩吐屬也狠大方筆氣也狠老練想必和韻的總有可觀顧鰲道我那裏記得許多呢孫毓筠道實甫的賣馬是怎麼唱的呢顧鰲道你聽我慢慢的說來那關慶麟做好了這兩首詩四處去求人韻你們猜實甫怎樣和他的大衆猜了半晌都沒會猜着顧鰲笑道他那裏是和詩呢他一時高興抄了一段店主東帶過了黃驢馬的戲詞送給關慶麟并且抄到最末一句但不知此馬落在誰家連連的加了許多雙圈兒梁士詒道這個老頭兒他尙沒把金玉蘭所演探親家的毛驢兒拖出來賣呢說得大家又笑了一陣阮忠樞道提起金玉蘭來我又想起一件事兒轉向花

(冥飛批)
還有江北
縫窮窮難
道不是婦
女爲甚麼
不通知他
們呢

(冥飛批)
佛學師子
法律大家
無非是妓
女的代筆
先生而已

(冥飛批)
何不曰苦
塊昏迷

元春道：你們那請願團到底怎麼辦了？花元春道：前兩天就捐信給他們各班連二等下處三等茶室書館落子園統總都報告了一次，就算東洋妓院西洋妓院沒會通知，梁士詒道：他們的意思如何呢？花元春笑道：他們自然是一體贊成的。昨天翠福還來說道：將來新皇帝登龍位，咱們並不要怎樣的獎賞，只求把花捐減輕些，賜咱們一個特別的商標，不受那些光棍地痞的閒氣，就得了。楊度道：這總可以辦得到的。花元春道：還有一事聽說，這個會還要上一個什麼請願書，咱們又不懂得怎樣做法。楊度忙道：就請少侯給你揮幾句罷。花元春便轉臉望着孫毓筠，孫毓筠笑道：這樣的文章，自然是要尋找法律大家，我若做出來，盡是些三藐三菩提，那能敷適用咧？阮忠樞道：你也莫要說大慈悲，他也莫要談政法政治，我看這篇文章最好等實甫來了，咱們與他商量，還是他的筆墨，來得華麗些，正說着，那楊度的車夫手拿着一張紙條兒，走進房來，遞給楊度，道：易大人說他現在有病，不能前來，楊度接着紙條兒一看，寫的是：（日來心緒，莽如無興，與談花事矣。謝）十五個字。車夫退了出去。楊度向衆人笑道：那裏是害病，又不曉得在家裏哭些什麼，咱們是怎樣的辦呢？梁士詒道：時候不早了。

(寫飛批)
皇帝要出
起來自個
不止一個
老矣於此
等地方未
免少見多
怪矣

皇帝也能
換亂麼胡
說胡說

(寫飛批)
橫豎是豚
皮狗臉怕
碰甚麼釘
子

個偏老斗
先答應了
也好畢竟
先生比較
別人饒些

七點鐘。我還要進府裏去。孫統筠趕忙搶着道。我幾乎忘却了一件事。便向楊度說道。你昨晚在府裏出來之後。江西將軍來了一個密電。說江西也出了一個皇帝。接着又接了廣東四川都來密電。也說是有皇帝搗亂。今上一見大怒。特地叫我約你與老斗。今晚七時到府裏去會議。累得我今天破例起了一個大早。二點半鐘就下了牀。沿東尋西找。跑得頭昏也尋不着你倆的影兒。後來碰見經武。纔知道這個所在。梁士詒願熬二人道。怪不得早晨接了總統府裏電話。也是約了七點鐘進府去呢。顧熬便把手兒一抬。露出一個鍍金的手錶。看道。這時已是五點四十五分了。楊度道。咱們就在這裏叫幾樣菜來吃了飯去罷。阮忠樞道。也好。但是要快些。今晚比不得平常。咱們要早些兒去候着。恐怕臨時不到。又要碰他的釘子。楊度順手寫了幾樣新鮮菜。說道。招呼他們趕快去辦罷。花元春接着吩咐出去。不多一會。那些山珍海味羅列滿桌。閑話的光陰瞬息而過。報時鐘上不覺已到六點二刻。大眾匆匆的餐了些兒乾飯。一直往總統府去了。再說袁世凱這時正躺在他的七姨太太房裏。過那八口芙蓉癮。只聽房門外送進一副。又嬌又嫩的聲音。道。奴婢跪奏。今晚會議諸大臣早已恭候。聖駕。袁世凱

（冥飛批）
八隻纖手
招一個矮
胖皇帝不
知可用了
一副龍頭
扛沒有

（冥飛批）
龍椅沒有
做成一條
燈盤在椅
子周圍呢
盞都是些
好東西

這是最驚
心的事

又是亂意
該死

聽罷這一聲慢慢的昂起龍頭翻起龍背便離了龍榻甩開龍步跨出房門早有八個女侍官都是戎裝打扮分排鵠立迨袁世凱跨出房門大眾便左擁右護好像製就了一座肉轎子把袁世凱抬到秘密辦事室裏去了那辦事室門前也有十多個侍衛伺候一見聖駕前來只聽着一聲號令個個都挺身直立如泥塑的一般袁世凱進了辦事室那些女侍官都退避到後堂這時袁世凱的龍椅還沒有備置只好仍坐在那尋常辦事的椅兒上纔向着門外道傳他們進來不多一會只見門簾兒挑起閃進來十個人站立一排都向着袁世凱打了一扞袁世凱此時却不像往常的態度儼然擺出皇帝架兒只把腦袋點了一點抬起手來一揮讓眾人坐下這纔順着次序去看那十人原來是楊士琦周自齊袁乃寬朱啓鈴張鎮芳楊度梁士詒顧鰲孫毓筠阮忠樞十人那房外的侍衛接着獻了一遍茶袁世凱纔說道昨李純陳宦龍濟光三人同時電奏說江西四川廣東三省都出了皇帝你們想天無二日民無二王這皇帝豈能是他們胡亂做的麼我想這一定是那些亂黨見共和欺騙不了人又假冒皇帝牌子來搗亂我今晚召你們來籌劃一個善策這樣的妖風萬不可長若使他一味的蔓延將來

(冥飛批)

這話講的
錯了戲台
上天天的
扮皇帝的
又該怎樣
的辦法

(冥飛批)

視國的話
本來只有
外人敢講

(冥飛批)

皇帝之與
私生子若
是班乎

恐怕平不
了的

將來何法
恐怕也有
難言之隱
張松出現

(冥飛批)

宗人府王
讓館都該
有了

全。國。人。人。都。做。了。皇。帝。我。這。個。皇。帝。又。何。必。做。呢。況。且。魚。目。混。珠。他。們。若。把。大。事。鬧。壞。
了。外。人。還。要。說。我。誤。國。呢。張。鎮。芳。道。本。省。的。將。軍。就。不。能。派。兵。征。勤。嗎。楊。士。琦。道。他。們。
實。在。也。有。些。為。難。又。要。鎮。守。地。方。怕。革。命。黨。搗。亂。還。有。鼓。吹。帝。制。去。聯。絡。人。民。上。請。願。
書。再。叫。他。去。打。假。皇。帝。怎。麼。來。得。及。呢。且。面。這。些。皇。帝。都。如。尋。常。的。私。生。子。一。般。忽。隱。
忽。現。躲。在。被。窩。裏。面。稱。孤。道。寡。他。們。又。從。那。裏。去。征。勤。咧。我。看。沒。有。別。的。法。兒。一。面。命。
令。本。省。將。軍。派。兵。征。勤。也。是。不。可。少。的。一。面。趕。快。籌。備。請。主。子。早。一。天。即。位。包。管。各。省。
的。風。浪。自。平。了。袁。世。凱。道。我。也。是。這。樣。的。打。算。只。是。國。民。代。表。還。沒。到。齊。這。事。又。發。急。
不。了。外。交。上。今。天。好。容。易。敷衍。過。去。將。來。……說。到。這。一。句。便。看。着。周。自。齊。道。你。不。免。
還。要。跑。一。趟。咧。楊。度。道。各。省。國。民。代。表。可。以。再。拍。一。個。通。電。催。促。他。們。只。是。登。極。已。前。
應。辦。的。事。兒。狠。多。如。那。宮。殿。也。得。要。從。新。的。建。築。禮。儀。也。得。要。從。新。修。訂。就。是。主。子。皇。
族。的。宗。支。也。得。要。派。人。去。調。查。種。種。的。籌。備。都。不。能。再。緩。了。袁。世。凱。點。了。一。點。頭。捻。着。
那。威。廉。鬍。子。道。我。何。嘗。不。急。着。要。辦。咧。調。查。宗。族。的。事。兒。我。已。派。我。家。老。七。世。傳。與。老。
九。世。猷。他。兩。個。回。去。了。若。說。新。朝。的。禮。儀。我。想。先。把。大。典。籌。備。處。設。立。起。來。這。樣。的。事。

又出來兩
個王爺

楊度真會
借花獻佛

彼此暗度
金針

橫豎勞苦
小百姓於
你什麼相
干
客氣

(寫飛批)
幸虧你想
了新春二
字所以今
日才有本
書的書名

兒就歸給他們去辦。但是這辦大典籌備處的人又去尋誰咧。楊度這時心裏忽然想起一件事。當初辦籌安會的時節，朱啓鈴狠吃他的醋。遇着事兒，總有些與他掣肘。今兒有這個機會，心想順嘴的人情，保舉了他買他一個好兒，也可以化除意見了。便搶着說道：「這事內務總長大可代辦，何必再尋別人，又多費一番手續。」袁世凱笑道：「這却不錯。桂莘就兼代辦了罷。」朱啓鈴當時就滿臉堆下笑來，道：「這事啓鈴就兼辦也得要。哲子幫忙纔好，彼此都望着淡淡的一笑，那一股醋味兒早已煙消霧散了。」袁世凱道：「這宮殿若建築起來也太費事，不但說時期來不及金錢，也實在來不及。就是有金錢，若重新建築起宮殿來，亂黨又要煽惑百姓們說我未曾即位就先學秦始皇築阿房宮，商紂王造鹿台了。」阮忠樞道：「這也是主子節財愛民的聖鑑。」袁世凱道：「我想就把滿清的宮殿修理修理也可以敷衍下去，但是那宮殿的名兒用什麼字樣好咧。這時大眾早看透袁世凱心中已准備了，便沒有一人作聲。袁世凱笑道：「我看幾個殿上的名兒可以由大典籌備處裏將來邀幾個名士斟酌斟酌。這宮中的名兒我却想了兩個字，就用新華宮，可使得麼？」大眾自然一口同聲的贊頌道：「這是主子聖心妙運，常人萬

兒

你說的誰
敢說使不
得呢
真拍得肉
麻

(冥飛批)
這個本家
姪子算是
認定了

何必要自
己掏腰包

是呀主子
借款你好
借扣頭這
是這句辭
說得最妙
(冥飛批)

想不到的從此中華帝國煥然一新千秋萬歲了說得袁世凱哈哈大笑了一陣接着道名兒是定了這總管修理的人又去尋誰呢說着一雙眼珠兒向袁乃寬一望恰好被顧鰲看見了也就搶着做現成人情忙向袁世凱道這事須得主子切近的人辦理纔好臨時請訓何妨就命會計局長兼代袁世凱笑了笑望着袁乃寬道你就兼代罷袁乃寬假意兒推辭道這事責任重大乃寬恐無此才力袁世凱笑道什麼有才力沒有才力你儘管去做咱們一家人還有什麼事兒說不明白的麼袁乃寬唯唯應着也不敢再辭了袁世凱忽又把眉頭皺着道話兒說得都狠容易只是這一筆款子又怎麼籌呀青島的款子被小鬼扣住說慢慢的給我倫敦的款子一時也匯不回來蔡伯浩纔出京城那販賣烟土的印花稅是遠水救不了近火周自齊道主子何不設法借款呢孫毓筠道不容易不容易現在還沒有向外國借錢他們已來干涉帝制提起什麼警告書了若再向他借款他還不知怎樣向着咱們使勁呢袁世凱道就不說干涉不干涉現在歐洲戰事未已咱們就捧着地皮去賣也賣不出錢來美國雖是有錢他乃是個共和國體狠不贊成咱們恢復帝制的就是古德諾做了那一篇文章歸國也

一定是財
神爺有辦法

不知受了許多的閒氣如今他還肯借款給我麼這時梁士詒朗聲說道士詒却有一個籌款法兒大眾聽說都傾耳來聽梁士詒獻策不知梁士詒到底想的什麼法兒請看官接看下回罷正是

足見財神多幻術 方知貴族易升騰

評

關。廢。麟。爲。交。通。系。閩。人。又。是。五。路。財。神。之。一。一。旦。罷。官。就。自。己。說。是。窮。得。沒。飯。吃。把。馬。車。出。賣。我。不。知。其。未。做。此。官。以。前。居。然。活。到。四。五。十。歲。所。吃。的。是。些。甚。麼。我。更。不。知。世。界。上。沒。有。做。官。的。人。何。以。都。沒。餓。死。怎。麼。做。官。的。人。開。口。是。大。人。賞。飯。吃。閉。口。是。謀。一。噉。飯。地。甚。哉。其。無。恥。也。

世界上眞沒飯吃之人只有百姓而已可憐一天忙到晚一年忙到頭何曾吃了一頓兩頓安逸飯還要剗出心頭肉來喂一班猛虎一般的官而猛虎一般的官偏偏還要說是沒飯吃請教世界上的人憑良心爲我下一斷語一班百姓應該怎樣

（袁飛批）
救國儲金
原來是爲
了帝制儲
起來的從
今以後國
人的公益
心自然要
死絕了執
政語公也
就得人民
交涉治外
交涉呼號
十分可厭

▲第三十回 奪儲金會中獻鬼計 叙隱事宮裏說天心

話說梁士詒說了一句士詒却有一個籌款法兒大衆便傾耳來聽梁士詒道中日交涉的時節各省國民不是籌得有儲金麼現在交涉業已辦清了這一筆款子何必聽他閑着袁世凱忙搖手道這一宗款子是動不得的他們好容易叫着哭着斷指頭剖肚皮開來的錢咱們怎好去使用梁士詒道若是聖心這樣的仁慈將來國家倘再出一件事那民氣還不知要怎樣的囂張咧楊士琦道這話却說得不錯咱們搶花了叫他們一個個說不出來的心疼包管他們下次不肯再非法舉動楊度也從旁點頭道他們儲金爲國今把他收歸國有也是法律上當然的手續袁世凱道怎好措詞呢阮忠樞道現在有人提議說要添辦海軍振興實業咱們何妨就拿這兩事措詞袁世凱道還是不妥當今後政府裏的外交他們都知道全用柔軟手段永遠不會開仗的還要練什麼海軍呢若說實業政府裏已振興了許多年並沒見一些兒效果他們那裏肯相信嚟梁士詒道惟其不必要急辦的事與那不見效果事纔好向他們各省國民

妙非說革
命黨機
會動袁世
凱非在儲
蓄金自己
錢好發財
(夏飛批)
人民雖然
願意借給
觀黨只是
中交兩行
不肯發款
也是枉然

原來政府
裏要辦的
事都是對
着國民說
好聽的話
噲

還是這事
要緊

居然有隋
煬帝的滋

說纔好把現錢抽出來救目前之急還有一件最可怕的事現在東京南洋各處的革命黨都磨拳擦掌的躍躍欲試所以不能舉動的原因就是經濟上困難這宗款子咱們若不先奪過來他們是一定要與各省人民借用的各省人民一定情願借給他倘若被他們搶了去麼咱們不但莫使着錢還要招革命黨早些回來搗亂這不是自己與自己爲難嗎我想一把先將這款子抓過來直接上咱們的金融機關即刻就可以活動間接上就是破壞亂黨的進行什麼練海軍辦實業咱們不過對着人民說句好聽的話罷人民將來誰又敢來與咱們算這一筆賬呢咱們就不說這句客氣話若硬要這筆款子他們還敢不拿出來麼袁世凱一聽這番話便拍掌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到底財神爺想出的法兒是與衆不同咱們一定是這樣辦罷大衆見這時業已敲過了九點鐘便都站起身來告辭出府剛要走出秘密室袁世凱又說道那幾省假皇帝的兒兒你們出去仔細的調查恐怕鬧出真事來咱們也得設法防備大衆忙轉身同聲答應了一個是字袁世凱坐在那一張大寶座上把腦袋約略點了一下大衆纔退出房門又停了片刻仍舊回到他七姨太太房中這時于夫人大三三四五六八九

聽說你要
修造新華
宮怎麼不
高興呢
這個也字
上恐怕有
些兒不高
與
（冥飛批）
各省出了
三個假皇
帝是袁
着急的事
但不知出
了幾個假
皇后似乎
于夫人應
該問到這
一層倘若
三個假皇
帝要與老
袁爭這一
個皇后時
于夫人便
要拍掌大

姨太太都坐在七姨太太房裏閒話。忽聽簾外說道：聖駕到大衆，便都站起身來迎出房門。袁世凱一見那些姬妾都像一羣花蝴蝶兒，團團圍住了一個又肥又胖的女彌勒，扭扭捏捏迎出房來。袁世凱便從女侍官叢裏搶先一步走出來，一把捉住于夫人的手，笑道：你今天也這樣的高興嗎？我在外面開御前會議，你也在宮裏開御前會議。于夫人也笑道：你真有這些新名詞，咱們不過坐在一處閒扯一套家常話。那裏曉得什麼御前御後的呢？說着笑着，同進了七姨太太的房。大衆坐下，袁世凱笑道：我這兩天也實在忙得不得了，咱們好久沒有這樣團聚過啦。今晚正好聚一聚，咱們談談後來的。于夫人道：你今天又會講些什麼？袁世凱道：你再也不要提起前晚江西廣東四川三省同時拍來了個密電，都說出了有三個假皇帝……于夫人不待袁世凱說完，忙搶着道：別樣東西可以假，難道這皇帝還有人假？充字號麼？大姨太太接着道：咱們家鄉有一句俗話，說什麼假充字號，男盜女娼，難道他們就不怕犯這一句咒語嗎？九姨太太說道：大姐姐，你真是一個老道學了。現在的人自己賭咒也不怕犯，還怕犯別人的咒麼？袁世凱聽他說了這一句話，便狠狠望了他一眼。九姨太太也知道這

笑道戲台上只有九美奪夫了今却有了西帝賽后呢。(寫飛批)如今的人如牛的人偏偏不怕犯自己賭的咒却一定要犯別人的咒。足下恐怕也是如此。(寫飛批)鬼話連篇還真是見鬼。恐怕是蚯蚓。(寫飛批)佛天保佑自然可信得狠。

一句話兒說得不狠妥當也不敢再說下去。于夫人道：「無論他真的假的，照這樣胡鬧總不成個事兒。我還要說一句話：現在人人都想做皇帝，不知道何以是真的，何以是假的，到底有什麼分別呢？」袁世凱道：「你那裏曉得？如今的皇帝也不是人，要去，做乃是天意所歸。他們要想稱孤道寡，那簡直是胡鬧。一套必不能成大事業的。如我將來登基，全是出自天命。你想今年春天裏，咱們那袁家塋老爺子墳墓上生出一丈多長的紫血籐來，那就是真龍發現。還有去年夏天五六月間，你莫聽見家鄉來說麼？咱們項城縣西鄉有一天風雨驟起，平地水長了數尺深，那些農人方在耕田的時節，一時倉促來不及回家，就躲在路旁一個茅亭裏避雨，忽聽得霹靂一聲，天崩地裂，在那萬象昏黑之中，見一片紅光如火從東南方滾來，掠空而過。當時那些農人之中，有那胆量稍大些的，偷眼觀看，只見那火光裏面隱隱的現出一條赤龍，朱鬚四爪，鱗甲森然，火目如珠，巨口似盆，呼雲嘯雨，鬧了一陣，就雨歇風停，倏倏出日了。這不是上天垂象麼？」于夫人冷冷淡淡的搖頭道：「我雖然是整天的燒香拜佛，但是這些事兒，我總有些不敢相信，也不是你親眼得見的，怕沒有別人做出些話來討你的好麼？」袁世凱一

(冥飛批)
兒子騙不
得公僕的
爲其麼騙
起主人來
了呢

證據真多
誰人怎敢
說不相信
的此調不
非此調不
過笑臉兒
來嗚呼哀
氏稱帝尙
不能見信
於老婆也
眞算是受
罪到極點
了(冥飛批)
手段辣主
意定自是
辦事才但
也要問你

聽當時臉色就有些不樂意。半晌纔向于夫人說道：別的事兒可以騙我的那紫血籙的事，我曾派克定回去看過一次，他也是這般對我說。難道兒子還可以欺騙老子的麼？現在又出了一件奇事，我若說出來，你又不相信的。于夫人本來是一個老實人，見袁世凱這般說法，心中也有三分相信了。忙笑着說道：誰說不信你的話呀？我總以爲現在外邊的人心壞得狠，恐怕你受了別人的騙。鬧到後來，下不了臺的意思。啣着說：你太太平平登了大寶，咱也是一個帶鳳冠坐鳳輦的皇娘娘，說着又指衆姨太太道：他們也是些貴妃，常言說的好，要得眞富貴，除非是帝王家。我當眞的不知道麼？袁世凱這纔轉過笑臉兒道：你既曉得皇帝的好處，我老實對你們說了罷。我一輩子活了這五十七歲，國裏國外那一樁事兒，我辦得受人家騙的人家，能不受我的騙？就算他是精明萬分了，男子漢手段不辣，是不能做事的主意，不定是不能做事的我如今已打定主意，爭這天子的龍位，誰不服從我就治他於死地。說時兩眼圓睜，牙齦兒咬得吱吱作響，現出那如狼似虎的樣兒。接說道：所以至誠格天上，天纔屢次垂象。前天文台上還有人來呈奏說九十月之交，天上有紫微星朗照，按上天之經緯度算，恰

辦的甚麼
事又說上天
了不曉得從
何處考證
的眞怪
(冥飛批)
本是做夢
說夢話
(冥飛批)
又是烏雲
四合
又是雷電
交至
又是風雨
非此說不
出龍牙
較比第一
回開場的
古利何如
想必等如
去接你的
是迎接你
上天罷
(冥飛批)

好。正。照。河。南。項。城。縣。之。區。刻。已。漸。漸。的。向。北。來。大。約。一。月。之。後。可。以。直。照。京。師。說。這。星。就。應。在。我。的。身。上。當。時。我。聽。說。這。一。句。話。也。狠。不。相。信。後。來。我。領。着。克。定。往。乾。清。宮。月。台。上。去。看。果。然。不。錯。你。們。想。一。想。別。的。事。兒。尚。可。以。做。假。這。天。上。的。星。斗。那。能。假。做。假。騙。我。呢。加。着。我。昨。夜。做。了。一。個。怪。夢。大。衆。聽。說。便。同。聲。問。道。陛。下。做。的。是。什。麼。龍。夢。呢。袁。世。凱。一。手。掀。着。他。那。威。廉。鬍。子。兩。眼。翻。起。仰。着。腦。袋。獸。獸。的。想。了。一。刻。纔。說。道。昨。夜。總。在。三。更。時。分。說。時。兩。眼。望。着。七。姨。太。太。道。就。是。你。問。我。說。些。什。麼。的。時。候。起。初。我。彷彿。徘徊。獨。步。走。到。一。個。曠。野。所。在。忽。然。烏。雲。四。合。雷。電。交。至。那。風。雨。之。中。攢。出。來。有。許。多。金。龍。張。牙。舞。爪。把。我。團。團。圍。住。我。這。裏。身。兒。也。不。知。怎。樣。就。隨。風。飄。蕩。騰。雲。駕。霧。起。來。把。我。捲。得。一。個。古。廟。裏。我。便。抬。頭。一。看。只。見。牆。壁。也。倒。了。門。閣。也。塌。了。還。有。些。斷。碣。殘。碑。都。埋。在。那。多。深。的。枯。草。堆。裏。大。殿。上。蛛。絲。鵲。糞。一。層。一。層。的。堆。着。好。像。久。已。斷。了。香。火。的。樣。兒。我。剛。走。進。去。那。殿。後。就。走。出。十。幾。個。官。兒。人。人。都。是。相。貌。堂。皇。頭。上。戴。的。是。冕。旒。身。上。穿。的。是。黼。黻。向。着。我。握。手。笑。嘻。嘻。的。說。話。我。看。那。些。人。似。曾。相。識。却。又。說。不。出。他。們。的。名。姓。來。他。們。向。我。說。的。話。我。又。不。十。分。懂。得。只。曉。得。他。們。是。狠。歡。迎。我。的。

德宗母子
尚不相見
只不知道
老袁怎麼
見得隆裕
后五姨太
也真會罵
人這句是一
定要問的
恐怕都到
傷心極處
纔忍着你
笑的

自然如此
你的別
人的什麼
還有什麼
點說呀太
七姨太太
真會說話
怪不得袁
世凱歡喜
他做書的
歡喜他

後來把我引到後殿。那後殿乃是寢室的陳設。中央安置一張龍床。慈禧太后端坐居。中。德宗皇帝坐在上首。隆裕皇后坐在下首。引我進殿的那些官兒都退出去了。這時。只有我與慈禧、德宗、隆裕四人。五姨太太忙說道：陛下見了他們，還是行舊時君臣的。大禮。還是行友邦的平等禮節。袁世凱道：誰再向他行君臣禮呢？七姨太太道：他們可。說些什麼。袁世凱笑道：這事真有些古怪。他三人祇望着我笑。一句話兒也不說。我這。時的心裏好像也沒有話說。四人乾笑了半晌。于夫人忙道：想必是氣你奪了他的天。下。罷。袁世凱道：他若是氣我，怎麼還對着我笑呢？七姨太太忙說過：若照妾看起來，一。定他們喜的江山付托有人，將來我皇登極，富國強民，不像這共和時代，民不療生，所。以他們望着陛下笑得話都沒有的說了。袁世凱聽罷，哈哈大笑道：到底是你聰明，解。說得實在不錯。我還沒想到這裏。如今被你提醒，回想那夢中的事兒，簡直是這個意。思。轉臉又向于夫人道：你看這不是天命，做歸麼？于夫人也笑嘻嘻的合着一雙手道：阿彌陀佛，恭喜你做了一朝人王地主。那時也該要加我幾兩銀子。一天吃小菜罷，說。着笑得頭兒擺個不住。袁世凱也笑道：你總是記望着吃小菜，你放心罷。將來吃菜還。

只好是念
佛娘娘的
歡望只在
吃小茶
(寫飛批)
小百姓那
裏巴結得
上
胡說宜統
出頭袁世
凱豈不反
要讓位
小皇娘娘
來了
(寫飛批)
又要抄襲
王莽曹操
的舊文章
雖然不是
開頭笑却
也不是存
好心

要。咱。們。花。一。個。錢。麼。天。下。土。地。皆。是。咱。們。的。自。然。有。那。些。苦。力。小。百。姓。拚。命。來。進。貢。的。
喇。于。夫。人。道。我。與。你。談。兩。句。正。經。話。罷。你。若。是。登。基。之。後。宣。統。皇。帝。你。也。得。要。給。他。想。
個。出。頭。的。法。兒。可。憐。他。的。祖。母。與。他。的。父。母。還。在。夢。中。望。着。你。笑。咧。袁。世。凱。聽。着。眉。頭。
皺。起。臉。色。好。像。有。些。不。樂。意。的。樣。兒。半。晌。纔。說。道。溥。儀。那。一。個。小。孩。子。剛。說。到。這。一。句。
恰。好。他。一。個。最。小。的。女。兒。名。喚。桂。兒。乃。是。六。姨。太。太。所。生。的。他。與。宣。統。同。年。正。哭。着。跑。
進。房。來。要。尋。找。他。的。母。親。一。眼。瞥。見。滿。房。的。人。他。的。老。子。也。在。房。裏。趕。忙。忍。住。哭。聲。倒。
抽。了。一。口。冷。氣。轉。身。就。向。外。跑。袁。世。凱。忙。喝。住。道。跑。些。什。麼。長。得。這。大。還。是。一。個。愁。子。
跳。着。哭。着。的。找。媽。也。不。怕。人。笑。明。天。就。把。你。嫁。給。溥。儀。去。六。姨。太。太。一。張。嘴。巴。也。是。百。
般。伶。俐。灌。米。湯。法。術。乃。是。他。的。專。門。科。說。話。全。揀。脆。的。說。舌。底。翻。蓮。能。條。却。不。比。七。姨。
太。太。差。遜。不。過。七。姨。太。太。愛。多。說。話。六。姨。太。太。不。愛。多。說。話。這。也。是。得。寵。不。得。寵。跑。紅。
不。跑。紅。的。關。係。實。在。兩。條。舌。頭。兒。都。好。似。剛。刀。利。刃。一。般。這。時。聽。見。袁。世。凱。說。了。這。句。
話。就。知。道。袁。世。凱。實。在。有。這。個。意。思。並。不。是。說。着。開。頑。笑。的。趕。忙。搶。了。一。步。握。着。桂。兒。
的。小。手。一。手。掏。出。自。己。的。手。絹。兒。給。他。女。兒。拭。眼。淚。道。你。莫。要。哭。了。恭。喜。你。後。來。的。福。

好話不必
說早了恐
怕日後收
不攤來的

如此說來
袁世凱做
不成皇帝
想必吃了
不僂的虧

(袁飛批)
真有良心
啊也太不
怕肉麻了

那裏是送
他留學箇
直是驅逐
出國的意
思

于夫人真

氣比幾個姊妹好得多呢。您想老子是個新皇帝，夫婿是個舊皇帝，豈不是雙料貴人麼？真是這個字的名兒，却把你叫着了這番話，說得大眾都笑起來。袁世凱與于夫人二人也望着桂兒笑着道：「看不出這個傻丫頭，還是一個雙料的貴人。」七姨太太笑道：「這纔叫做僂人有僂福呢。」大眾又笑了一陣，却笑得桂兒臉上漲得通紅，兩眼灼灼的，亂望不知怎麼纔好。袁世凱又向着六姨太太說道：「你領着貴人去罷，莫要把貴人羞壞了。」六姨太太便奉旨領着桂兒回房去了。袁世凱又向着于夫人道：「我將來看待漣儀，總要比較我家克定兄弟們還要寬厚些。」纔對住死去的慈禧、隆裕兩個太后呢，我想等侯大事已定，就把他送出外洋留學幾年，就是終身不回國，也是好的。于夫人道：「他想他可憐，是一個無依無靠的人，也得要你這樣照應他纔好。但是瑾太妃與那些皇族也得要照應些兒。」袁世凱笑道：「太太這些事兒，用不着你勞神。我已密派蔭昌去與世續商量，叫瑾太妃把傳國的玉璽獻出，我酬贈他一百萬銀兩。在我傳國玉璽也是必須要用的，酬贈他一百萬銀兩，我也是聊表寸心。他們也可以得些兒實濟。這不是一舉兩得麼？還有那宮廷的事，瑾太妃已應允我遷讓，我也派了乃寬剋期給我修。」

實在討厭
專聽人話
樂於有心
說然有則
人聞之則
費其寶也
（寫飛批）
此所以爲
于夫入之
見解
有優氣的
想必又要
做雙料的
貴人
危險得很
八成又要
碰釘子
訴得雖然
好聽可惜
不合大皇
帝的心思
宜乎要碰
釘子
怪不得死

理起來皇宮的名兒還是我自己想的。叫做新華宮。你看可好不好？于夫人笑道：「這個名兒真好聽。咱們將來搬到宮裏去。要回想到項城縣裏七架樑三開間的矮瓦屋。真不知道相隔有多遠了。」袁世凱笑道：「你這該曉得做皇帝的好處了。這時于夫人只笑得一張嘴巴。捏不揣來二姨太太原來有些兒傻氣。平常也是不多說話。但是他說出一話來。却與六七兩個姨太太不同。不是說錯了。就是要引人發笑。再不然就要討人家沒趣。所以尋常他不多說話。並不是生性不好說話。乃是回回受人的冷氣。把一張嘴巴悶住了。今晚見袁世凱十分得意。心想人人都在他面前說笑笑。捧着他開心。我何不也來說兩句呢。便扯着一張嘴巴笑嘻嘻的。道：「皇帝雖然威風。我看大總統的威風也同皇帝差不多。若要打扮起來。皇帝穿了龍袍戴了龍帽。大鑼大鼓拖天掃地的好像個泥塑菩薩。那裏有大總統戴一頂洋帽兒。蓬着一綹的白絨。穿一套鑲金的軍服。胸前掛許多寶星。繫一把軍刀。蹬一雙皮靴。走起路來許多靈便。」這句話還莫說完。把一房人都笑得咬着牙。齧挾着眼水。一個個悶得臉色發紫。這時袁世凱也忍不住笑道：「你還是不說話的好。你又不是鄉下人。纔進城的。你又不是跟着我莫

心要做皇帝
者呢

(冥飛批)
率性再說
兩句傻話

我看二姨
太太何嘗
傻呢

居然也曉
得叫御裁
縫

誰及你是
內行呢

見過熱鬧的怎麼盡說些傻瓜話呢我告訴你罷做大總統這周身的精血都是要消耗了去替小百姓們做事做皇帝呀乃是把小百姓的精血吸到我的身上教他們替我一個人做事自然是做皇帝比做總統好得多了並不是在粧扮上說的你可懂得麼二姨太太見袁世凱對他說了這許多句話他也不知道這話兒的好歹只看着袁世凱笑嘻嘻的思想這一定是聽我說的話兒得意了連忙搶着又說道陛下說精血消耗不消耗妾也懂得的妾看陛下做了這四年大總統好像比從前還胖些袁世凱便把眼睛一翻大姨太太知道袁世凱要翻臉了趕忙望着二姨太太使了一個眼色可巧他坐袁世凱的身旁便一手摸着袁世凱的袖兒說道明天這樣的衣服也得要換一換了袁世凱也明白他是給二姨太太轉圓也就粧了糊糊向大姨太太道哎呀這衣服費事得狠呢我今天已派朱啓鈴去議了于夫人道你們真有這些兒花樣做一件龍袍只要叫幾個御裁縫來就得了袍樣戲臺上有的是還要議些什麼袁世凱笑道太太你真是個外行天衣無縫那能用裁縫去縫的況且我現在做皇帝是與古代不同一切禮儀必須要帶三分新氣所以那一件龍袍我想不用古式的寬袍大袖

非碰一個釘子不開口這真生的賤骨

頭

（袁飛批）

然則臉上

也得塗些

銀珠

我看綠色

最妙

（袁飛批）

老袁已是

強爹勝祖

克定更是

高出十三

代祖宗以

上了

未必當得

還要做着

看呢

又熱鬧起

來了

特別改良變一雙小袖兒。二姨太太忙岔嘴道：我說是大袖兒。拖天掃地的，不好看。袁世凱沉下臉兒道：誰要你在這裏多嘴？二姨太太碰這個釘子，纔閉緊了一張嘴巴。再也不敢亂說了。袁世凱又道：我想我幾次夢見金龍都是紅色，況且老爺子墳上長的，又是紫血籐。這一定是我命宮裏尙火。我想龍袍不用黃色，改用紅色，所以要命他們議妥纔好辦的。于夫人聽說，便笑向衆姬妾道：哎呀，做一朝人王地主的，真不容易。穿一件龍袍，還這樣的費事。這些事也要叫克定兄弟們曉得曉得纔好。不然他們兄弟夥子將來爬到這一把現成的椅子上，還不知道皇帝是怎樣做的呢。袁世凱笑道：太。太你儘管放心。他們現在的本領，都比我高得多了。你安心定意做現在的皇后娘娘。將來做老佛爺。罷于夫人忙道：阿彌陀佛。你莫要說得作孽。佛爺那裏是人能做的呀。我還是做皇太后好些。袁世凱笑道：你真是說得人發笑。老佛爺就是皇太后。皇太后就是老佛爺。清朝慈禧太后人都稱他是老佛爺。我所以也就說你將來要做老佛爺的。于夫人道：阿彌陀佛。這個老佛爺我是當得的。夫婦姬妾正說得高興時，節忽聽窗外嚷嚷的一陣嘈雜之聲，好像說什麼曹丕曹植在那裏爭吵。大姨太太聽着知道。

可見得不可止一次大些兒。糊糊未。關是關未。必是關着。頑的。哦想必他。們摹仿孫。菊仙唱一。段白通宮。能。

(真飛批)本來是要吵在你未。登基以前。才吵得有。勁兒呀。

又是袁克定兄弟們鬥嘴。連忙趕着出房去招呼。他們莫要吵鬧。是恐怕袁世凱聽着。又要發怒的意思。誰知他們這一次吵鬧得嗓子太大了。早已被袁世凱聽着。見大姨太太轉身趕出房去。忙問道。又是什麼事。吵鬧大衆見他詢問。一時回答不出來。還是七姨太太來得口快。忙接着說道。那裏有什麼事。兒想必是他們弟兄夥子在外面鬧。鬧着頑罷。袁世凱道。胡說。這個時候。那能吵着頑的。他們這大的聲音。嚷嚷的。直叫。又不知道在那裏。鬧些什麼氣。噯。我還莫登大寶。他們就這般吵鬧。我若登了大寶。還不知他們鬧得是什麼樣兒呢。纔說幾句。不由得動了真氣。忙站起身來。跟着大姨太太。的。脚步兒。跨出房門。大聲喊道。什麼事。轉身向着那些女侍官道。你們給我抓了來。于夫人與衆姬妾。見袁世凱動了真氣。也不敢上前去勸他。一個個都是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再也不敢作聲。那女侍官一見龍顏大怒。誰敢違抗。聖旨。一陣風。好似許多花蝴蝶兒。飛去了。若問抓的是誰。本回暫且不表。正是。

飽吸民脂肥己腹。橫施魔術仗神權。

評

奪救國儲金爲運動帝制之用。梁士詒之計毒矣。蓋一則濟了目前之窮。一則可以杜絕將來人民愛國之舉動也。故我謂梁氏之才非老袁所及。

老袁對妻妾一派鬼話。閱一過輒爲之肉麻不已。若不是小兄弟們一場吵。不知道還要說些甚麼話出來。豈不要肉麻死人麼。